

中華日報館叢書之一

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 上下編

(從民國二十一年到現在)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一日出版



MG
-6P3.0P

59/2

意大輯編



3 1798 6659 9

編輯大意

(一) 本館前曾將汪先生自二十五年十二月啓程歸國以來之言論文字，輯爲一集，公之當世，茲更將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先生就任行政院長後至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央黨部遇刺受傷前一句鐘之言論文字，有關於救亡圖存之大計者，輯爲一集，依年月關係，題爲上篇，而以前集爲下篇，俾讀者得以窺見數年來一貫之政治主張焉。

(二) 本集所輯文字，其中有涉及個人者，例如「廖仲愷之革命精神」一文中曾涉及楊劉之變，而劉震寰今已復在黨部及政府中參加工作，惟當時事實，未便抹卻，故仍原文，並非對其個人，尙有芥蒂；又如青海問題中曾涉及政府明令發表孫殿英爲青海西區屯墾督辦，其後孫殿英違反政府意旨，進攻寧夏，自取滅亡，此爲孫殿英個人行動之乖戾，而非政府屯墾主張之失

(三) 敗，原文所論，係對主張而非對人事，故亦仍之。舉此兩端，餘可類推。先生之言論文字曾散見海內外報章，其中頗有未經先生核閱者。本集所輯，以上海中華日報香港南華日報爲根據，或爲先生手錄，或爲同志筆記而經先生修正者，故一二八以來，先生之言論，應以此集爲定本。

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 目錄

上編

解釋國府遷洛之經過	一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九
對於軍事外交的方針和決心	一七
如何打破軍人割據的局面	二七
抵抗要有決心還要有力量	三五
老話	四三
抗日與剿共	四九
青年對國家的責任	五三
開發西北與農業建設	五九

以建設求統一.....七一

充實民力發達國力.....七七

附錄 俊電

廖仲愷先生的革命精神.....八五

經濟政策要為全民族利益著想.....九三

改革公文處理之必要.....一〇三

最近幾個重要事件.....一一三

所謂土地政策.....一二五

武力必用之於國防統一必求之於建設.....一三三

附錄 真電

兩年來鐵道交通之建設.....一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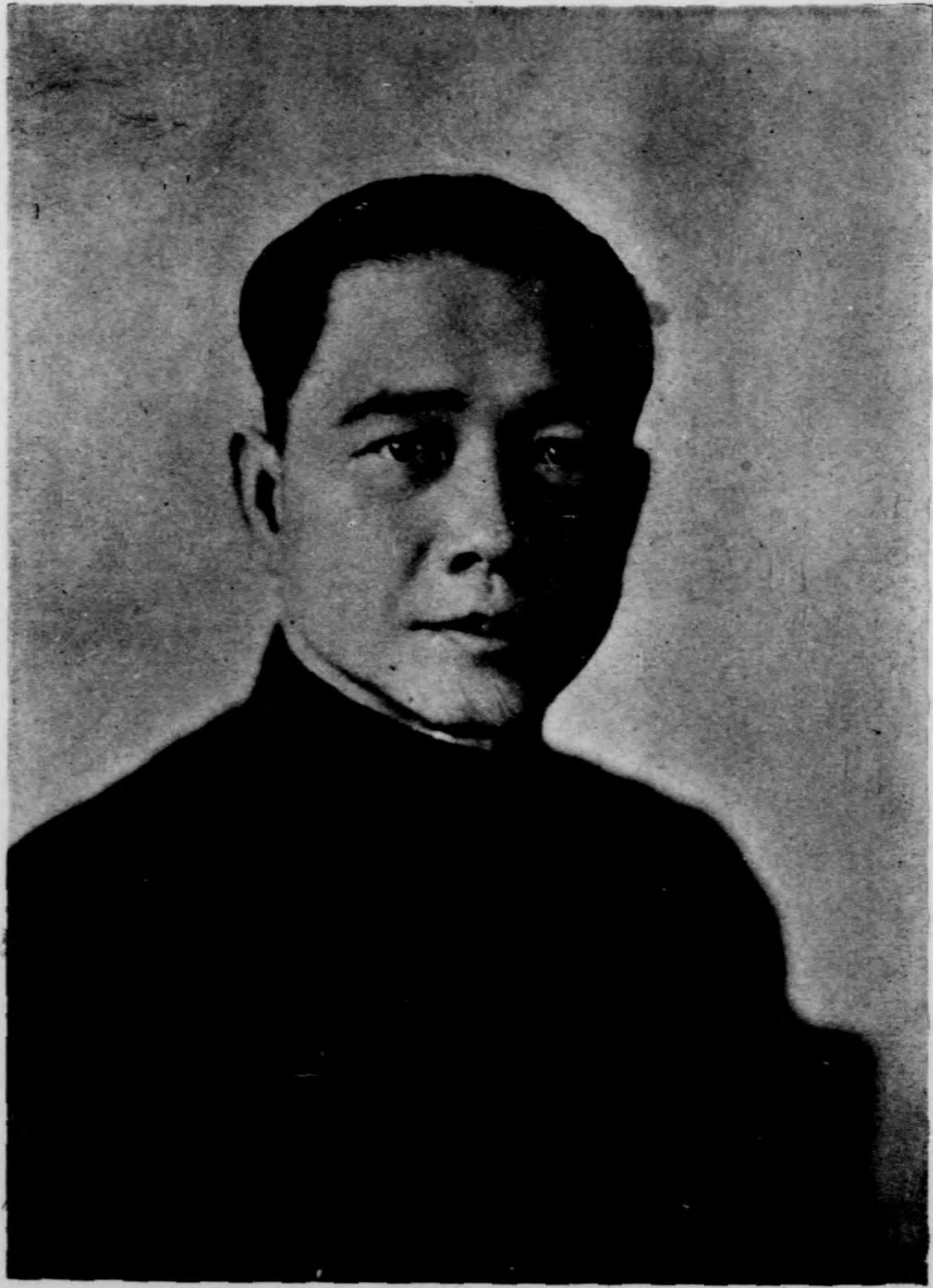
總理逝世九週年紀念演說詞.....一五五

矯正一兩句口號標語的誤解	一六一
破落戶與暴發戶	一六九
紀念孔子的意義	一七七
充實與犧牲	一八七
附錄 感電	
救亡圖存之方針	二〇一
新生活運動的意義	二一九
關於中日外交方針之報告	二二七
消沉與沉着	二三一
六中全會的使命	二三五
下編	
歸國途中之談話	

(一) 在熱那亞對西安事變之談話	一
(二) 過星加坡關於請赦兇案人犯之談話	二
(三) 抵上海之談話	三
怎樣救亡圖存	七
對外要保衛國土對內要團結民衆	一五
論民主政治	二一
安內與攘外	二七
三中全会的使命	三五
三中全会宣言的意義	三九
怎樣實行三中全会的決議	四三
對內求自立對外求共存	四五
緩遠抗戰的意義	五三
我們只有兩個歸宿	五七

自力圖存·····	六一
關於最近時局之談話·····	六五
迎頭趕上·····	六七
埋頭苦幹·····	七三
怎樣加強國家的抵抗力·····	八三
國民大會之三大基礎·····	八九

目 録



汪精衛先生近影

上
編

解釋國府遷洛的經過

在開封聯歡社演講

劉主席，各位同志，

日昨（一月三十日）國府發出宣言遷往洛陽辦公，剛才聽見劉主席說，此宣言尚未接到，兄弟現帶得宣言全文在此，除發表外，覺得對於宣言全文還有引伸說明之必要。

日本之暴力侵佔東北，於今已有四個多月了，可是這件事情，到如今還沒有解決，一般國民因此發生無限憤慨，及無限煩悶。但是我們必須知道這件事情爲何遷延如此之久，還沒有得到解決呢？一言以蔽之，是我們不肯簽字於喪權辱國條件有以使然；如果我們肯和袁世凱那樣簽字於二十一條，那麼這件事情早已解決了。解決的結果是怎樣呢？喪權辱國，國家人格從此毀滅，民族生命從此斷絕。因爲這樣，所以我們一定不簽字於喪權辱國之條件；因爲我們一定不肯簽字於

喪權辱國之條件，所以日本便想用種種方法，脅迫我們。例如：攻錦州，窺熱河，種種手段，無非本於這目的；但我們仍不肯屈服，所以日本更進一步，以海陸空軍兵力來攻上海，用以威脅首都，同時並派遣大批軍艦，駛至下關及鎮江，蕪湖，漢口，宜昌，重慶，各處江面；二十八日駐京日本總領事館，正式宣布率全體館員至下關日本軍艦，同時日本軍艦在下關者，已作種種戰鬥準備。我們對於這種威脅，應該怎樣呢？先就上海來說，我們決對於日本的無理要求，儘可能的範圍內，極力忍耐，極力讓步，這種辦法，是表示我們無意開戰；倘使不幸而終至發生衝突，亦必使釁自彼開，爲天下萬國公見之事實。例如日本對於上海市政府，初則藉口僧人被毆受傷，要求我們道歉，緝兇，撫卹。我們明知道此次鬥毆事件，並不是我們單面的過錯，但是我們仍很含忍的答應他了。於是日本的第一個藉口便沒有了。於是日本又藉口說我們民衆組織抗日救國會，有種種之越軌的非法行爲，要求我們加以取締。我們明知道所謂越軌的非法行爲，無非民衆愛國

熱狂所至，即使稍稍涉於激烈，較之日本軍隊在我東北殺人放火的行爲，相去懸絕何止萬里。但是我們又含忍的答應他了。於是日本第二個藉口便又沒有了。於是日本又藉口說我們各界民衆的抗日救國會，要一律取消。這種說法，真是無理已極。人民的集會自由，爲法律所保障，政府何能加以禁止。但是我們於接到日本駐滬總領事要求上海市政府於二十八日午後六時以前圓滿答復，否則將採自由行動的通牒以後；經各方慎重考慮，終於決定訓令上海市政府和各界民衆商量，自動的將抗日救國會取消，並訓令上海市政府，於二十八日午後一時四十五分，對日本駐滬總領事圓滿答覆，不能不認爲滿意。於是日本的第三個藉口又沒有了。此後只有老實不客氣的，於二十八日夜十時，艦隊司令要求我們淞滬駐軍退出關北，歸其佔領。而十二時起，兩軍遂因此而發生衝突。各位聽見此報告，或者會說政府的外交手段太軟弱了，然而政府所以出此，是因爲明知日本此次舉陸空海軍兵力而來，意在對我挑釁，故其所藉爲口實者，一律退讓，其結果，從事實

上證明，釁自彼開，這是各位所不能不知道的。我們決定不簽字於喪權國辱的條件，同時決定對於日本的侵略行爲，要予以抵抗。前者是消極的方法，後者是積極的方法。這兩種方法，不但並行不悖，而且缺一不可。到了日本軍隊要佔領上海，則我淞滬駐軍抵抗的時候到了，所以第十九路軍便奮勇抗敵，屢戰屢勝，二十八日晚，奪去日本鐵甲車四輛，二十九日早，擊落日本飛機一架，而日本軍隊之殘暴，無人道，竟至使用無限制之飛機轟炸政策，使閘北繁盛之區，市民生命財產，慘受其毀，這種情形，在中外各報多已登載，此時不必詳細敘述了。上海既然如此，沿江各重要城市，自然應該一律籌備抵禦，於此也不必詳細敘述。

在這時候，南京的國民政府應該怎樣？成爲我們所急切討論的一個問題。須知國民政府之定都於南京，是相信世界各國不會發生戰事的，是中國對於世界各國之一種和平表示。因爲自從華盛頓九國公約，及國際聯盟公約，凱洛格非戰公約，相繼締結之後，簽字各國有共保和平之義務，國民政府之定都於南京，爲的

是相信自己，及相信別國，都有尊重簽約的決心，不會破壞條約，甘爲戎首；不然，長江上游下游，各國軍艦可以自由出入，國民政府設在江邊，戰事一啓，即在軍艦炮火威脅之下，如何可以完全自由行使職權？如今日本已經悍然置簽約於不顧，二十八日日本軍艦駐停下關者已有三艘，現在增至七艘，一旦啓釁，供職於國民政府諸人，生命雖不足惜，其如政府機關不能完全自由行使職權何？政府機關不能完全自由行使職權，則全國政務便成解體，終陷於無政府狀態，其貽禍國家，甯可思議！因爲這樣，我們終於決定將國民政府遷洛陽辦公。當我們決定國民政府移至洛陽辦公的時候，我們未嘗不顧慮到以下三點：

其一，國民政府遷移，沿江各省會不會因此搖動呢？這種顧慮，應當有的。但是國民政府與各省地方長官不同，地方長官是有守土之責的，而國民政府之責，則在於統籌全國，而不只在於守土，所以這種顧慮，不能移動我們決心。我們將保衛南京之責，交給衛戍司令長官，首都警備司令等，並以軍政部何部長留守

南京，主持一切。

其二，國民政府遷移，會不會使淞滬駐軍聞而失望呢？這種顧慮，在深明軍事的人是不會有的。因為只要後方接濟得宜，則前方士氣自然旺盛。國民政府已將後方接濟，如增援兵，運軍餉等事籌有辦法，並已指定專員，負其責任，其詳不便宣布；總之，國民政府，決不肯使淞滬前方將士陷於孤立無援之境况的。

其三，國民政府遷移，會不會使東南人民發生驚懼呢？這種顧慮，在昧於事理的人或者會有，而明白大勢的人，則決不如此。坦白些說，政府如果預備屈服於日本的暴力之下，為城下之盟，則或者不會離開南京，如果預備以最大的犧牲，為長期之抵抗，則必然將國民政府移至中原腹地，因為如此，始能鞏固各種力量以策應全國。國民政府遷至洛陽辦公，其最大精神，在於此。我們相信，主張不屈服於暴力以簽賣身契的人們，必然明諒我們這番用意。

以上所說，國民政府遷至洛陽辦公之原因，已經明瞭。此後必入於長期奮鬥

的境况，斷然無疑。但是我們並不主張對日絕交，或對日宣戰。爲什麼不主張對日絕交呢？因爲日本對我所用手段，已經超過絕交，超過宣戰，已是不斷的進攻與佔領了，僅對日絕交，是不能發生何等作用的。爲什麼不主張對日宣戰呢？因爲此次日本對我雖無宣戰之名，而有宣戰之實，這種事實，是破壞國際聯盟公約，華盛頓九國公約，凱洛格非戰公約，不但侵害中國，而且侵害各國，不但中國對日本有正當防衛之權利，各國對於日本亦有干涉其野蠻舉動之義務。中國此時，應聯合簽約各國，以制裁日本，用不着宣戰的。

末了，還有幾句話說，中國今日已到了危急存亡的時候，除了團結全黨同志的力量，全國同胞的力量之外，不能打開一條生路。我們唯有着這一條生路以勇敢沈着的精神，猛烈前進。

二十一年二月四日

過經之洛遷府國釋解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在徐州警備司令部紀念週演講

王總指揮，各位長官，各國體代表：

兄弟經過徐州，得有機會來參加今日的紀念週，在兄弟個人，是非常難得的

大家知道，現在是國難當頭的時期。我們爲什麼會有國難呢？國難的意義是什麼呢？大家知道，現在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國家都會有國難的，因爲現在的世界，還不是講公理的世界，而是講權力的世界，故此不獨弱國會有國難。歐洲大戰以前，法國是時時刻刻都會有國難的。當着日俄戰爭的時候，德國借摩洛哥的事件，來向法國挑戰，但是法國那時自願力量未足，只有一面忍氣吞聲，一面充實自己力量，等到歐戰的時候才能報復。歐戰以後，德國也是天天都有國難的，時時都有亡國之可能的，法國的兵進佔魯爾，德國因爲軍備受了限制，連武力抵

抗也不可能（不准德國有軍備），但是德國努力整頓國內的組織和恢復國內的經濟能力，到了現在，德國已經過了國難時期了。由此可知，世界不論強國弱國，都可以有國難。國家的興廢，民族的存亡，都待決於此。即如日本，也是有國難的。例是甲午中日戰爭之後，日本得了遼東半島，但是俄德法三國從旁干涉，要日本把遼東半島歸還中國，日本當時，認此爲國難時期，但他自知力量不足，不能與俄德法抵抗，所以只好忍受，自甲午以至甲辰，準備了十年，然後與俄國開戰。民國九年的時候，是日本第二次的國難，因爲當歐戰之時，日本會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件，得了袁世凱的簽字，到了歐戰之後，華盛頓會議，對於日本予以抑制，日本認爲是他的國難，但是此時日本自知還抵敵不過歐美，只得忍受，又預備了十一年，到去年民國二十年乘着歐美經濟恐慌之際，遂突然向東北用兵。這便是中國現時國難的由來了。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中國現時的國難，不是偶然的，更不是輕描淡寫可過得去的，必要全國的人民提心弔膽以共同應付。

自從日本向東北出兵，現在已經過了一百四十多天了，爲什麼至今還沒有得着解決呢？這是因爲國民政府不肯學袁世凱之簽字於喪權辱國的條約，而日本必要求中國屈辱簽約，所以東北出兵以外，又進攻上海，威迫南京；上月二十八二十九兩日，有七艘日本兵艦開進下關，向南京施其威迫。在那個時候，如果政府被迫簽字，則以前的抵抗，完全沒有意義了，所以一面遷都洛陽，以置政府於安存的地位，來自由行使職權，一面派兵援助上海，以與日本抵抗。我們現在應該抱定什麼態度呢？我們應該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這個主張，不是今日纔定的。兄弟從去年十月由廣州到上海之時，已經抱定這個主張了；兄弟對於那時從南京來請願的學生及各民衆團體，都是以此來答覆。因爲中國的國難，不是偶然的，所以我們要預備長期的抵抗，同時也要盡力的交涉。

現在有很多人，有兩種錯誤見解：第一種是以爲中國弱國，斷不能與日本抵抗的，如果打日本，則等於從前的義和團，結果是中國受更大的損失；第二種是唱

高調的，例如『殺盡倭奴』『殺到東京去』的口號，每逢開會，只要有人鼓掌，什麼激烈誇大的話都可以說得出。以上兩種見解，都是錯誤的。我們在野不要唱高調，在朝不要說軟話。所謂忍辱負重的說話，我們不知說過多少了，只要看看日本在東北，要怎麼樣就怎麼樣，美其名曰忍辱負重，其實只見忍辱，不見負重，無非是造了順民，造了投降賊，所以第一種的說話，是不對的，我們必須拿出力量來，纔能說忍辱負重。至於第二種的說話，看似與第一種的說話相反，其實則相同，愈是說激烈話的人，將來必定是愈快投降的。爲什麼呢？因爲他們沒有真實的責任心，所以敢說這樣不負責的話。幾十年來，我們中國不但軍事經濟，一切社會組織及社會能力都落人後，如何可以說這樣誇大的話。以上兩種說話都不對，然則要怎樣纔對呢？須知道日本是一個國富兵強的國家，如果專在一個地點打仗，那麼中國是打不過日本的。例如現在十九路軍在上海抵抗日本，是很勇敢的，從一月二十八日到現在，未曾退過半步，因爲日本屢次增兵來援，國民政

府也就陸續派兵到上海增援，兪濟時師的通電，天津各報已經登載，各位大概都已看見了。但是若要抵抗日本，上海一隅，是不夠的。我們不可以爲上海一隅抵抗，便是全國抵抗。舉個例來說，日本運兵到上海，從長崎出發，只要兩天就可以到了，他有兵船運兵，還有商船也可以運兵的，但是中國交通未便，長江上下游都有日兵，還有日艦遊弋，運兵便不能如日本那樣利便。由此可知專在一個地點同日本抵抗，是很困難的。然而反過來說，我們若全國抵抗，便不同了。例如日本可以將二三萬人從吳淞上陸，但日本不能將二三萬人分布到蘇州鎮江，若要如此，非增幾倍不可，至於若要星羅碁布於全國，則非增幾十倍幾百倍不可。所以現在大家要明白這一點，我們現在只有土廣民衆的中國，與國富兵強的日本，長期抵抗，處處抵抗，人人抵抗，除此之外，再沒有方法了。要知道人類是有機體的動物，如果他一部份受打擊之時，全體都會照應的，所以當着日本進攻中國之際，全國的人民，全體武裝同志，處處抵抗，人人抵抗，如果這樣，則日本必

有精疲力盡之日，我們就可以得最後的勝利了。我們知道現在我們不能學比利時，當着德國侵犯比利時中立的時候，不消幾日，英國就出來幫助他打德國；現在日本出兵東北，比德國侵犯比利時中立時，還要無理，但經過了一百四十多天，各國仍然沒有舉動，故此我們只有預備作長期的抵抗。關於此點，是完全倚靠國民有無組織，須知道世界上有可破的軍隊，無可滅的人心，只要國民不肯亡國，國是斷斷不會亡的。這次國民政府遷都洛陽，就是這個意義。我們預備以全國作戰場，爲長期的抵抗，我們不唱高調，同時我們也不說軟話。但是我們需要對日本絕交宣戰嗎？我們要先問問日本有對中國絕交嗎？有對中國宣戰嗎？事實上已經超過絕交超過宣戰了。這種唱高調的話，是不能補救現在這個局面的。難道和日本絕了交，他就不能打上海麼？須知道這回的中日問題，中國是十足的理由，來要求國際干涉日本的，因爲日本是破壞國際聯盟公約，華盛頓九國公約，非戰公約，現在我們在外交上既有充分理由，則何必放棄外交的方法呢？何必驅使

各國守中立呢？我們有國家則有交涉的權利，我們還未亡國，爲什麼不能交涉呢？只有朝鮮纔不能交涉，因爲他的國家已經亡了。須知道交涉是可以的，從前蔣先生任國民政府主席的時候，他始終不肯簽字於喪權辱國的條約，蔣先生辭職之後，現在的國民政府不肯簽字於喪權辱國條約；如果日本放棄他的無理要求，則我們無論何時都可以交涉的。所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時並行，軍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領土，不喪主權，在最低限度之下，我們不退讓，在最低限度之上，我們不唱高調，這便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

臨了，兄弟還有幾句說話想講的，兄弟此次來徐州只是過路的性質，所以對於地方各民衆團體，都未能一一接洽，對於地方上的事，自有地方當局處理，更無兄弟直接處理之必要，所以對於昨日學生代表提出經濟絕交的問題，兄弟祇能貢獻一點關於原則的意見。兄弟以爲未議決經濟絕交之前，商人買賣日本貨是當然的，但在議決了經濟絕交之後，仍然買賣日貨，這便是奸商的行爲，則應該從

嚴處罰了，故此前後之間應該分得清楚，方爲合理。還有一點，現在全國人民同心合力抵抗日本之時，大家必要一致共同合作，纔能有效；卽如在黨的方面，從前雖然有種種糾紛，但在此國難當前之際，大家都要一致，精誠團結來共赴國難。試看歐洲各國的政黨，他們遇着打仗的時候，大家就卽時放下一切糾紛，來共赴國難。黨外的人是如此，何況同是黨內的人呢？進一步講，武裝同志和民衆團體，是應該一樣的合作，民衆團體之中，農工商學各界，也是應該一樣的合作。必如此，纔能共赴國難。總之，我們對於現在的國難，不要作樂觀，也不要作悲觀，我們本着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在野不唱高調，在朝不說軟話，以沉着的精神，與日本作長期奮鬥；尤其重要的，是大家要同心合力。今日兄弟很難得在這裏與各位見面，藉此向各位深致敬意。

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

對於軍事外交的方針和決心

在洛陽國難會議報告

主席，各位先生：

前天各位對於政府的軍事報告外交報告財政報告有疑問的，兄弟現在得主席的介紹，向各位簡單的補充說明一下。今天所要說明的：一，關於組織；二、關於方針。

在組織方面，軍政部曹次長前天未將軍事計劃宣佈，這是根據於他的職權，應該如此的。軍事行政，是軍政部的責任，而對於國防及用兵的計劃，則是參謀本部的責任，並非屬於軍政部的。現在軍事委員會成立，由參謀本部，軍政部，海軍部，軍事參議院，訓練總監部、幾個機關的長官，及其他幾個重要軍事同志，都在裏頭，是一個直轄於國民政府的最高軍事機關，其職權可以分兩部份來講

：一，關於一切軍事，二，關於軍事命令，則由軍事委員長執掌，這是關於軍事組織的簡單說明。至於外交委員會的性質，與軍事委員會不同，一方面秉承中央政治會議的指導，一方面有外交部長參加，以共同討論外交事宜，而在執行的時候，還是由外交部長担任，這是一點；其次，外交委員會，是中央黨部所特設關於外交的設計委員會，不是直屬於國民政府的執行機關，這又是一點。說到財政委員會的組織，就是去年十月十一月裏，南京政府派代表，與廣州政府的代表會商後所產生關於財政統一及財政公開的辦法的組織，其性質和軍事委員會，外交委員會，又是不同。因為國家財政，是由人民負擔，成立財政委員會的精神，就是在國內金融界，實業界，教育界，選任幾個富有學識資望的人，共同組織，除了計劃的事情外，還帶點監督的性質，其目的完全是在財政公開，使有負擔的人民，共同來研究計劃。當時南京政府，採納這個意思，曾發表一批財政委員。後來因為淞滬事變發生，所以進行停頓；不祇是委員會不能開會，並且財政當局，

因爲在上海有許多接洽的事，也不能長在南京。今天財政當局不能來洛陽，也是爲此。上月初，二中全會又有決議，催促財政委員會早日成立，兄弟也和宋部長商量過，怎麼樣能使財政委員會早日成立，以達到財政公開和實施財政計劃的目的，現在進行中。以上是財政委員會的性質不同於其他兩委員會的地方，和成立經過的簡單情形。

說到方針方面，大概各位所注重的，是政府的方針和決心，卽對俄對美的外交如何。這一點，兄弟可以負責答復：自九一八東北事變發生以來，外交當局，對國聯說話，同時也對美國說話，這就外部數月來的文書看，就可以明白。兄弟於一月二十八日受任行政院長之後，也一方面要求國聯依照國聯盟約制裁日本，同時要求美國提出華盛頓條約，促其維持條約的尊嚴。不過據美國答復，願意與國聯取一致行動，而國聯亦於去年要求美國參加大會，這一點，諒各位也很清楚。二月二三日，美國公使又與英法兩國公使聯合，共同提出一種調停辦法，德意

兩國，也次第加入，這也就是美國與國聯諸大會員國合作的表示。最近國聯調查團來華，除了英法意德四國聯會員國各有代表之外，美國也有代表參加，所以說政府忽視對美的外交，是決沒有的事。至於請求美國召集第二次華盛頓會議，美國尙未明白決定，將來能否召集，現在固不可斷定，而政府促其實現的希望，始終存在。所以政府對於外交的進行，國聯與美國，兩方都兼顧到，這是第一點。

第二，對俄的復交，在外交委員會曾有數次討論，結果認爲對俄可以復交，但事前不得有兩點準備：（一）中國爲甚麼與俄國斷絕國交？因爲在民國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武漢中央黨部決議分共的時候，當時並沒有與俄國斷絕國交，也沒有實行剿共的事實，如果共產黨不出軌外活動，政府還是保護他們的。不過在七月三十日那天，共產黨受第三國際的命令，在南昌暴動，是政府尙未對俄斷絕國交，而蘇俄已於實際上向中國進攻。同年十二月初在上海開二屆四中全會預備會議時，就曉得共產黨預備在廣州搗亂，當時會派陳委員璧君等去廣州調查，確有這

種事實，四中全會接到陳委員的電報後，就急電廣州軍事當局，於必要時候，搜查蘇俄領事館，因為蘇俄領事館預備了大批小火輪，於共產黨整批由香港到廣州的時候，用小火輪運送至領事館，同時又把手榴彈手槍等都藏在領事館內，所以不得不徑取絕交手段，并電廣州當局迅速實行搜查。這樣看起來，蘇俄領事館不祇是共產黨的收藏所，簡直是十二月十二日共產黨在廣州作亂的大本營，如果在那時沒有緊急處置，對蘇俄不斷絕國交，不搜查蘇俄領事館，廣州的亂事，不是兩三天可以收拾的。因為蘇俄素不顧國際信用，說了不燭動，他還得要煽動。處在此種情形之下，廣州當局，便有非這樣做不可之勢。當時陳公博張發奎幾位同志，也有同樣的主張。如果現在和蘇俄復交，若一旦假藉洽外法權，仍庇護共產黨來搗亂，那末我們不得不有事前的準備，以期防患於未然，這是一點。其次，我們也要顧到國際的情勢，近來日本在國際宣傳，常說中國共產黨非常猖獗，現在蘇俄天天想和中國共產黨聯合，只因五年計劃尙未完成，無暇及此，將來計劃

完成，以西伯利亞爲根據，自東北侵入中國內地，恐比現在在江西湖北的共產黨還要厲害。現在中國共產黨，尚不易對付，將來中國共產黨在東北和蘇俄聯合起來，就更沒有辦法了。這種宣傳，不但在報紙上鼓吹，日本政府，並有正式報告書，由日本外交部訓令國聯日本辦事處轉送國聯。不過國際間知道中國現在剿共很嚴厲，日本的煽惑，尚不能根本變更其思想。我們如果貿然與俄復交，一定容易引起誤會，使國聯各國和日本取同一態度，來對付中國，這些都是要顧慮的。但我們一方面是顧慮，同時在各方面還是準備進行復交，這又是一點。有一位會員問及中國對俄情況，兄弟可答復，大概是如此。總之，政府對於蘇俄所取的態度，並非絕對不復交，不過復交一定要有準備，到了相當時間，可以避免各方面的弊害，當然可以實行的。

還有幾位問及軍事上和外交上的計劃，兄弟很明瞭各位先生的意思，並不是要求政府作一種具體說明。我們知道，軍事計劃應該絕對秘密，即在歐戰時候，

各國也沒有向本國國會宣布軍事計劃的，而外交計劃，因外交當局和對方國如英美法等國有約束關係，也不能明白宣布。所以推測各位先生所要求的不是軍事外交的計劃，而是政府對於軍事外交的方針和決心。現在兄弟就把政府的方針和決心，很簡單地向各位說一說：現在從軍事來說，我們在物質上種種設備，固不能和日本宣戰，但如能由這次事件而引起世界戰爭，使中國成爲歐戰時的比利時，那是很值得的。可是我們決不能拿這種沒有確實的希望，來做我們的決心。然則我們的決心，是怎麼樣呢？就是政府對於日本的交涉，準備一個最低的限度，在這個最低限度之上，政府有決心簽字，負責任的簽字，即受國民一時的唾罵，也所不顧；如在最低限度之下，政府決不簽字，就是出於國民的要求，政府也不能從。

所謂最低限度。究竟是怎麼樣呢？兄弟可以舉幾個例來說明：在一月二十八日的時候，我們的最低限度，就是勸人民把抗日救國會取消，這在政府和人民方

面，固然都覺得不願意，但大家尙能諒解。等到一月二十八日晚上十一點鐘，日本海軍忽然要求撤退中國在關北的軍隊，由日軍佈防，這是日本侵佔中國領土，已在我們最低限度之下了；政府無論如何，不能答應了。又如二月二十日日本提出哀的美敦書，政府知道如果拒絕，戰事一定立即會繼續發生，及看到哀的美敦書中所提的兩點：第一，要求吳淞不設要塞。這層說起來原很痛心，中國各地的要塞，都沒有近代的軍事設備，只是些老砲台，廢砲台，當時的吳淞砲台，更已殘破不堪，然砲台雖毀，不能說吳淞可以不設要塞，日本援用庚子年各國限制大沽砲台的辦法來要求吳淞不設要塞，已在我們最低限度之下了。第二，要求在上海周圍二十里內，不能駐軍。這又是侵犯中國主權的無理要求，也在最低限度之下了。既然兩項要求，都在最低限度之下，政府決不能接受，即使戰事重起，還是毅然加以拒絕。

所以政府以後的措施，就是嚴定最低限度的標準，在最低限度之上，政府願

到國家的力量，人民的力量，以及軍事和財政的情況，決不因一部分人一時的高調，而有所顧忌，只要能在最低限度之上，雖不爲國民一時所諒解，祇好忍痛的簽字。如在最低限度之下，明知道簽字要亡國，不簽字也要亡國，但簽字是不流血的亡國，不簽字是流血的亡國，流血的亡國，有復興的機會，不流血的亡國，永無翻身之日，到那時候，政府向國民說明，我們應不顧一切準備犧牲了。這是政府所下的決心，不但今天明白告訴各位，而且是天天在那裏實際做去的。所謂在最低限度之上，我們忍受，就是交涉；在最低限度之下，我們拒絕，就是抵抗。我們這次和國聯調查團晤談的時候，當然希望多得一些幫助，但已暗暗準備最低限度的奮鬥決心。現在開國難會議，請求各位先生來討論斟酌，也就是想得到最低限度的辦法。所以我們並不是不和不戰，實是可和可戰。在最低限度之上，可以忍受，就可以和；在最低限度之下，不能忍受，毅然拒絕，就祇得出於一戰。軍事外交是如此，財政也就跟着而決定。我們明知道戰爭發生更使財政困難，

但。那。時。候。已。不。是。整。個。財。政。的。計。劃，縱。然。不。能。做。到。一。個。近。代。國。家。和。一。個。近。代。國。家。的。戰。爭，至少。也。可。做。到。一。個。民。族。自。求。生。存。的。戰。爭，一。個。民。族。和。帝。國。主。義。的。戰。爭，這。種。戰。爭。的。勝。負，決。不。能。拿。普。通。的。情。況。可。以。判。斷。如。果。引。起。世。界。戰。爭，中。國。可。以。站。得。住；就。是。不。引。起。世。界。戰。爭，拿。中。國。全。民。族。的。血，繼。續。流。下。去，最。後。的。勝。利，還。是。我。們。的。

所以兄弟今天把政府對於軍事外交的方針和決心，告訴各位先生，希望各位先生對於最低限度，下一個討論和審定，如有建議，政府一定虛衷延納的。

二十一年四月十日

如何打破軍人割據的局面

什麼叫做軍人割據？

凡是一個軍事首領，帶着屬於他的系統的軍隊，佔領着一個地盤，支配着一切政治，經濟，這就叫做軍人割據。其特質如下：

(一) 所割據的或一省以上，或一省，或一省中之一區域，都不拘，但在割據區域之內，不容許有其他系統的軍隊存在，有之，不是因為彼此利用，相安一時，便是出於火併。

(二) 在所割據的區域之內，不論國家稅收，或地方稅收，都受其支配，所支配的，自然十之八九用於豢養軍隊，但我們要知道其中兩個要點：(一) 無論如何、財政收入，是不敷養兵之用的，(二) 所謂不敷養兵之用，倒霉的是兵士，至於將官，愈大愈闊。

(三)在所割據的區域之內，從省政府主席委員起，以至於各縣知事，都是軍事首領的私人；或是直系，或是旁系，總之，不是軍事首領的私人，決不能存在。

有了以上三個特質，軍人割據便形成了，便固定了。至於對於中央態度，在軍事首領意中，最好是不即不離。老實些說，上銜『鈞鑒』下銜『職』，是還你一個規矩的。至於割據區域以內的軍事，財政，以及一切政治，最好免開尊口。

譬如中央要問問他兵額幾何？包管得到一個回答，『兵額不敷地方之用，械缺彈缺餉更缺。』

譬如中央要問問他財政狀況怎樣？爲什麼把國家稅收任意截留？包管得到一個回答，『我是很願意將國家稅收奉還中央的，只是中央須按月給我的軍餉』。將國家稅收與軍餉的支出作一個比較，那是差得遠。如果中央說，『那麼，只有裁兵罷。』好了，這是絕好一個題目，激動部下，反抗中央，發生內戰。

譬如中央要問問他政治狀況如何？或者要放個把省政府委員廳長，以及個把縣知事，那麼，包管得到一個回答，是『人地不宜』。如果不知就裏，硬要到任，那麼，重則殺身，輕則被囚，最輕最輕也不能接事，廢然而返。

以上例證繁多，恕我不能一一舉出，實在也無須一一舉出。

這種軍人割據的局面，延長下去，可以得到怎樣的結果呢？

（一）其在平時，恰如一隻母蝗蟲，帶着無數蝗蟲，飛滿地方，肆意咬食，將地上一條毛也食得清光，那地方上的百姓，除了忍着餓死，便只有做賊的一條路。

（二）一旦國家有事，如所謂國難，中央要想調地方一個兵，用地方一個錢，莫想做得到。以動物爲喻：高等動物，其組織集中化，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命。這好比一個有組織的國家。至於下等動物，如蛙之屬，即將其身體分解，各部份依然躍躍跳動，死不死，活不活。在生物學上，叫做『部分獨立』。軍人割

據地方的現象，便屬於這一類。

所以軍人割據的結果，對內一定是民窮財盡，對外一定是國破家亡。

軍人割據的局面，怎樣形成的呢？遠自袁世凱以來，袁世凱因為要做皇帝，所以便要滅絕革命黨；因為要滅絕革命黨，所以便做照滿洲駐防的辦法，分派蝦兵蟹將，把守各處地方。只要你肯做攀龍附鳳的功臣，任憑對於地方人民，狼吞虎咽，一概不管。袁世凱死後，所謂督軍團，仍然是烏煙瘴氣，一直鬧到十五年北伐之後。中國國民黨是以打倒軍閥為職志的，為什麼於統一全國之後，軍人割據的局面，仍然存在呢？說起來真可痛心，不能不說我們自從十五年北伐以來，太注意於軍事上之勝利，而忘却了政治上之勝利了。因為太注意於軍事上之勝利，所以急於招納。今日尙是北洋軍閥，明日便是中國國民黨的武裝同志了。於是軍事上得了勝利，而政治上反被對面的敵人得了勝利，這是形成軍人割據局面的第一個原因。

十七年統一全國以後，十八年便發生內戰了。內戰既起，大家都唯恐自己的隊伍，走過了敵人那方面去，大家又唯願敵人的隊伍走過自己的方面來，這樣互相招徠的結果，一班所謂雜牌軍隊，便趾高氣揚，不怕你不有求必應了。這是形成軍人割據局面的第二個原因。

軍人割據局面形成了之後，中央對之，怎麼樣呢？

以兵而論，現時中央所能直轄的，只七十餘師，其他各省軍人割據的地方，有多少兵，中央完全不能知道。你叫他報告。他不報告，甚至於報告一個假數。這種辦法，便是看得中央如同敵國。因為兵力多少，是不能給敵國知道的。如此而欲定一個長期抗日的政策，試問從何說起？

以財而論，以國稅奉之中央的，只有浙蘇皖贛豫五省，其中只有浙蘇兩省比較完全，其餘豫皖贛三省，因為匪區關係，尚不能完全，但這不是當局的罪惡。至於湖北只有一半，宜昌，沙市以西，全被截留了。中央拿着這五省半的國稅，

支持中央全部政費，教育費，以及直轄七十餘師暨其他軍費。去年九一八以前，中央政費每月四百萬元，軍費二千八百萬元。一二八以後，中央政費以及軍費皆減半發給，以及各機關事業費，完全停止，剿匪的臨時經費，毫無着落。官有饑色，軍有怨言，更不必說。至於軍人割據的各省，卻文恬武嬉，得意洋洋，看得中央真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如此而欲定一個長期抗日的政策，試問又從何說起？

以一切政治而論，自省政府委員以下，以至各縣知事，任免之權，表面上屬於中央，實際上完全操諸割據軍人之手。這還是文官。至於武官，因為各省軍制秘密，兵額秘密的原因，軍師旅長以下，完全由割據軍人自由委任，連報告也不報告一聲。任免權如此，所謂整飭吏治，修明內政，真所謂紙上文章，如此而欲定一個長期抗日的政策，試問又從何說起？

然則如何而後可以打破這軍人割據的局面呢？

武力統一麼？十八年以來，已經用過了。越欲以武力統一，越不能統一，這個原故，上頭已經說明，因為武力不只是要打破敵人，尤是要緊的在孤敵人之勢，增自己之勢，於是乎招降納叛，固結軍心等方法，無所不用，其結果，使貪使詐，反致爲貪所使，爲詐所使，軍人割據的局面只有因武力統一而益加橫決，絕不因武力統一而稍爲收斂。十八年以來的現象已够做我們的痛苦經驗的了。至於在國難期間，更無對內用兵之可能，這不消說得。所以武力統一是不容多所辯論，即可加以否決的。

於此，可知我們要打破軍人割據的局面，在目前只有一條路可走，卽以正義喚起全國的輿論對於軍人割據的局面，一致攻擊，每一個團體每一個人，都以此爲唯一的目標，以人心之從違，替代了戰事之勝敗，那麼，割據軍人，脫離了民衆，不但不能得到民衆的擁護，并且不能得到民衆的容忍，猶如毒蛇猛獸，不能出現於光天白日之下。那麼，軍人割據的局面，必然漸漸的消滅了。

讀者以爲這是迂腐之談麼？但是除了這迂腐之談，試問還有其他辦法否？這迂腐之談，一時自然不易見效，但日積月累，民衆力量，必然漸漸形成；民衆力量形成之日，便是軍人割據局面消滅之日，也就是民主政治樹立之日。

國難如此，我們不能盼望什麼飛仙劍俠口吐白氣，來救急扶危，我們只有用極平常的方法，對於這極平常的方法，用極大的努力做去，這便是我對於打破軍人割據的局面的一點小小的貢獻。

二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抵抗要有決心還要有力

在中央黨部紀念週演講

主席，各位同志：

兄弟今朝纔下火車，來參加紀念週，原欲聽聽主席及各位同志的言論，但主席要兄弟說幾句話，兄弟雖沒有預備，但主席的意思，大約因為兄弟去了幾個月，現在回來，給些機會，俾兄弟得與各位同志見面，所以兄弟也只得說幾句話。

回想幾月以前，中央體念兄弟病狀嚴重，與以數月假期，俾得赴歐療治，中央的厚意，兄弟誠然感激，但當這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候，各位同志，正在緊張工作，努力奮鬥，而兄弟獨優遊病榻，現在問心難安。及至山海關噩耗傳來，只得待病體痊癒，倉皇回國，路上得了熱河失陷的噩耗，倍加憂憤，隨又得着消息，蔣介石同志北上督師，各路將士，同心協力，支持戰綫，兄弟由憂憤之中，得

着些少安慰。及念到前敵將士的勞苦犧牲，與中央各同志的艱難共濟，又由安慰之中，抱着無限悚惶，兄弟今謹對於前敵將士，及中央各位同志，致最深的敬禮。

兄弟有什麼話想說呢？時至今日，除了抵抗兩字，更無話說。固然抵抗與交涉並行，是應付時局之根本原則，但有抵抗，然後有交涉。最近國際聯盟的議決，表明日本是侵略者，中國是被侵略者，世界公道，尙未全沒，這是交涉的成績，亦即是抵抗的結果。今日以後，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否則無交涉之可言。所以今日我們唯一的出路，就是抵抗。

說到抵抗裏頭，似乎含着多少意義，我們第一固然要有抵抗的決心，第二還要有抵抗的能力。中國今日應該沒有一個人沒有抵抗的決心的，這無待言。而今所要說的，只是抵抗的能力。什麼叫做抵抗的能力呢？最顯明的，固然是武力，但武力從何發生呢？

先從物質上說，我們的武器，是很缺乏的，這是人所共知，槍炮彈藥，與及一切軍事用具，都比不上敵人。我們前敵將士，幾乎是以血肉之軀，與敵人科學的武器相肉搏。要講充實抵抗的能力，第一要充實武器，這是無可疑的。但武器從何充實呢？是否抵抗的能力，在物質上，限於武器呢？中國號稱以農立國，但就去年海關數目字來講，糧食入口總值，額至三萬萬兩，我們以農立國的中國，每年要拿三萬萬兩去買外國的糧食，沒有這些糧食入口，中國人民就要餓死，如果餓死，縱有武器，也無從拿來打仗。可見抵抗的能力，在物質上，不只限於武器了。困窮的中國人，要拿出三萬萬兩來買糧食，纔能免於餓死，那麼，那有餘錢來製造武器，以至買入武器呢？可見得抵抗的能力，在物質上也要求各方面都顧到了。近代的國家，大約平時注重於生產，發展人民的生產能力，及至戰時則將人民的生產能力，儘量適用於抵抗的武力，所以人民的生產能力愈大，則抵抗的武力亦愈大。以歐戰時俄國而論，他平時不注重於國民的生產能力，而只注重於武

力的充實，所以與德國交戰，一敗塗地。又以美國而論，平時雖然不甚注意於武備，然因爲國民生產力富足的原故，一旦參戰，立刻出兵二百萬，一切軍用品，如山如海，送去歐洲，遂使協約國得最後的勝利，由此可知欲要武力的充實，不可不要人民生產能力的充實。如何能使人民生產能力充實呢？至少至少，應使人民安居樂業，生命財產自由得所保障。由此可知不說抵抗則已，不說抵抗的能力則已，如其說到，則知抵抗能力的養成，不只是軍事問題，却正是政治問題，社會問題。以上尙專就物質上來說，其實抵抗的能力決不只限於物質方面，於精神方面，組織方面，同時注重。古人說過，已往不咎，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不妨舉一爲例：承德的失陷，是湯玉麟部下不抵抗的結果，湯玉麟部一般也有槍炮，也有一切應有的武裝，但是何以不抵抗呢？這是由於種鴉片煙的原故。以種鴉片煙的人，而望他會抵抗，是不會有這種原因結果的。將帥如此，軍隊自然也如此。至於人民日日被迫種鴉片煙，被迫食鴉片煙，雖欲抵抗，實有不能。於

此而望其抵抗，望其長期抵抗，也是不會有這種原因結果的。各位同志，已經知道，一樣的軍隊，一樣的槍砲，一樣的服裝，其會受國民教育，有國民革命軍精神的，抵抗能力，必然較強，反之，沒有受國民教育，沒有國民革命軍的精神的，抵抗的能力，必然較弱。我們儘見過物質不如別人，而精神過之者，得到勝利，決沒有見過精神不如人而物質過之者，會得到勝利。軍事如此，其他亦然。然則從物質方面說，從精神方面組織方面說，所謂抵抗能力，決不只是軍事問題，而兼是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所以總括一句話，要充實抵抗的能力，必須從政治上社會上想種種方法，去先充實國民的生產能力，然後再想種種方法，使國民的生產能力，能應用於武力。

所以今日的最大問題，不是抗日問題，而是中華民族求生存的問題，必須中華民族有求生存的自覺，及具備生存的條件，然後能抗日。

所以我們今日不只要有抵抗的決心，尤其要有抵抗的能力，沒有抵抗的決心

，固。然。會。亡。國。，沒。有。抵。抗。的。能。力。，一。樣。會。亡。國。與。言。及。此。，三。百。年。前。亡。國。的。慘。象。如。在。目。前。：方。熊。廷。弼。袁。崇。煥。在。遼。東。與。滿。洲。相。持。的。時。候。，中。國。的。士。大。夫。，沒。良。心。的。不。必。說。了。，其。有。良。心。，稱。爲。正。人。君。子。的。，也。多。是。空。空。洞。洞。，唱。着。強。硬。的。高。調。論。和。，立。刻。說。是。通。番。賣。國。論。戰。則。有。兵。無。餉。有。將。無。兵。及。至。大。敵。當。前。除。了。以。一。死。報。國。更。無。他。法。這。等。只。有。抵。抗。的。決。心。而。沒。有。抵。抗。的。能。力。其。亡。國。的。結。果。思。之。令。人。心。痛。我。們。今。日。決。不。能。再。蹈。這。般。覆。轍。

中國今日抵抗能力的不充分，固無可諱言。但以中國之大，四萬萬人民之衆，說是在物質上及精神上，組織上，沒有抵抗的條件，那也真是自暴自棄。須知人民不是沒有生產能力，只是沒有好好的培養他，甚至反而去摧殘他，所以人民的生產能力，不能發展。如果我們能注意於培養人民的生產能力，再注意於使人民的生產能力能應用於武力，則抵抗不是沒有把握的，長期抵抗，不是無希望的。兄弟在病中，讀三中全會種種議決案，知到三中全會已經將這些方針，指示同

志，及一般國人。今日的必要，不在說話，而在實行，尤其在急急的實行。古人有言，善善惡惡，可以亡國；不是善善惡惡，可以亡國，乃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國，善善惡惡，是說話，善善而能用，惡惡而能去，是實行。一念及此，真是悲從中來。中國爲什麼不能培養人民的生產能力呢？爲什麼不能將人民的生產能力應用於武力呢？全是有許多惡人，從中破壞，從中作梗。固然知道中央當抗日的時候，沒有餘力來刪除這些惡人，但中央決不可存一個遷就的心事，來縱容這些惡人，至少至少，應該明正其罪，而與國人共棄。如此則將同心同德的結成一團來担當目前困難。至於那些惡人，由他準備作亡國奴便了。善善能用與否，惡惡能去與否，這是事實問題，但是善善而必求用，惡惡而必求去，則是意志問題。意志如果堅決，不難漸漸變成事實，否則連意志也沒有，那就只成爲空言便了。兄弟以爲中央必要不存顧忌，切實造去，方能使那一班剝削人民以自肥的，及分裂國家以自私自利的，漸漸不能立足於中國之內，方才能做得

到培。養。人。民。的。生。產。能。力，及。使。人。民。的。生。產。能。力。適。用。於。武。力。

國家危急存亡，已到了這般地步，剛纔所說的話，似乎迂遠，但是似沒有更切實的辦法。我們只有如此做去，我們不但不能計成敗利害，並且不能計生死。只能預備不死在病床上，而死在戰場上。我們縱然不能及身而挽回國難，我們總要指出一條出路，給後我們而死的中國人，使他能養成生產能力，能將生產能力應用於武力，以達到抵抗的目的，求得中華民族的生存。

二十二年三月二十日

老 話

近來有人，對於政府應付國難的態度，發生疑問，以爲不和則戰，不戰則和，如此不和不戰，是無辦法。我對於此點，認爲有簡單說明的必要。

我的說明很簡單：因爲不能戰，所以抵抗，因爲不能和，所以交涉；政府應付國難的態度，不是「不和不戰」，而是「抵抗與交涉並行」。

如今先說爲什麼因爲不能戰所以抵抗。中國今日有具備與日本宣戰的條件麼？稍有常識的人，都能加以否認，無待多說。但是宣戰與抵抗不同，宣戰要量力而爲，抵抗則不必量力而爲；於敵人來侵犯時，物質上盡其所有，精神上盡其所能，以爲抵禦；不但不必量力，而且不當量力。中國今日誠然是窮，誠然是弱，每月傾其所入十分之九以上用於軍費，而前線兵士，依然糧運不繼，子彈不充，其他一切應有的軍事設備，更不必說，窮與弱是無可諱言了。但試想想，將來亡

國以後，便怎樣呢？只怕現時所有的幾枝槍，幾門炮，也歸於烏有。難道到那時候，便不想恢復麼？沒有槍，便拿竹桿，沒有炮，便拿石頭，也要拚着性命，去謀恢復。然則眼前還有幾枝槍，幾門炮，也就勝於亡國以後多了；難道現時不想抵抗，直到亡國以後纔想恢復嗎？

以上是抵抗的真正意義，明白了這意義，我們便須有以下兩種辦法。

其一，我們咬定牙齦，不要叫苦；政府不要因為籌餉不遂呼援不應而叫苦，人民不要因為傾家蕩產顛沛流離而叫苦；兵士不要因為饑寒無告接濟不週而叫苦。因為中國是苦命的中國，中國人是苦命的中國人，苦命是注定的了，我們安排吃苦，不要隨便叫苦。

其二，我們既有咬定牙齦來吃苦的決心，則我們必須時時的心裏想着，手裏做着，却切切不可口裏喊着。幼稚的愛國思想，愛國惟恐人不知，成熟的愛國思想，愛國惟恐人知。因為在這強權世界，一個窮而弱的國家，口口聲聲說愛國，

便有亡國的危險。所以不愛國則已，愛國的第一義，便是沉默。貼標語喊口號的時代，已過去了，斷斷乎再用不着了。以小敗爲大勝，以大敗爲小勝，以失守爲戰略的放棄，以退却爲變更陣地，這種戰事新聞，不但爲敵人所笑，而且助長了國民虛僞的愛國心。這種虛僞的愛國心，使國民容易存過分的奢望而激動，又因受過分的失望而沮喪，這尤其是斷斷乎要不得的。我們越沉默，越堅決，越悲哀，越勇壯，口裏越說得少，心裏越想得多，手裏也越做得多，這是苦命的國民，安排吃苦的最要辦法。

我們的前途，是勝利的，但是勝利的前途，是遼遠的。我們眼前，或者還要經過許多失敗；不抵抗固然會失地，抵抗依然也會失地。但是抵抗而失地，總比較不抵抗而失地是強得多。我們只要問抵抗的盡力與不盡力，我們不要問抵抗的有無效果，因爲眼前的失敗，便是將來的勝利之母。

以上是說明因爲不能戰所以抵抗的理由，如今再說爲什麼因爲不能和所以交

涉。須知今日所謂和，不過屈辱之別名罷了。「忍辱圖存」，古人原有這麼一句話，但是今日是忍辱圖存呢，還是忍辱圖亡？如今已經有人說，與其將土地一塊一塊的失去，不如「毒蛇螫手，壯士斷腕」，古人原也有這麼一句話。但是究竟是斷腕呢，還是斷首？如果僅是斷腕，還可以說是圖存，如果是斷首，乃祇是圖亡。我們不但要有「甯死不辱」的志氣，並且知道，均之死也，與其辱而死，不如不辱而死。

如今要問，假若我們簽名於承認傀儡政府割讓東三省熱河之條約，這是斷腕呢，還是斷首？或者有人以為這是斷腕，例如近日公然有人，在天津通電，說要為河北人民留一線生路，這便是斷腕的論調。但我以為這不是斷腕，只是斷首，這原是不煩言而解的。不但蠶食之人，貪得無厭，不以斷腕為已足，而且此端一開，這個來，也斷腕，那個來，自然也不能不斷腕，其結果不至於肢解不止；然則不但斷首，而且凌遲了。然則所謂和，不但是屈辱的別名，而且是死亡的別名。

了。我們不但要有『甯死不辱』的志氣；並且知道：均之死也，與其辱而死，不如不辱而死。

然則還說交涉做什麼呢？我以為有好些人對於交涉，有時過於奢望，有時又過於失望。我常常聽見人說，中國要做歐戰時的比利時。試問中國拿什麼比利時呢？比利時對德國抗戰的時候，俄國法國已與德國開戰了，英國跟着也與德國開戰了，日本今日、在國際固然失了道德上的同情，而軍事經濟猶足以無道行之，中國在國際固然得了道德上的同情，而又窮又弱，絕未得有援助，以孤立之中國，支孤立之日本，而乃欲自比於比利時，這是何等過分的奢望呢。然而一反過來，就蔑視了國際道德上的同情，以為沒得一些價值，則其過分的失望，恰恰與前者一樣。須知道國際聯盟之締結，各會員國相約，彼此尊重其主權之獨立與領土之完整，並相約以種種和平手段替代戰爭，這於世界之和平，實有不小的關係。從前如俄普奧三國瓜分波蘭的野蠻手段，於今不能再用了，其有違犯盟約者，

雖然格於情勢，一時不能施以經濟上或軍事上的制裁，而由道德上之制裁，已宣布其爲犯天下之大不韙者了。這一方固然是各會員國主張公道的結果，一方也不能不說是九一八以來我國不屈不撓的結果。所以過分的失望是無理由的。

至於對於日本，目前固無交涉之可言，但將來終有交涉之一日的。其方式如何，或是日本終於回到國聯，從其決議；或是日本毅然放棄其向來的侵略政策，而自動的進於中日共存之路；或是尙有其他方式。無論其方式如何，我們所能說的，也只有從國家人格設想，以確立最低限度，在最低限度以內，我們不惜委曲求全，超乎最低限度，我們只有甯死不辱，這是交涉之根本的意義。綜而言之，如果有害於中國之國家人格，不但不爲日本一國所屈，便是各國聯合起來強迫中國，也不爲所屈。

我所謂交涉與抵抗並行者，大致如此，這是一句老話，我從前說過已不少次了，然而今日所說的，也只是這一句老話。

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抗 日 與 剿 共

在中央黨部紀念週演講

(一) 抗日

我們對於抵抗、祇能問盡力不盡力，至於勝敗利鈍，是不能逆料的。最近月餘，各路將領在長城一帶，同心禦敵，其中最著的，如東北軍繆師在喇嘛洞，宋哲元軍在喜峯口，徐庭瑤軍在古北口，其中二十五師尤為苦戰，師長關麟徵，且身負重傷，商震軍在冷口，亦能力戰，其中黃國華師尤著勇名，現在灤東雖失利，而古北口仍在劇烈戰鬥中。我們得着各種戰報，有以下的感想：

(一) 將士征戰之勞苦，人民輸將之竭力，實足表現民族精神。但我們軍事設備以及國家財政收入社會經濟統制，都不能與日相比，我們當盡力抵抗的時候，固不屑作喪氣語，但如戰事新聞之鋪張揚厲，反致將前線將士苦鬥的精神，後

方人民忍痛的心事，歸於埋沒。

(二) 前方將領最緊要的同心戮力，同甘共苦，互相援應，互相諒解，現在前方各將領皆深知此意，而某方宣傳，不是說某某等孤軍失援，便是說某某等巧於迴避，這種宣傳完全不是根據事實的，全是憑空捏造的。揣其用心，不過欲予中央以難堪，而其實則無異替敵人努力，以離散我們軍心，其罪當與漢奸同科。

(二) 剿共

勦共不專靠軍事，這是無疑的，然治標仍不能不靠軍事。最近江西共匪，雖形猖獗，然自蔣委員長到南昌以後，其勢已殺。最近湖南福建廣東廣西皆已決心遵照軍事委員會的命令計劃，實行會剿，這是有極好的希望。

(三) 抗日剿共是一件事

近來頗有些人，以爲抗日比剿共更爲重要，應該撇開剿共，專去抗日。這在理論上已經不對。日本單獨侵略中國，爲禍固烈，然若共匪得意，蔓延長江，勢

必至於各國共管，爲禍尤烈。而在事實上抗日軍事，與剿共軍事，實分不開。現在共匪無異是日本的別働隊，若以不祥之先例言之，恰如明末之李自成張獻忠。當滿洲在遼東與熊廷弼袁崇煥戰鬥正烈的時候，李自成張獻忠不但不知回心轉意幫助中國，攻打滿洲，反而趁著這個機會，在中原各省，肆意縱橫，弄得赤地數千里，流血成河，卒之北京淪陷，中國云亡，由今思之，猶爲切齒。今日主張抗日不必剿共的，恰與當日主張用兵遼東不必征剿李自成張獻忠諸賊的，同一誤國。

反之，略舉吉祥的前例：則如諸葛武侯要出兵中原，必先底定南蠻；岳武穆要收復黃河南北，必先肅清兩湖積匪。因爲軍事最忌夾攻，所謂夾攻中之奮鬥，是悲語，不是壯語。我們今日要同時抗日剿共，這是事勢所迫，無可如何。必須在夾攻中，打開一條生路，方纔不至前後受敵。所以抗日剿共，要有整個的軍事計劃；不能分開的。

(四) 抗日剿共應該軍事與政治並重

這話我是不斷的說著。頗有些人，以爲這些話，過於迂腐，甚且以爲凶年思食肉糜；但是舍此還有更痛快的辦法麼？日本何以能侵略中國呢？不過乘中國之貧弱便了。共匪何以能猖獗呢？不過利用中國歷史上的農民因失業而暴動，而加以煽動及部勒便了。這些貧弱的原因，及農民因失業而暴動的原因，非改良政治，不能解決。有人以爲與其說改良政治，不如說整理軍隊，這話對的；但軍隊何以能整理呢？如果政治沒有力量，則軍隊是無從整理的。

(五) 我們的決心

有人以爲我們既然抗日勤共，何必又開什麼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來討論決定提前召集國民大會呢？這不是有意諉卸責任而何？我以爲這是錯誤的揣測。我們今日要有最大的決心，從事犧牲；我們犧牲之後，以此責任交付於後死的同志，或交付於全國人民，這是繼續努力，不是諉卸責任。

二十二年五月一日

青年對國家的責任

在金陵大學畢業式演講

校長，教職員諸先生，學生諸君：

兄弟今日來金陵大學，參觀第二十三屆畢業典禮，心中覺得非常愉快，因為兄弟知道金陵大學有許多年了，今日卻是第一次來參觀，所以更覺得非常愉快。

兩個月前，兄弟在農村復興委員會裏，看見金陵大學農學院長謝家聲先生，因此知道農學院的內容與成績的優異，並且知道農學院在國內各省，辦了許多的農事實驗場。剛纔在開會之前，曾經去參觀農學院，因時間的關係，僅能看見幾種成績表，已經覺得很為感動。農學院如此，則文學院理學院的優美，可想而知。兄弟不能不欽佩校長及教職員諸先生之勤勞盡職，因此對於畢業的學生諸君，和肄業的學生諸君，增加了許多的祝賀與期望。

兄弟今日沒有什麼說的，剛纔和校長閒談的時候，知道畢業諸君的年齡，大抵在十八歲以上，二十一歲以下，因此兄弟忽然想起，自己今年已是五十一歲的人了，以五十一歲的人，對於二十一歲的畢業諸君，一方是老大徒傷，一方是後生可畏。

兄弟忽然想起，當兄弟二十一歲的時候，中國是什麼樣的呢？那時正是甲辰年日俄開戰的時候，當時兄弟正赴日本留學，看見了開仗和講和種種情形，中心感慨，以為再過十年或二十年，中國總不至於任令隣近兩國，在自己領土之內打仗，而自己反去守着中立，聽候戰勝者前來宰割了。誰知再過了十年二十年以至於三十年，當時所謂自己領土，如今事實上已不是自己領土了！諸君！這是何等的感慨！

由甲辰再前十年，是甲午年，那時兄弟只十一歲，比在座諸君，年輕得多了。那時候，中國是什麼樣的呢？正是中日戰敗，割讓台灣及澎湖列島，賠款二萬

萬兩，遼東半島於割讓之後，因俄德法三國之干涉，勉強歸還。當時兄弟從極簡陋的報紙裏，得着一些零碎的消息，什麼李鴻章賣國呢，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做日本的駙馬呢；還有一本黑旗傳，說有一個劉永福將軍，手持黑旗，遇着日本軍隊，只消將黑旗一揮，日本軍隊便連人帶馬紛紛跌倒。在那時候，兄弟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至於甲辰日俄戰爭的時候，兄弟大了十歲了，所見所聞，也就有些不同了。在日俄未交戰以前，俄國軍隊，佔據了東三省，那時候，我國的留學生，非常憤慨，組織義勇隊，要回東三省，與俄國軍隊決戰。有些浪漫的前輩們，因為回國在即，將所有學費，去會芳樓官羽樓，大飲大食，不消幾頓，將學費食得精光了。那時兄弟還沒有去日本，不及躬逢其盛。及至甲辰以後，留學生越來越多了，提起國事，沒有一個不激昂慷慨的。論起宗旨，有些是保皇，有些是革命。兄弟到東京後，不滿兩年，便也投入革命隊裏去，由二十一歲，而三十一歲，而四十一歲，而五十一歲。革命呢，在兄弟並沒一些成功；保皇呢

，已經有人從新做起，諸君，這是何等的感慨！

由甲午以至今日，整整的四十年。在這四十年中，我們中國，沒有一些進步嗎？當然有的。但是進步是由比較而肯定的，倘以四十年間中國的進步，與日本的進步比較起來，則中國不但沒有進步，而且只有退步。舉一個例來說，甲午之戰，中日兩國的海軍，是對等的，中國有威遠定遠等鐵甲艦，勝於日本，不過日本海軍，快砲卻勝於中國，訓練技術，更不必說。如今呢，日本海軍，已成爲世界三大海軍國之一；而中國呢，說起來痛心，甲午之後，一敗不振，至於今日，全國的海軍，不足當日本的一擊。舉這一個例，其他也就不必多說了。

然則這四十年間，我們中國人，沒有一些努力嗎？這句說話，冤苦了我們許多先烈。我們可以說，這四十年間，中國人所用的心力，不用說，卽以爲國事而流的頸血而論，也足足的够了一條河了。說中國人不努力，真是冤苦。

然則何以四十年間，中國並沒有一些進步，而且只有退步呢？有些說，中國

土地雖大，而交通不便；有些說，中國人民雖衆，而團結不堅；有些說，中國始終沒有統一過，專制的時候，離心離德，無所謂統一，民國以後，紛紛擾擾，也無所謂統一，所以甲午的時候，南洋大臣，會說和日本打仗的是北洋艦隊，與南洋艦隊無干，而在今日，自淞滬抗戰以至長城各口抗戰的期間，各地方的內戰，仍然隨時爆發；有些說，中國人不是不努力，可惜努力不得其法，有許多力量，是白花了，有許多時間，是浪費了，以致用力多，成功少，以至於有今日。

以往不用說了，現在怎麼樣呢？將來怎麼樣呢？諸君今日畢業了，現在及將來對於中國的責任，已放在諸君的肩上。兄弟希望諸君，將以往的事，徹底的思想一回：前人的努力，要繼續的；前人努力之不得法，要矯正的；批評前人容易，矯正前人卻難，諸君要爲其難者。諸君今年最多二十一歲，盼望諸君三十一歲的時候，中國已有了進步，四十一歲的時候，中國又有了進步，五十一歲的時候，中國又有了進步，諸君到了五十一歲的時候，不至於如兄弟之撫今思昔，老大

無成。爲諸君想，祝諸君如此，爲中國想，更祝諸君如此。

努力，努力，莫白花了力量，莫浪費了時間，這是今日兄弟對於畢業諸君的
祝詞。

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

開發西北與農業建設

在國府紀念週演講

今天兄弟奉主席之命，報告這一週間的政治狀況，這一週間的事情，如新疆問題，在變亂發生以後，報章上只有斷續的紀載，沒有系統的說明，兄弟覺得有概括報告之必要。

在本年四月中旬，新疆就已發生變故。原因何在，當時不大清楚，所知道的，有一部份民衆反對省府主席金樹仁，隨後教育廳長劉文龍，邊防督辦公署參謀長盛世才，亦起而反金，金樹仁出走，由劉文龍盛世才分任臨時主席及邊防督辦。本來以一個廳長，一個參謀長，而反對長官，是不應該的。但這一回新疆的事變，其中伏有種種的原因，中央在未能澈底明瞭以前，暫時不欲有明確的處分，所以特派參謀總長黃慕松爲新疆宣慰使，親赴新疆，調查真相。黃宣慰使乘飛機

到新之後，陸續有電訊報告，新變之真相，至此纔得大致明瞭。

新變原因，由於前任省主席金樹仁辦理不善，毫無疑義。新疆居民有疆回，有漢族；疆族多奉回教，漢族中亦有奉回教的，則謂之漢回，此外尚有其他少數民族。我們知道，在法律上信仰是自由的，種族是平等的，宗教上各人的信仰雖有不同，種族上是各人的語言文字習慣雖有不同，但政治上絕對不能歧視的。中國自革命以來，從沒曾以一宗教壓迫別宗教，以一民族壓迫別民族。新疆人民也有沒宗教的，也有信仰佛教的，而回民則以信仰回教者爲多。金樹仁身爲全省主席，而對於回民所奉之宗教，竟有侮辱的情事，對哈密王，未得中央允許，擅行褫革爵位，查抄家產，以致百姓不安，回民憤激，這是新變之一個原因。在這一點，金樹仁是應該負責的。至於新省之政治不良，軍無紀律，以及與蘇俄擅訂新蘇臨時通商協定，則金樹仁尤不能辭其咎。須知道，外交權是屬於中央的，地方政府絕對無權與外國訂立任何協定，金樹仁擅與蘇俄訂立協定，誤國之罪，實在

不小。故以驅逐長官而論，劉文龍盛世才固然不當；然新變之所以激成，既全由於金樹仁對外誤國，對內失政；金樹仁有此錯誤，則中央對於劉文龍盛世才的行動，自不能拘於常例而予以責備了。

新疆事變發生之後，馬仲英以一師長自由行動，率兵入新，雖經軍事委員會嚴電制止，而馬陽奉陰違，進兵不已，竟至佔據距迪化不過一百多里之古城，其所企圖，全爲叛亂。黃宣慰使到迪化後，曾欲以和平感化，而全然無效。於是盛世才始率兵與戰，從六月十四日起，將其擊退；同時伊犁師長張培元，亦分兵助戰，現在新疆軍事，大概不致擴大了。所以我們對於新疆之變，不應把責任放在民衆，亦不應把責任放在劉文龍盛世才，而應將事變的責任放在金樹仁和馬仲英身上；前半是金樹仁所激成，後半是馬仲英所擴大的。中央對於金馬自當有公正的處分。

新疆軍事，雖然可以暫時告一段落，但我們絕不當以爲就此可以無事了。今

後的問題，有待於國人的努力者正多：（一）以政治來說，現任新省政府維持會的委員合計有四五十人之多，情形如此，政治斷斷不會弄得好，政治不好，則其他事業皆無從做起。所以整理新疆，首先要澄清政治，使民族宗教教育諸端都有很好的保障。（二）以軍事來說，新省軍隊複雜異常，軍事系統有全部整頓之必要。（三）以外交來說，新疆位於邊境，與俄國接壤，彼此交涉最多，楊增新金樹仁之徒，利用中央隔閡，遂擅與蘇俄直接交涉。中央今後，必須一洗積弊，統一外交。（四）以財政來說，其紊亂之情形，在全國各省之上。發行紙幣總數達一萬五千萬兩，而每兩紙幣僅值大洋三分。現況如此，今後將何以維持？所以對於新省財政，亦必須有根本的辦法，如設立中央銀行分行等等，積極整理，否則財政不能整理，政治軍事亦都沒有辦法。（五）以交通來說，新省交通最不便利，目前只靠飛機，纔能到新。至於新省內部，土地廣大等於幾省，一部是沙漠，大部是高原，其中沃壤極多，只因交通不便，所以不能開發，故甘新鐵路，有早

日完成之必要。省內道路亦當先後開築。甘新鐵道，工程固大，而對於西北之開發，關係尤大，不容忽視。總而言之，我們不當以新省軍事結束，便以為可以無事，今後新省之政治財政如何整理，教育交通如何發達，尤為要圖。此實為西北問題要點之所在，政府固然要以最大的努力開發西北，同時更希望社會民衆一致以最大的努力，開發西北。

西北問題，新疆之外，還有青海。最近政府明令發表孫殿英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青海民衆有一部份頗為憂慮，關於此點，亦有稍為解釋之必要。須知道，青海面積很大，而人民只有一百多萬，正是地曠人稀，政府使一部份軍隊開去屯墾，只有益處，全無害處。以地曠人稀之青海，一旦開發，於中國有益，於青海有益，於青海人民更有益；青海人民不但不當憂慮，更當相安，以成其事。今後政府自必本中央意旨做去，希望蒙藏委員會對於此點，努力宣傳，務使青海人民，深明此旨。

至於四川，近自徐匪入境滋擾，情勢極形危急，因為十多年來，川中將領，閉門內爭，混戰迄無已時，去年戰事方告結束，今年又復爆發，實予共匪以乘間竊發之機會。行政院於此，已決定了四項原則，現在即根據此四項原則辦理。最急切的，是要川中將領能够屏除私見，合力勦共。至於各人之是非，中央自必秉公處理。必須內爭能够平息，共匪始能够勦滅，四川之政治財政諸問題，纔能够以次解決；否則西部之隱憂，終莫由去。

以上是關於新疆青海四川近况之概述。總而言之，今後的努力，最重要的，是建設的工作，也即是統一的工作；不但邊事如此，施諸全國，亦莫不皆然。我們今後，要以建設求統一，以替代以武力求統一。武力統一是最不穩定的。越想要武力統一，越促成分裂，越發不能統一。以建設求統一，使全國各地，精神上，物質上，彼此的關係，一天一天的深切，自然而然的發生出一種不能分離的趨向，於是野心家雖要分裂，也不可能了。如此而做成的統一，纔是真正的統一。

要想以建設求統一，則所謂建設，必須實事求是，不可徒託空言。如果軍人割據，習氣未除，則彼此惟知以擴充軍備爲能事，不但一切財源悉耗竭於軍費，而且擴充軍備的結果，必致混戰不已。這只能說是仍然以武力求統一，不是以建設求統一，此層不可不辨別清楚的。

如果認定以建設求統一，而努力實行，那麼，就要講到建設先從何項著手了。以中國現在情形而論，各種建設，應以農業建設爲先務。此次美棉麥借款案，業經中央政治會議及立法院通過，至於支配用途及保管辦法，現正由中央政治會議加以審核。我們所知道的，此次借款絕不用於普通軍費政費，必以全部用於建設，尤其是農業建設；詳細辦法，現在雖未能一一報告，但根本方針已定，是容易的。

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爲農民，談建設而不注重農業，則一切均無從說起。要發達農業，固然要建設農業，就是要發達工商業，也要建設農業；因爲工商業之

發達，在於製造品與販賣品之銷售，而銷售的主顧，則在於佔人口百分之八十之農民。必要農民有了購買力，而後工商業纔有發展的希望。換言之，要發展工商業，必須發展農民的購買力，而購買力之發展，乃生產力發展之結果。所以農業建設之目的，在於發展農民之生產力，是無疑義的。我曾經說過，欲救國必先充實國力，欲充實國力，必先增加人民的生產力，亦即發展農民的購買力。如何增加人民的生產力呢？最要的就是農業建設的工作。

於此，我們尚有當注意者，所謂農業建設，不只是農業的局部問題。須知道，局部問題往往是與全部問題牽連的，全部問題解決，則局部問題自然會解決；反之，全部問題不能解決，則局部問題不會解決。如果專說農業，其他政治軍事等等全不注意，則農業建設亦無從進行。以軍事來說，如果土匪充斥，不良軍隊橫行，則農民逃死不暇，那裏說得到農業建設？以政治來說，如果政治不良，貪官污吏到處皆是，則農民將日即於憔悴，亦無農業建設可言。即以教育來說，其

對於農業建設的關係，亦非淺鮮。舉例言之：此次棉花借款，頗有以廠商有利農民有害爲慮者。殊不知核諸海關統計，每年由國外輸入之棉花，爲數甚鉅。何以本國廠商不向農村收買本國的棉花，而要輸入外國的棉花呢？是不是供不應求呢？詳細考查的結果，纔知道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爲本國的棉花，其品質往往不及外國的棉花；或因農民知識淺陋，不知改良生產；或因農民貪圖小利，攬入次貨，增加水分。須知提倡國貨，須有恥不若人的勇氣與毅力，不能專以愛國心爲勸誘之工具的。所以欲挽回利權，則農業技術問題和人民道德問題均須顧到。如此，則農業建設又有賴於教育了。以交通來說，其對於農業建設的關係，亦同樣重要。舉例言之：有人說中國的米麥應該是很够中國人食用的，殊不知有些地方够，有些地方卻不够。例如陝西，現在有許多人在食樹葉，而江西則有好幾處地方積米腐爛，至於要燒要毀。這是因爲交通不發達，遂使雙方的供求皆不能相當。所以建設農業，不但要發達生產，更要調節供求，使供給多需要少的地方，

能够與供給少需要多的地方互相調劑，而欲達到此項目的，則必有賴於交通事業之發達。我們今日不談農業建設則已，若要談農業建設，則交通之必要，不下於教育；沒有交通，沒有調劑可言，更沒有統制可言了。

由上所說，可以知道農業建設不只是農業的局部問題，而是關係於政治軍事教育交通全部的。我們必須在軍事上，使之有紀律；在政治上，使之廉潔愛民；在教育上，使之增進農民的智識，養成農民的道德心；在交通上，使之運輸便利，能發生調劑統制的作用。能如此，全部問題解決，而後局部纔能解決。政治軍事教育交通同時發達，而後農業建設纔能完成。

國難至此，救亡圖存，首要充實國力；欲充實國力，首要發達人民的生產力；欲發達人民的生產力，首要從事農業建設；而欲從事農業建設，尤其要從政治上，軍事上，教育上，交通上，掃除障礙，增進效能。這不只是關於這一週間的政治報告，也不只是幾週間，或幾個月間的政治報告，實在是救亡圖存的唯一路

線。我們今後的努力，當依此路線，不斷的邁步前進。

二十二年七月三日

散建業農與北西發開

以建設求統一

在行政院紀念週演講

二十年六月，我在廣州，曾提出以建設求統一的主張，當時沒有反響。最近在南京，對於以建設求統一，偶然提及，便引起上海晨報和中華日報的鄭重討論，這是可以欣慰的事。所以我就於原來主張，再來申述幾句。

以建設求統一，是否可行呢？建設是必要的，但建設是否可以求統一呢？換言之，未統一以前，是否有建設的可能呢？

統一的反面，是分裂，是對抗；除了對抗中央以外，還有各地方之互相對抗，還有同一地方兩個以上之勢力互相對抗。對抗的形勢一日存在，則兩方之擴張軍備，一日不可須臾緩，甲添一個兵，乙趕忙也添一個，甲添一枝槍，乙趕忙也添一枝槍，如是則竭百姓的脂膏，庫幣的收入，不够做擴張軍備之用，還有什麼

餘閒餘力，以謀建設，最多不過是將擴軍備費萬分之一以至於百萬分之一拿來做點綴品，以自欺欺人便了。欲以建設求統一，豈不和緣木求魚，同一無望。

以上是我所假設的對於以建設求統一的駁論，而我的答辯如下：

如果有對抗形勢存在，則能建設的，必勝利，換言之，即能統一；不能建設的，必失敗，換言之，即成統一的障礙物，必被掃除。譬如有兩個對抗形勢，甲是注意建設的，乙是不注意建設的，甲既然注意建設，則必注意於人民的生產力之發達，既然注意於人民的生產力之發達，則必注意於解除人民之束縛與困苦。於是其第一着手，必為在政治上厲行廉潔，使官吏不中飽，不貪污，不吮吸人民的脂膏以自肥；在軍事上，嚴申紀律，使軍隊不擾民，不自為刀俎，而以人民為魚肉，於是人民的生命財產，便有了保障了。換句話說，人民上可以保得住腦袋，下可以保得住荷包了。於是可進而為第二著手了，農業建設的結果，農民的生產力發達，購買力因而增加，而工業建設商業建設，亦因以活潑進行，而臻於發

達。到那時候，因民力的充實，而國力隨以充實；因國力的充實，而爲國力之一部分的武力，也隨以充實。反之，乙既然不注意建設，不用說，其注意定然在於擴張軍備了。注意於軍備之擴張，而不注意於人民實力發展，第一期是竭盡人民的所有，以用之於軍備，成爲畸形的發展；第二期人民生命的泉源，已經耗竭了，其軍備的憑藉，也就破碎無餘了。試問以甲勢力與乙勢力相遇，誰是勝利呢？誰是失敗呢？

我說以建設求統一，同時並沒忘記充實武力的必要。充實武力，是國家生存不可缺的條件，尤其在弱肉強食的世界，兩強相遇，還有公理可講，強弱相遇，簡直公理是一個被輕蔑的名詞。無強權而談公理，非惟無效，亦且可恥。所以充實武力，是絕對沒有異議的，只是不可忘記了武力的泉源。因爲武力不是從天上飛來，而是從人民身上發生出來的，人民沒有力量，武力沒有充實之可能。或者有人駁我道：建設不是一時所能完成的，譬如甲分力於建設，而乙專力於擴張軍

備，則甲之軍備較之爲弱，有隨時被乙打倒的危險，只怕不待建設完成，而已經失敗了。這種說法，不但估量得武力的價值太重，估量得人民生產力太輕；而且即以武力來說，亦過於看重數量，不看重質量了。須知道現代的武力，乃是由合理的社會組織與科學的進步所造成；不但物質方面，有待於商工業之發達，武器方纔精利適用，精神方面，尤有待於道德紀律之鍛鍊，方纔能同心同德，所向無前，這些決不是放棄建設而專從事於軍備擴張所能達到的。如果不明此理，而惟知從事於軍備擴張，軍備越擴張，人民越困窮，由人民的困窮，而致軍隊的困窮，只靠少數食得又飽又肥的將領，帶着多數餓着肚皮的兵士，旁邊還圍繞着大多數窮得發昏，餓得發昏的人民，於此而與民力充實之軍隊相見，衆寡雖殊，其如人心離散何。民國以來，多數軍閥，手擁重兵，而一旦分崩瓦解，不能復起，其原因皆在於此。明白了這一層，可知欲統一，惟有建設，不能建設，必不能統一，進一步說，不能建設，則不能自存，自存且不能，還有什麼統一可言呢？

今日國事，固可痛心；然痛心不能統一，尤當痛心不能建設。民國以來，越求統一，越致分裂，其原因雖甚複雜，而其最大者，則在兩方都沒有建設。雖不能說沒有建設的決心，建設的宣傳，但是沒有建設的事實，則無可諱言；如其有之，決不會民窮財盡，到此田地。人民到此田地，實在無從分別兩方之誰是誰非，誰優誰劣，因此無從作左右袒，因此兩方都得不到人民的擁護；如果一方有建設，而一方無之，則人民爲切身利害計，必出而擁護有建設者，此可斷言。

所以雜然並存的對抗形勢，其結果必不外以下三個方式：

其一，彼此都不注意建設，而惟知以武力相角逐的，雖然在短期間，或者會此興彼仆，而其究竟，必爲兩敗俱傷。

其二，一個注意建設，一個不注意建設，其結果建設者勝，不建設者敗。

其三，兩個都注意建設，那更好了，彼此以建設爲競爭，此進一步，彼更進一步，此高一著，彼更高一著，這是有益的競爭，也是正當的競爭。其結果經濟

關係，日趨密切，分工合作，不能相離，彼此都自動的取消對抗的形勢，而要求統一。

以上是我以建設求統一的論據，也是我對於國家前途之唯一希望。

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

充實民力發達國力

在中央黨部紀念週演講

各位同志：

本來前星期一日兄弟奉命出席紀念週報告，因為當時還在由滬回京途中，所以星期四日中央會議再命兄弟今天出席報告。今天所要說的，是此次廬山會議的結果。廬山會議的名稱，從那裏來的？就是因為蔣委員長最近召集江西勦共軍隊的將官，分班到廬山南山下講話，予以訓練；到廬山南山下的人，都會見到許多營幕，約三四千人在那裏聽講受訓；大家拿出所得的經驗，來謀軍事上之改進；所以這次聚會所商議的，是關於軍事技術的多，軍事委員會已將會議的結果，分別編印報告，於此不必細說了。

至於兄弟等之赴廬山，并非參加軍事會議，而是對於時局作一種商榷。經過幾天會談之後，纔發出儉電。儉電所說的，并不是新的政策和新的方針，政策和

方針，是中央所已確定的，儉電不過根據中央已定的政策已定的方針說。處理時局的態度和意向而已。既不是會議的結果，也不是什麼新的決定，原電由蔣委員長和兄弟兩人署名，其原因即在於此。

關於儉電，最先要說的，各報所載，大致相同，但開首有一句漏去了的：儉電原文是『今日救國方策，治本莫要於充實國力，治標莫急於清除共匪，蓋國力不振，由於民力不充』，而各報所載，治標一句卻漏去了，這是應該補正的。

什麼叫做『國力』，什麼叫做『民力』呢？

我們可以說『國力』就是『民力』，『民力』就是『國力』。用語雖有不同，內容是沒有差別的。不過『國力』指對外而言，是國家對外的力量，也就是國家對外自存自立的力量；『民力』指對內而言，是民衆的力量。

如今國裏頭有兩種偏見的人：一種偏重國力，忽視民力；一種偏重民力，忽視國力。偏重國力忽視民力的人，以為求國家之自存自立，除了擴充軍備沒有別

的。他們不知道，水有泉，樹有根，國力有他的來源，民力不充實，國力不會發達的。只知擴充軍備，而不注意充實民力，其結果不但重工業沒有一些兒發展，連普通農工商業也萎靡不振，一切需用之科學的設備甚至於普通用品，都要仰給於外國；有海口的時候，還可以和外國通商，萬一有事，海口被封鎖了，所必需仰給於國外的也就被斷絕了。到了那個時候，還有什麼國力可說？須知國力之發達，是科學技術發達之結果，也即是民力充實之結果，不求民力之充實，而只知道軍備之擴充，是徒然的。

反之，偏重民力，忽視國力，也是一樣的錯誤。中國今日所要建設的甚多，所謂輕重之別，緩急之分，於百端待舉之中，不能不有一個中心以為努力的鵠的。今日最要之圖，莫過於求國家之自存自立，一切努力，必須以此為鵠的。所以充實民力，為的是發達國力。如果充實民力，只是文化上之增進，物質上之享受，於國家自存自立的力量，全不注意，則物質上享受够了，而國家之自存自立，

也就不可能了。這樣的民力，在中國今日，是不需要的。有許多國家於積極充實民力之中，所謂宮室之美，飲食之奉，雖也應有盡有，而於發達國力卻特別注重，所以民力充實，國力亦隨之而發達。反之，如果只求物質享受，偏重民力，而忽視國力，是一樣要失敗的。儉電說，『國力不振，由於民力不充；民力不充，由於農村破產，工業幼稚，故商業無形凋敝，舍發達國民之生產力，則別無充實國力之道』，所以我們今日，首要充實民力，同時以充實民力而發達國力。

至於治標方面，共匪肆虐，患在心腹，甚至於禦侮自衛的工作，亦爲所牽制而不能爲有效之實施。只就中央軍隊而論，受牽制的有幾十師之衆，其他再不必說了。自從本年三月間，中央抽調一部精銳開赴長城作戰，共匪乘間竊發，南昌幾於失守。其後蔣委員長回鎮南昌，始保無虞。所以江西共匪，實在是腹心之患，共匪一日不清除，則不但充實民力發達國力，皆無從着手，就是禦侮自衛的緊急工作一些也做不到。治標莫急於清除共匪，無論何人都不會有異議的。

以上所說，均就儉電原意補充說明。總而言之，今日救亡圖存之道，首在充實國力，而欲充實國力，舍發達國民之生產力，別無他途。希望全國國民聚精會神，向此做去。儉電的根本意義即在於此；一本中央已定之政策和方針，以處理時局之態度和意向公告國人，并不是新的決定。

二十二年八月七日

（附錄）儉電

今日救國方策，治本莫要於充實國力，治標莫急於清除共匪。蓋國力不振，由於民力不充；民力不充，由於農村破產，工業幼稚，故商業無形凋敝，舍發達國民之生產力，則別無充實國力之道；而匪氛肆虐，患在腹心，赤餓充塞，人淪禽獸，若不剷除，不特人民無安居樂業可言，即一切計劃均受牽掣，乃至捍邊固圉，禦侮自衛，亦皆不能為有效之實施。中央憂慮於此，故集合各軍，悉力進剿，務期於最短期間清除匪禍，拯救人民，同時注重整飭吏治，申明軍紀，使人民

生命財產得所保障，並確定以棉麥借款充農業工業建設之用，絕不移以增加軍費。凡此本標兼治，實爲今日救亡圖存不易之方針。蓋國難至此，中餒者咸自棄，輕心以赴者亦徒以益禍，惟有一面盡其在我，一面確立國家生存之最低限度：凡迭次所宣示不簽訂割讓或承認之條約，必堅守弗渝，倘逾此限度，雖任何犧牲亦所不惜。至於國際正義之同情，固吾人所接受，經濟及技術之援助，亦吾人所需，惟此乃爲國家自存自立之助，絕非引用外力，損及主權，亦非憑藉外資以爲經營之用，尤非藉以縱橫稗闔，重貽東亞及世界之糾紛。吾人深信國內和平，國際安定，爲建國過程中最需要之環境，當以全力謀其實現，此可剴切爲中外告者也。

今日之中國，外患共禍，交相煎迫，舍全國人士精誠團結，一致努力，無以挽救。內部卽有問題，惟當屏除意氣，認清事理，以求解決，對內用兵之說，非惟不忍言，亦不忍聞。數月以來，察省糾紛，卽其一例。中央對於馮委員玉祥在

察省一切舉動，深爲國危懼。然馮委員若能接受以下諸原則：（一）勿擅立各種軍政名義，致使察省脫離中央，妨害統一政令，寢假成爲第二傀儡政府；（二）勿妨害中央防邊計劃，致外強中乾，淪察省爲熱河之續；（三）勿濫收散軍土匪，重勞民力負擔，且爲地方秩序之患；（四）勿引用共匪頭目，煽揚赤餓，貽華北以無窮之禍。以上諸端，中央認爲不僅關係察省存亡，且關係全國安危，萬不能因循遷就。如馮委員果能深體黨國艱危，民生凋敝，自當接受此原則，中央亦必開誠相與，極願共負艱鉅，始終維護也。

要之，今日國難之嚴重如此，共禍之猖獗又如此，吾人惟有忍辱負重，努力和平，實現救亡圖存之根本方策，任何方面，皆不宜橫生枝節，危及根本，中央同人，以此自勉，惟國人共鑒之。汪兆銘蔣中正儉。

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力圖速發力民實光

廖仲愷先生的革命精神

在中央黨部廖先生殉國八週紀念會演講

各位同志：

我們紀念廖仲愷先生殉國的日子，於今是第八次了。自從總理提倡國民革命以來，我們同志，追隨總理，經歷了許多挫折與許多困難；但是無論怎樣的挫折與困難，我們同志心中總還有個把握，這就是因為總理正在指導着，不至於迷失了方向。及至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總理逝世了，我們同志，驟然之間，失去了導師，而這時候，國際環境的惡劣，國內各處軍閥勢力的橫行，都達於極點，即以革命根據地而論，祇限於廣州一隅，陳炯明軍迫近石龍，北江又為江西軍閥所威脅，西江南路又為鄧本殷等所盤據，廣州革命根據地，已在四面包圍之中，而廣州內部又有楊劉等心腹之患。在這時候，革命的形勢，恰如一只遇難破船，失了舵工，飄流在狂風駭浪中一樣。在這時候？誰能料到忽然之間，局面一轉，東江

告捷，國民革命軍壁壘一新，重新奠定了革命的基礎？這就是領導黃埔學生軍的蔣校長和廖黨代表奮勇苦戰的結果。

革命的事業，每一度開展而一度挫折即繼之而起，幾乎是必然的路程。東江告捷之後，楊劉內變了，六月十二日回師廣州，肅清反動，六月二十三日，沙基馬路，無數學生及農工各界人等，又在伏屍流血了。每一度開展，是無數革命同志犧牲的結果，而每一度開展之後，繼之而起的挫折，又需要無數同志的犧牲，以造成第二度開展之結果。在這時候，爲一般同志的中堅，而又站在最前線而領導一般同志？猛向前進，如廖先生者，其一種打破困難之大勇的精神，眞真是時時照耀在我們的面前，令我們不能一刻忘記的。

六月二十三日以後，我們同志本着不屈不撓的精神，於七月一日成立國民政府，以繼續國民革命的事業；這可算是第二度的開展了。而八月二十日廖先生死於賊手，第二度的挫折繼之而起。這種挫折，在國民革命過程中，是無可補償的

損失。然而廖先生身體雖死，精神不死，更造成第三度的開展：再平東江，肅清北江，奠定南路，革命根據地，由廣州一隅，擴充至廣東全省，造成十五年北伐的基礎。

可是第三度開展之後，繼之而起的挫折，又相適而來了。共產黨潛伏在國民黨內，破壞國民革命的陰謀，隨着國民革命的激進，而增加劇烈，直至十六年春間及秋間，寧漢兩處，方纔相繼清黨，而直至現在，共黨餘孽，還在猖獗；此外又遭着空前的國難，東北熱河，相繼淪喪。我們處着今日艱難挫折的地位，回想十四年間艱難挫折的境遇，覺得國民革命的勢力，就數量說，雖然增加，而國民革命所遇着的困難卻更爲嚴重。我們怎樣纔能解除國難，使國民革命進行無阻呢？是一般同志苦心切齒所急求解決的。因此愈覺得廖先生那一種大勇的精神，時時照耀在我們的面前，鼓勵着我們猛向前進。

我們。要。打。破。當。前。的。國。難。必。要。學。着。廖。先。生。的。大。勇。有。此。大。勇。纔。能。在。萬。難。中。

替國民打開一條生路。然廖先生之大勇，從何而來呢？如何養成呢？我們要學着廖先生之大勇，則不可不於此加意，依兄弟愚見，窺測如下：

第一，廖先生的大勇是由廉潔養成的。所謂廉潔，不僅是一般人之所謂操守。一般人之所謂操守，只是個人的廉潔，不是政治上的廉潔；政治上的廉潔，不但要個人有操守，尤其要在制度上着意於組織統系之現代化，民主化，使人人不得不廉潔，使人人雖欲作弊而不能，這纔是政治上真正的廉潔。回想民國元年廖先生任廣東財政廳長，正承着前清時代藩台積弊，廖先生就任之後，能够把這些積弊，一一掃除，以當時袁世凱所統治的區域而與廖先生所在的廣東比較，袁世凱所統治的區域，其財政設施，完全是前清藩台的變相，惟有廖先生在廣東所設立的財政廳，是現代化，民主化，在制度上使人人不能作弊。民國二年，袁世凱暗殺了宋教仁之後，本黨同志想到廣東發動討袁，以討袁軍費商於廖先生，廖先生說，要籌討袁軍費，須在討袁旗幟鮮明之後方纔有辦法，要暗中騰挪，則現

行財政制度是做不到的。其後廖先生去職，討袁軍失敗，龍濟光入據廣州，財政廳還留着四百萬的現款。雖然有些同志，笑廖先生，何以將此巨款，留給龍濟光；但廖先生在財政上確立現代化民主化的精神卻於此顯出來了。民國二年以後，廣東財政一場糊塗，直至民國十四年，廖先生任財政廳長，財政部長，纔把廣東財政，從新整理。可惜七月一日廖先生復任財政當局，而八月二十日就給人暗算了。然而廖先生於這一個月又二十日之短短期間，已能够使廣東的財政，統一起來，使國民革命軍軍需獨立起來，這是十五年北伐的最大基礎。廖先生在財政上何以得此成績呢？在於樹立廉潔的制度。廖先生在革命困難當中，何以能有此大勇呢？也在於樹立廉潔的制度。有了廉潔的制度，不但自己廉潔，而且能使人廉潔。在財政上，固然因此整理，而在精神上，革命的勇氣，也因此養成。有人說道，儘有些貪污份子，而能勇敢做事的；這或者有之；但這只是血氣之勇，決不是義理之勇。血氣之勇，可有貪污份子在內，而義理之勇則非廉潔不能養成；血

氣之勇是不能持久的，而且使貪使詐，一時雖然有效，卻是流弊無窮，惟有義理之勇方纔能持久而無弊。須知道，革命事業是有無窮艱難挫折的，如果沒有義理之勇，如何能支持下去。廖先生所以能在革命極困難的一段過程中，做出事業，是因爲他有義理之勇，而義理之勇，發源於他的廉潔。

第二，廖先生的大勇，是由勤學養成的。廖先生平時的勤學，不能盡述，在他將殉國一二年間，他在中央黨部任執行委員，在黃埔軍官學校任黨代表，在國民政府任財政部長，在廣東省政府任財政廳長，事情忙極了，一天到夜，工作常常十幾點鐘，但他有一定的讀書功課，就是臨睡之前，必先看一點鐘書，方纔就寢。本來到了晚上十一二點鐘，工作疲勞，需要休息，但他以爲讀這一點鐘書，是較之先休息一點鐘，尤爲重要，決不肯偷懶，日日如此，則一個月裏頭至少可以專精閱覽三幾種專門著作，及涉獵各種新出書籍了。這於他的辦事，是極有關係的。須知道對於一件複雜的事情，如果沒有真知灼見，是不能處理的，而沒有

知識，是無從眞知灼見。知識雖靠經驗，尤其靠學問，由學問而得知識，本知識以處理政事，無所搖惑，敢於進行。這種勇氣可以叫做知識之勇。我以為處理事件，知識之勇較之感情之勇，尤爲重要。感情之勇，往往流於盲幹，知識之勇，方纔是有謀有斷，可以事無不成。所以我說廖先生的大勇，是由勤學養成的。關於此點，廖先生眞可說是總理的信徒。兄弟追隨總理二十餘年，每一次革命事業失敗之後，有些同志們感覺無聊，或者尋些消遣，而總理於這時候，卻用閒暇時間，專精學業，水利計劃，鐵道計劃，以至都城要塞，種種計劃，都是他理想中中華民國的模型，每有所得，賞心娛目，視爲絕大之消遣。朱執信先生也是如此的。本來革命事業，複雜非常，決不是單純的見解，可以担任處理。江浙間有句俗話『做到老，學到老』，眞是十分簡當。一面做，一面學，一面學，一面做，不但擔當革命應該如此，謀革命的進步也應該如此。無感情之勇，則無活動，無知識之勇，則活動的方向不能準確。廖先生所以能在革命極困難的一般過程中做

出事業，留給後人，是因為他富於知識之勇，而知識之勇，發源於他的勤學。

民國十四年間革命的困難，廖先生以其大勇給我們解除了；今日的困難，我們惟有本廖先生大勇的精神，繼續做去，而大勇的養成，由於廉潔與勤學。這是兄弟一種窺測，於紀念廖先生殉國的時候，貢獻於我們同志。

二十二年八月二十日

經濟政策要爲全民族利益着想

在國府紀念週演講

這一週間的事情，關於政治方面，如華北戰區接收問題，察哈爾問題，新疆問題，可以簡略報告；關於黃河水災及棉麥問題，打算稍爲詳細些說幾句。

北平政務委員會委員長黃郛最近先後到牯嶺南京，據黃委員長的報告，華北戰區經已接收完竣，此後的努力則爲華北政治軍事之整理，當依中央已定之方針進行。察哈爾問題，馮委員已接受中央的意旨，離察到泰安，由原任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回任，所有雜軍，正在處理之中。至於新疆問題，政府明令任命劉文龍盛世才之後，地方政務，雖然負責有人，然屬於中央政務者，則尙待處理。新疆位於邊地，外交尤爲重要，黃宣慰使回京報告之後，中央即認爲有選派大員續赴新疆之必要，當時曾擬請考試院戴院長前往，後來戴院長因身體未好，不便遠行，

故最後決定由羅部長前往，一切進行，自必依照一向的方針，於此亦不必細說。

如今先說黃河水災。本年七月間，長江上游水漲，政府恐民國二十年之水災將重見於今日，成立揚子江防汛委員會，負防汛工作之專責，因爲二十年修堤堅固，防汛委員會又能緊張工作，所以江西安徽雖然有幾處決口，卒經防止，不致成災。誰知長江水患稍可安心的時候，黃河又告急了，現在蘇北形勢雖已稍緩，山東方面，仍極嚴重。政府前此已設立黃河水利委員會，最近並決定暫歸行政院指揮，俾與黃河沿岸各省政府切實聯絡，救災治河。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李儀祉尚在病中，現由副委員長王應楡負責。政府原定撥長江防汛委員會六十萬元，財政部交過十萬元，今長江危險期已過，故將所餘的五十萬元，及所剩的麻包，一併撥交黃河水利委員會，爲救災之用，並着手於黃河水利之全盤計劃。須知道，黃河水利問題，不僅在於救災，而尤在於治河。黃河水利，關係華北各省農工商業至大，救災只是應急之舉，治河纔是永久之圖。華北各省，一旱則赤地千里

，一雨卽盡成澤國，都是河道不治所致。此外還有人爲的原因，如滑縣等處，土匪之決隄以防官軍，民團之決隄以禦土匪，皆爲無知之尤，蓋決堤決水，受害者不僅土匪，百姓悉被其害。所以治水技術方面的工作，固然要責成黃河水利委員負責，至於沿河的治安，則不能不責成各省政府與各省人民協力維持了。總之，黃河水利，不僅是黃河一條河的本身問題，實在是整個黃河流域的問題，也不僅是水災旱災等急切問題，實在是華北農工商業的根本問題，所以黃河水利委員會所負的責任，不僅是救災的治標工作，最重要的還是治河的根本計劃。

其次說到棉麥。兄弟在過去幾次紀念週報告，會根據海關統計，指出每年棉麥入口總額價值達三萬萬餘元，此次棉麥借款，不過由用現款買進來，變爲由信用賒進來，如此辦法，用得其當，一來金融上可以使本國經濟易於周轉，二來數量上又不致使國內的棉麥有停滯之虞，當然可以說是有利無害的。

但如何纔能够使借來的棉麥，用得其當呢？這就不能不施行糧食統制了。於

此有一先決問題，政府對於農工商業，施行保護，在政治軍事方面，固然政府應負全責，不能諉卸於人民，而在經濟方面，則政府不宜獨斷獨行，必須與社會人民互相了解，通力合作。例如軍事上約束軍隊，使之不擾民，政治上勵行廉潔，使之不害民，人民之生命財產自由，在法律上有切實的保障，而後纔能安居樂業，這是政府應負全責，不能諉卸於人民的。至於經濟方面，如糧食統制，此與民食及農業商業，以及財政金融，都有密切關係，政府必須深知人民的需要，而且人民的需要，因其地域及其職業之不同，而狀態互殊，甚或利害衝突，政府既當知其各個的需要，又當爲之一一調劑，歸於相安，方纔能得到糧食統制的妥善辦法，而施行有利。若祇由政府單方面去做，不能周知民隱，則雖有利民之心，或反致成害民之政。例如食糧收買及食糧定價，卽其一端。政府必須與人民合作，必須與各方面的人民團體合作，斟酌利害，定出辦法，並須由各方面的人民團體監督其實行，然後纔可以有利而無害。所以糧食統制對於目前使國內產麥不受外

麥進口之影響，而致停滯，固然十分重要，而舉辦糧食統制，其根本原則非政府與人民互信合作不可。

有人說道，內地交通不利便，社會組織不嚴密，糧食統制，談何容易。統制之活潑進行，有待於交通之發達，這是無可疑義的；然在中國今日，惟其交通不便利，社會組織不嚴密，所以糧食統制，尤爲必要。須知道，凡百事業都是由需要壓逼而來的。以中國之大，道路之少，都市對農村發展之日趨畸形，遂使一方面有穀賤傷農之區，一方面有糶糠充饑之地，甚至有些地方，米麥堆積，竟要火燒，有些地方，只有樹皮草根，雖欲求糶糠而不可得。這都是需供不均所致，故欲謀救濟，必先求調劑，欲求調劑，必先行統制。需供之所以不得均衡，交通不發達誠爲主因之一，但我們決不能坐待交通發達，以求需供之均衡，我們當因應事實上的需要，促成交通事業之發展，以求糧食統制之活潑進行。

中國今日受經濟崩潰之影響的，不祇是農民，實則全國工商業者亦都在繼續

破產之中。試一檢閱統計數字，則中國經濟破產之慘狀，觸目皆是。中國出口，以絲、茶，大豆為大宗，近年以來，絲茶銳減，自東三省失後，大豆一項，亦幾於全失了。入口大部分為棉貨，棉紗，米麥，麵粉，木材。中國本稱以農立國，而農產品尚有賴於外國之輸入，其他不必說了。

據海關報告，三十年來，對外貿易之趨勢，有如下表：

出入口比較表（單位百萬海關兩）

年 度	入 口	出 口	入 超
民國前十年	三一五	二一四	一〇一
民國前五年	四一六	二六四	一五二
民國 元年	四七三	三七〇	一〇三
六年	五四九	四六二	八七
十一年	九四五	六五四	二九一

十六年	一，〇一二	九一八	九四
十七年	一，一九五	九九一	二〇四
十八年	一，二六五	一，〇一五	二五〇
十九年	一，三〇九	八九四	四一四
二十年	一，四三三	九〇九	五二四
二十一年	一，〇四九	四九二	五五六

觀上表，三十年間，入超之數目，至為駭人，中間民國六年，因歐戰關係，民國十六年因中國革命高潮，入超較低，然民國二十年進口十四萬萬兩，出口九萬萬兩，比對入超五萬萬兩。民國二十一年便更壞了，是年進口十萬萬兩，出口不及五萬萬兩，而入超在五萬萬兩以上。入超額比出口總額還大，又何怪農村崩潰，民窮財盡，工商業者長吁短嘆呢。以入超與庚子賠款比較，則入超額比庚子賠款更大，如此下去，年年入超，即不啻年年賠款，年年從全國人民身上，榨出

無量的鮮血，流諸國外。我們說國難，實則經濟上的國難，比一切還要厲害，比一切還要慘痛。這樣說來，則棉麥借款，不過是經濟國難中的一個問題而已。如果國民經濟，有了發展，需要供給，有了統制，農工商業，有了調劑，一般經濟問題解決，棉麥也不成問題了。

於此，我們還有知道，所謂統制調劑，不只是爲一部份人的利益着想，而是要爲全民族的利益着想。我們對於農民工人的利益，固然要保護，對於工商業者

的利益，也要保護。因爲中國工商業者，在經濟恐慌狂潮之中，在國際資本主義壓迫之下，他的力量，實在太微弱了，他的企業方法，實在太幼稚了，如果不予以保護，是萬萬不能與此狂潮對抗的。所以在實施統制經濟之中，我們要顧全全民族的利益，一方面要保護農民工人，一方也要保護工商業者。總理實業計劃，凡事之屬於全國性質者，由政府經營，其屬於私人性質者，由私人經營，兄弟現在所說，也就是這個意思。

兄弟最近幾次報告，第一句說充實民力，第二句也說充實民力，有人說道，這是迂遠之論，其實這是哀痛迫切之呼籲，祇須一望海關統計數字，便可覺得了。總而言之，解除國難，還是充實民力一句老話，民力充實而後國力纔可以振興。充實民力之道，固然要保護農工工人的利益，同時要保護工商業者的利益，如此纔是全民族的利益；固然要統制公的經濟，同時要發達私的經濟，如此纔是個國家的經濟政策，這絕不是模稜兩可之談。中國之大患：一是無錢，一是有錢而不能善用，這於此次棉麥借款，可以見得最爲顯明，是我們所當深切注意的。

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想着益利族民全爲要策政濟經

改革公文處理之必要

在行政院紀念週演講

在未報告之前，有先要聲明的一件事：兄弟每次在中央黨部，在國民政府，在行政院紀念週，所作報告，或由自己手錄，或由同志筆記，經本人校閱修正，然後交中央通訊社發表，星期一曰所作報告，星期二曰便可以在報上刊出，這種稿件是兄弟所當負責的。但京中夜報往往根據別的記錄，未經兄弟校正，即自發表，往往與原意不符；而各通訊社因其發表在前，據以傳播於國內外，以訛傳訛，雖然第二日發表原稿，可作更正，而先一日的訛傳，已足以引起不少無謂的誤會。如今特再鄭重聲明一句，對於一切未經本人校閱修正的記錄，兄弟概不負責。

今天所要報告的，有兩件事：

第一是外交方針問題。

關於外交方針，是由中央決定的，外交部不過執行中央所決定之方針而已。中央所決定之方針，曾於檢電偕同蔣委員長有所申述，其最要的意義，是舉國民要沈痛的自己認明，現時中國是處於積弱的地位，不但積弱，同時更處於被侵害的地位，這種地位，在中國是空前的國難。十九世紀以來，世界上的國家民族，遇着這樣國難的，也不一而足，有些便覆亡了，有些還能掙扎至於今日。國難的形態，各個國家民族所遭遇的，未必盡同，其應付國難的方法，也不必盡同；然有其相同的，便是認清了自己所處的地位，以求自救自存，用不着張皇，也用不着憤激。例如普法戰後的法國，歐洲大戰後的德國，便是榜樣。法國當時的名言，是『時時放在心裏，却不要放在口裏』；德國更是忍氣吞聲，埋頭苦幹，直到如今，還是這樣。我會聽見人說，『我們練好三千架飛機，定能復仇』，這真是廢話。你如今有三千架飛機沒有呢？人家許你從容練好三千架飛機麼？你從容練好三千架飛機的時候，人家已練好四千架五千架又怎樣呢？以上三個問題，如

果不能解答，則這些廢話，以不說爲宜。古人會說，『有謀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我還不是這個意思，因爲我們只求自救自存，不是什麼謀人，也許連自救自存都沒時間與機會可以做到，只是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便了。謀人固談不到，至於與人拉攏，求人援助，那更談不到。我從前會說，『沒有相當的國力，不但不能與人言抵抗，也不能與人言親善』，換句話說，『能自存始能共存，不能自存，則不能共存』。如今有些人說什麼親甲派，又有些人說什麼親乙派，其爲廢話，較前尤甚。這一方面的拉攏尙未奏效，而他一方面的衝突早已見功了。如果我們能認清了目前所處的地位，決不會走此險著。須知我們目前所處的地位，如大病臨危，除了對症下藥之外，一切飲食，只能清淡，若驟然滋補，不但無益病體，反致促其死亡。與人拉攏，求人援助，便是病勢未減，而妄進補品，危險孰過於此。所以我們今日，外交方針與內政方針完全一致，第一句是發展民力，發展人民之生產能力，第二句是發展民力，發展人民之生產能力。不過

發展的目的在於自救自存，所以那些是當務之急，那些是不急之務，不能不有詳細審慎的分別抉擇，這是我們所當注意的。

第二是行政院關於改革公文處理之經過。

關於處理公文，兄弟覺得過去積弊，對於行政效率上之影響甚大，故於六月二十日在行政院會議席上，提出召開審查會議，計劃改革，參加審查者，為行政院祕書處政務處及各部會，共十四個機關，歷時兩個多月，開會凡五次，各審查人員均能不辭勞苦，且於酷暑之下照常努力，繼續研究，卒於前星期二日完成初步工作，這實在是兄弟所感佩的。

過去處理公文的手續，何以要改革呢？因為行政是專門技術之一種，行政最重效率；而欲增進效率，則必須使行政現代化，合理化；這自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然我們今日，欲求政治能負起新時代之新使命，則首先要注意於行政上之各種改革，公文處理，即其一端。

過去處理公文手續之第一個弊病是『遲』。其所以遲慢的原故，因為辦事的人歡喜把公文長期旅行。長期旅行，又可分爲兩種：其一是兜圈子，由甲機關送至乙機關，由乙機關送至丙機關，由丙機關送至丁機關，依舊由丁機關送回甲機關，這樣兜圈子的旅行，是毫無意義的，其原故在各機關遇事推宕，以致成此現象；其二是沿途逗留，一件公事送至甲機關，隨意耽擱幾天，轉送至乙丙丁各機關，亦復如此，本來一兩日可以解決的事，往往耽擱至一兩星期或一兩個月，其原故在各機關遇着不能推宕的公事，仍然不肯負責即刻去辦，以致成此現象；而所以弄成此兩種現象的原故，全因為公文處理的方法不能合理，所以不肯辦事的樂得不辦事，而肯辦事的反致不能辦事。兄弟最先的感覺，是有一次會議席上，想起一件交各部審查的公事，久未具覆，問起原因，原來那件公事因爲性質上須交有關係的甲乙丙三部會同審查，而這件公文，由行政院發到三部的時候，經過科員科長秘書參事之手以至於次長部長，須若干日，三部派出審查員，又須若干

目，審查員審查結果，報告該管長官，又須若干日，三部會稿具覆行政院，又須若干日，這已經够兩三星期的了。假使從科員起隨意耽擱，那更多花日子了。假使三部之中；有一部不能如期派出審查員，那更多花日子了。假使審查員還要各自請示該管長官，那更多花日子了。如是由兩三星期以至兩三個月，毫不爲奇。我們發覺這種長期旅行的辦法，會把萬事墮壞於無形，所以即時改革。例如星期二院議，將某公事交給甲乙丙三部會同審查，同時派本院祕書處政務人員參加，限於本星期五在院開審查會，各審查員先期取得該管長官意旨，出席審查，意見相同，即時可以得審查結果，於下星期二報告院議，於是審查案件一星期內便可完畢了。有時審查意見不能盡同，則定期再開第二次審查會，那怕再開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都是有進行的，有意義的，與無進行無意義的長期旅行不同。我們改革了這一件公事之後，進而改革其他一切類似之公事。總之，變遲爲快，而其方法不是輕率了事，而是負責進行，因爲負責進行，則兜圈子沿途逗留等等惡

習，可以除去，而公文也不致叫長期旅行的苦了。這是改革處理公文手續之第一點。

過去處理公文手續的第二個弊病是「複」。有許多不必覆的公文，因為沒有不覆的標準，於是照例的覆來覆去，除了替紙店擴張銷路，沒有其他意義。如今定了不覆公文的標準，便省去許多時間和物力了。

改革處理公文手續之第三點是採用標點。關於此點，有些人以為不必要，不知道無標點則句讀不明，批核既感困難，閱讀更易錯誤，會議席上閱讀文件，往往因句讀不明，讀者不知所以，聽者莫名其妙。採用標點，雖然起稿的人，手續較繁，而核閱公文之數十人，其所節省之時間實大，不但可使公文易於批閱，有時還可以免除許多不必發生之錯誤。記得有一段故事：一個兒子，寄了八個月餅，給他父親，信上寫着，『寄上月餅八個父親收用』，因為沒有標點，本來是『寄上月餅八個，父親收用』的，他的父親讀作『寄上月餅，八個父親收用』，於

是懷疑起來，想道，「八個父親，我是一個，其他七個那裏去找呢」。這固然是笑話。但司法訴訟案件上，居然有類此笑話的實事：從前有一個人家，兒子死了之後，遣他媳婦歸甯，立了一條字樣道，「准你回家嫁不得回來服侍我翁姑」，本來是「准你回家嫁，不得回來服侍我翁姑」的，後來發生糾紛，讀做「准你回家，嫁不得，回來服侍我翁姑」，意思便完全相反了。這都是不用標點之弊。這雖然不是常有的事情，然由此已可見標點之重要了。

第四點是公文檢查。公文固然怕「遲」，同時也怕「漏」，此次改革，有嚴密之檢查規定，使公文不致有「遲」與「漏」之弊。

第五點是檔案整理。因為從前處理檔案的法子不好，致使負責長官，對於案情內容，往往疏忽，無從查考；如今規定，有總檢查卡片之設置，如新式圖書目錄的辦法，使最高級長官，隨時檢查，便可以知道全部之內容，并定整理方法，使檢查便利，一索可得。

以上五端，可以說是這次處理公文改革的幾個要點，至於詳細條目，經已擬定規程，曾參加此次審查會議的，當能爲同僚諸君一一詳述，兄弟今天不過略舉一二，以促諸君之注意而已。這次改革只是處理手續範圍，而且只是一個起端，至於公文程式之根本改造，則尚須繼續注意，以求達到最後之目的，這又是兄弟所希望於本院同僚諸君與各部會全體官員的。

末了，還有一點是兄弟所希望於同僚的，剛纔所說將公文來長期旅行，是各級職員間通常易有的毛病，可是除了這件毛病之外，還有一件更大的毛病，便是將公文來永遠監禁。這件毛病，惟有長官乃有此威權。本來長官對於一件公事，可以可決，可以否決，可以修正，可以審查，這些都是有進行的；惟有不可不否，不加修正，不付審查，而將他塞在公事檯中的抽屜裏頭，那就是沒進行了，那公文便被監禁起來了。這種監禁，少則幾星期，多則幾個月，或竟至無期，所以說是永遠監禁。這種永遠監禁，是無進行的。兄弟對於公事，有一個信念，是進

行，進行有善有惡，不進行似乎無善無惡，然萬事墮壞於無形，可以說純然是惡，是萬萬要不得的。兄弟要求各位同僚，如果兄弟有將公文監禁起來的時候，各位同僚，必須對兄弟提出抗議。長官雖然有威權，但他的威權，只能用於可決。否決。修正。審查。等等進行的意義上，不能用於不進行的意義上。兄弟自己痛心疾首的，要除去這樣積弊，兄弟因此誠心誠意，求各位同僚共同除去這些積弊。這些積弊，各機關均有，是長官的罪惡，不是屬員的罪惡，但是屬員如肯不斷的提出抗議，則長至官少也可少犯些罪惡了。這是兄弟末了所希望於各位同僚的。

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最近幾個重要事件

在行政院紀念週演講

今天兄弟所要說的是這一週間所發生的幾件重要事情，這幾件事情都是各別的，所以只好每一件做一段，各別來說：

(一) 關於華北停戰協定

首先要說的是關於外交上的一件事情。我們看見七月六日胡漢民先生在香港發表一段談話，南京上海的報紙沒有發表，但從香港的報紙可以看得到。胡先生這段談話，集中攻擊華北停戰協定，集中攻擊蔣委員長，說兄弟曾因反對停戰協定而辭職，後來蔣委員長挽留，纔把辭意打銷。兄弟對於胡先生的談話，向來不願多所批評，但這一段談話所涉及的，關係很大，不能不公開說幾句話：不但兄弟并未曾因反對停戰協定而辭職，而且華北停戰係兄弟自動的主張，六月一日由

九江回南京曾在各報發表過一段談話，這是在楚有艦上兄弟所親自起草的，二日再用行政院長名義發表一個通電，對於華北停戰經過情形詳細說明，不能說不是兄弟負責，更不能把這個責任推到別人的身上，所謂因反對停戰協定而辭職，更是沒有其事。關於此點，兄弟曾有過電報給陳濟棠，李宗仁，陳銘樞，蔣光鼐，白崇禧諸公，說明是兄弟自己的主張，至於是非功罪，自有待於國民悠久的判斷，而責任却不可不明。

(二) 關於棉麥借款問題

對於此次棉麥借款，西南方面，極力反對，其所持的理由，則為穀賤傷農，以為棉麥借到之後，本國的農產物將受很大的打擊。關於此點，兄弟於上星期一在國府紀念週報告，已說明了，只要把海關統計的數目字一查，就可以明白。西南方面諸人并未考核海關統計，便妄加反對，所以兄弟今天覺得有將這海關統計的數目字提出說明之必要。如果根據海關的統計，現在並沒有外棉外麥入口，而

貿貿然借入大批棉麥，當然會弄到穀賤傷農；反之，如果現在不待於借，已有外棉外麥入口，則西南方面所持穀賤傷農的理由便沒有根據了。然則海關統計所指示給我們的，究竟如何呢？查海關公佈民國二十一年棉麥進口統計，有如下表：

民國二十一年棉麥進口統計：

(一) 棉花

入口總數三，七一二，八五六担

價值國幣一萬八千三百四十萬〇八千三百元

進口第一位美國三，一〇二，三五一担（即約佔總數百份之八十）

進口第二位印度四二六，〇一四担（即約佔總數百份之十二）

進口第三位日本八八，九三四担（即約佔總數百份之三）

(二) 麥粉

入口總數六，六三六，六五八担

價值國幣五千四百二十萬〇二千三百一十五元

進口第一位美國三，九一六，一三九担（即約佔總數百份之六十）

進口第二位日本一，九九四，八〇四担（即約佔總數百份之三十）

（三）小麥

入口總數一五，〇八四，七二〇担

價值國幣七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十六元

進口第一位澳洲九，二三〇，三九〇担（即約佔總數百份之六十）

進口第二位美國二，九九三，五三一担（即約佔總數百份之二十）

進口第三位加拿大二，七三四，七六〇担（即約佔總數百份之十八）

（一）全年棉麥粉小麥進口共值三萬一千五百七十五萬四千三百五十七元

（二）全年棉麥粉小麥由美國進口共值一萬九千六百九十五萬零六元

由這些統計的數目字一項一項查出來，就可以知道每年中國要拿多少錢到外國去買棉買麥，以及每年由美國輸入多少棉麥。根據上列民國廿一年統計數目，清清楚楚的每年要拿三萬萬元到外國去買棉麥，而其中差不多價值二萬萬元之棉麥仰給於美國，是不是中國不需要呢？所以這一次的棉麥借款，不過因為每年都要拿三萬萬元到外國去買棉麥，今年則不拿現款去買，先借一批回來，然後慢慢來還罷了，由此可見西南之反對，并不根據事實，并未詳加考慮，只是隨隨便便拿來做攻擊別人的藉口的。至於以中國土地之大，何以所需要的農產品每年還要仰給於外國，兄弟上次已在國府紀念週說明了。這是農業建設的根本問題。我們要積極提高農業的生產力，養成農民的道德心，他如工商業之改進，交通之發達，在在與農業建設有極大之關係，亦為今日之要圖。我們今日必須在這些地方積極努力，使全國的農業建設起來，以後纔不致於每年再拿大量的現款去買外國的農產品，不此之圖，徒然抹殺事實，發為穀賤傷農之論，這是不對的。

至於所借之款，拿來做什麼用呢？行政院立法院和中央政治會議的全人都是抱着一樣的意見：決不用於內戰，也不用於軍費和政費，要專為建設之用，尤其是大部份要用於農業建設上面。我們覺得非發達農業生產不能充實國力，非充實國力不能救國，所以希望行政院同人都集中注意力於此，更希望政府同人都集中注意力於此，尤其希望全體國民也都集中注意力於此。古語說，「每飯不忘」，這四個字真可以做我們今日對於農業建設自勵自勉的口號。如果每一個人每一頓飯，都想一想他所食的米麥是從那裏來的，那就够使我們警惕了。我們所食的米麥，所需要的農產品，自然是從農村中來，如今本國農村所出產的不够我們的用，或因交通不便需供不均，即使有亦不為我們所用，以致每年却大量的要靠外國輸入，情形若此，是不是使我們每飯不忘呢？

借款的用途與保管，現在中央政治會議正在詳細研究，具體辦法雖未能一一發表，但原則已定，只用於建設，不用於內戰，這是堅確不移的。

(三) 關於最近新疆事變

關於新疆事變，各位看見蔣委員長和兄弟給劉文龍盛世才的電報，已經說明，前半的變亂是由金樹仁所激成，後半的變亂是由馬仲英所擴大的，這一點，大家都已明白了。於此或不免發生一個疑問，爲什麼不早些發表劉文龍爲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爲新疆邊防督辦，省得他們多所疑忌以致釀成別的變故呢？關於此點，兄弟想補充說幾句。要知道，新疆事變不是金樹仁趕走了，馬仲英打敗了，便算了事，亂平之後，還有幾件根本的善後工作，是要切實去做的。應該交給誰去負新疆善後的責任呢？就要看誰能够做到這幾件事。政府對於劉文龍盛世才，不一定說不要他，也不一定說要他，要看他對於這幾件事，肯做不肯做，能做不能做。這幾件是什麼事情呢？第一件是外交要統一於中央。外交權是屬於中央政府的，地方政府絕對沒有擅自對外交涉的權，單一國如此，就是聯邦國也何嘗不如此。聯邦國家，外交權完全握於中央政府，各邦絕對不能對外交涉。中國是

單一國，外交權自然當在中央，尤其是邊省，最爲重要，決不能擅自對外交涉。須知道東三省之亡，就是亡於此，因爲東三省擅自對日對俄交涉，遂致陷於今日的悲慘境遇，不能挽救。新疆邊隣俄國，對外形勢，極爲重要，楊增新時代，金樹仁時代，其最大的錯誤，就是擅自對俄交涉，黃宣慰使抵新之後，發覺金樹仁會與俄國擅訂通商協定，與楊增新一誤國。所以今後外交權，要絕對歸於中央，各省不能擅自對外交涉，邊地諸省如新疆等，尤其不能擅自對外交涉。第二件，軍事要統一於中央。因爲軍事不統一於中央，統兵的負隅自固，便可以爲所欲爲了。第三件是民族要平等，宗教要自由。新疆是多民族雜處的地方，民族宗教都很複雜。民族上有漢人，有漢回，有纏回，宗教上，有信仰回教的，有信仰佛教的，也有沒有宗教的。所以在民族上一定要使之平等，在宗教上一定要使之自由。所謂自由，人人要尊重自己的自由，同時要尊重他人的自由。信回教的要尊重回教，同時不侵犯佛教，信佛教的要尊重佛教，同時不侵犯回教。有些人不明

白自由的真義，以爲回只說回，對於佛教可以不放在眼裏，佛只說佛，對於回教可以不放在眼裏，這是不對的。至於新疆各民族，習慣各有不同，言語各有不同，文字各有不同，風俗各有不同，這些應聽其各有自由，而政治上之權利義務則要一律平等。我們今日要根據這個原則處理新疆，只是宗教自由而政治不平等是不對的，只是政治平等而宗教不自由，也是不對的。至於其他政治財政諸端，所要改造的，和其他各省相同，不必說了。以上所說，第一件外交要統一於中央，第二件軍事要統一於中央，第三件宗教要自由，民族要平等，是新疆善後的三大原則，誰能奉行這三大原則就把責任交給他。如果劉文龍盛世才能够奉行，我們便交給他們，否則便交給別一個。中央對於用人當以能否推行政策爲標準，不當以現有力量爲標準，力量是要有的，而尤其重要的是以力量爲推行政策之用。我們對於新亂平靖，自然很高興，但是亂平之後，新疆善後的三個根本問題，尤爲重要。如果這三個根本問題做不到，則將來的新疆又必爲東北之續。希望大家於

此注意。簡單一句話，我們所問的是政策，只是對事，不是對人。

(四) 關於四川剿匪問題

行政院呈請國府任命劉湘爲四川剿匪總司令的命令，大家想已看到了。所以要設剿匪總司令，是因爲最近共黨入川滋擾，形勢嚴重，不能不統一軍事，以資應付。四川軍隊之不統一，歷史很長，完全由一種防區制度所造成。各人有各人的防區，各人在所估據的防區之內，橫征暴斂，以人民的脂膏，爲擁兵自衛之資，以所養的兵，爲爭雄競長之用；因此四川的軍隊一天一天的增多，彼此的利害衝突也一天一天的加甚，正如歐戰前歐洲各國之所謂武裝和平，大家既競爭擴充軍備，戰事便隨時有爆發之可能。今日四川軍隊，統計四五十萬，所征錢糧，直至民國五十六年，如此而欲內戰不起，共匪不亂，有什麼辦法呢？所以今日必須先把軍權統一，然後纔能够廢止內戰，剿滅共匪。至於政治財政諸端，也要次第統一，自不待言。總之，治理四川，第一着手首要息爭，如果因此而有人引起

內亂，中央自必予以斷然之處置，不容忽視的。

二十二年九月十日

最近幾個重要事件

所謂土地政策

在國府紀念週演講

各位同志：

政府施政的方針，是大家所知道的，治標要清除共匪，治本要生產建設，如今正是內憂外患交迫的時候，我們不避艱苦，照此方針，努力前進；於此期間，忽然有福建之變，政府施政的方針，固然不會因此而發生動搖，然因此而受種種牽掣，未能活潑進行，則在所不免，實在是一件十分痛心的事。他們爲要傾覆中央，不惜與共匪聯合，不惜拋棄中國國民黨，連中華民國也不要。他們還說懸掛總理遺像，恭讀總理遺囑，是一種宗教儀式，尤可痛心。須知道我們今日，集合同志，以同一之信仰，抱同一之目的，爲同一之行動，在總理遺像之前，恭讀總理遺囑，決非宗教儀式可比。讀過春秋左傳的人，都會記得，吳王夫差，爲要報越王殺父之仇，使人立於庭，每遇出入，輒向之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

乎？對曰，『唯，不敢忘』！如是者三年，似乎繁複極了，嚙嚙極了，其實不是繁複，不是嚙嚙。夫差所刻刻不敢忘的，是報父之仇，惟其如此，所以心裏這樣想着，便要耳朵裏這樣聽着，眼睛裏這樣看着，口裏這樣說着，使行動上必能這樣做着，他有了這樣的目的，有了這樣的決心，纔要時時刻刻的提着自己的注意，雖然每次出庭，聽的說的，都是這一句，三年之內，至少有幾萬次，但一些不覺得繁複，也一些不覺得嚙嚙，卒能於三年之間，報父之仇。到了父仇既報，這種問答，便取銷了，於是西施來了，一切荒淫無度的習慣，也都染上了，勵精圖治的精神，完全消失了；越王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努力，卒使夫差亦隨其父而俱逝了。自從總理死後，表面上雖已完成中國的統一，然主義政策之實現，究有幾何？所謂統一，也就只能說是黨的名義統一了中國，絕不是黨的主義統一了中國。每個星期，只有一天恭讀總理遺囑默念總理生前爲中國而奮鬥的經過，遠不如吳王夫差當日時時刻刻提心在口，就算開兩三次會，每次恭讀總理遺囑，也

遠不如夫差當日。夫差只爲殺父之仇，刻骨銘心，不敢或忘，尙且如此，在我們負有歷史的重大使命，負有完成國民革命的重大任務，負有求中華民族自由平等的重大責任，更應如何，不用說了。所以舉行紀念週，恭讀遺囑，與其說是宗教儀式，不如說是由於革命的決心，本於革命的人格，不忘革命的目的，而以至誠奉行的。我們感於內憂外患之交迫，感於共匪未平叛亂未已，我們每次會議，每次紀念週，每次恭讀總理遺囑，更覺得有實行總理遺教之必要，更覺得有本着遺教，努力前進的勇氣。

以上僅就他們攻擊恭讀遺囑爲宗教儀式而言，其實他們所攻擊的，何止儀式，他們根本上早已不要主義了。

爲他們辯護者，說他們要『實行土地政策』。『實行土地政策』自然是一句頗能煽動的口號，不過我們所注意的，不是空空洞洞的口號，而在於一個口號對現社會的實際情形所包含的內容，及其所引起的結果。

提倡土地政策，最早的莫過於總理，觀察社會經濟狀況，最透澈的亦莫過於總理。總理在民生主義中，對耕者有其田之主張，說得至爲明顯，亦至爲詳盡。從總理遺教，可以知道總理對於政治，主張用革命手段，對於經濟，則主張用和平方法，漸進步驟；因爲總理看透了中國今日社會經濟的情形，經濟改造的條件，尙未具備，操之過急，行之過激，只有使其搖動，促其崩潰；惟以和平方法，漸進步驟，使各種條件一一具備，纔能使社會經濟問題一一解決，纔能使現社會由舊的經濟制度演進而爲新的經濟制度。政治是突變的，經濟是漸進的，這是任何社會科學家所不能否認的原理；如果硬要以生吞活剝的方法行之，則只有促全社會的總崩潰。這種痛苦經驗，十六年間在兩湖，十七年以後在江西，彰明較著。共產黨在兩湖以生吞活剝的手段，倡議其所謂土地政策，其結果殺人放火，社會不寧，使武漢向志不得不決心分共。共產黨在江西以生吞活剝的手段，實行其所謂土地政策，其結果赤地千里，民不聊生，使今日負軍政責任的同志，不得不

悉力剿共。不料當日在南京提倡清黨的，如今竟置前事於遺忘，反與共黨聯合了；當日在武漢身受痛苦決心分共的，如今竟自甘暴棄，認賊爲友了；當日深入匪區，親歷其境的，如今竟爲個人私圖，不惜使福建匪區化了；撫今追昔，真不勝其悲痛。何以說共產黨生吞活剝強行土地政策，只有促全社會總崩潰呢？因爲其實行必出於屠殺，始則煽惑貧農爲奪取土地而屠殺地主，繼則驅使貧農，互爭土地，而自相屠殺。彼等假借法俄大革命，以爲辯護，殊不知法俄革命的時候，被害人數，雖無精確統計，而據克魯泡特金所著法國大革命史，則自一七九三年十月十七日革命法庭成立日起，至一七九四年六月十一日止，十四個月間，被殺者二千六百零七人，由一七九四年六月十一日至同年七月二十七日，僅一個月又十六日之間，被同一法庭處死者，有一千〇五一人，其最值得注意者，則被殺人中，有爵位有財產者，僅僅五分之一，其餘都是窮人。俄國大革命，亦大抵如此。中國今日土地集中之情形，遠不如法俄當日，更無法俄當日的貴族地主，法俄當

日以極少數的貴族，霸佔極多量的土地，除了剝削農民勞力，以奉供一人之外，只知射獵荒淫，一無所事。中國今日，真正大地主極少，大部份爲中小地主，中小地主，隨處都有，其數量較之法俄貴族，多千百萬倍，而中小地主，除佔有一塊小地皮外，又多兼營工商業或其他社會事業。所以共產黨徒，煽動貧農，奪取土地，屠殺中小地主，被殺人數，比法俄大革命時多千百萬倍，恐怖程度，比法俄也慘酷千百萬倍。中小地主被殺之後，社會上絕無僅有之小工商業，悉被摧毀了，社會經濟全部崩潰了，貧農奪取土地，而土地已成了一片荒地，不能耕作，亦即無以爲生了。共產黨以爲社會經濟破壞之後，民不聊生，窮苦大眾，便不能不跟着他們走，所謂使之既殺人放火便始終殺人放火，正是『逼上梁山』的辦法；這種辦法，太平天國的時候已用過的了。是否有效呢？關於這一點，我們要分開初期末期來看。其在初期，因一時興奮，或者能煽動少數窮人隨着共黨作亂，到了末期，社會經濟總崩潰之後，工商業全部衰落，耕種亦無從着手了，於是向

之爲奪取土地而打倒地主而大肆屠殺的，今乃不得不自相屠殺了。武漢時代，共產黨在蒲圻地方，決定有五十元以上的財產的，便是小資產階級；本來所謂『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社會階級分化到了相當時期纔形成的，在歐美階級分化明顯的社會裏，各有一定的涵義；中國社會階級分化的程度，與歐美不同，共產黨以此名詞用於中國，便只有隨意定其標準；既然五十元以上的便是爲小資產階一級，都在打倒之列，則一隻耕牛可值五十元以上，耕民窮到極點，至少也有隻耕牛，於是農民自身，也都在打倒之列了，如此又何怪今日江西人民，被屠殺的，達六百餘萬人呢？這都是共產黨實行土地政策之兇惡的內容，和悲慘的結果；可憐所謂普羅文學的刊物，還說此等殺人放火的政策，乃爲民衆利益而施行，可以得到民衆擁護，更有人以兩湖屠殺江西屠殺爲未足，而欲推行之於福建，推行之於中國，眞所謂喪心病狂，莫此爲甚了。

共。產。黨。宣。傳。土。地。政。策。之。末。期，純。爲。張。獻。忠。李。自。成。之。面。目，其。殺。人。放。火，乃。生。

吞活剝方法所必致之結果，共產黨準共產黨以至於共產黨工具所標榜的政策，和帝國主義者欺騙殖民地的方法，一樣的是糖面苦心的毒藥。我們決不能使破碎支離的中國，再度崩潰，我們決不能使毒蛇猛獸，一日留存於世，我們必須使世人知道共產黨準共產黨與共產黨工具所標榜的土地政策之兇惡的內容和悲慘的結果；共產黨之破壞，不足以動搖我們根本的信念，準共產黨共產黨工具的叛亂，不足以擾亂我們的心曲。內憂愈深，外患愈烈，愈覺得我們責任之重大，愈覺得總理遺教是今日唯一的求生存的路線；我們今日唯有以一致的決心一致的努力一致的步趨，向着共同之目的，邁步前進，以清除共匪治標，以生產建設治本，爲中華民族打開一條平等自由的生路。

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武力必用之於國防統一必求之於建設

在國民政府紀念週演講

本月十一日兄弟和蔣委員長聯名發表通電。此電之動機：一因四中全會接受了政治報告，並指示今後的工作方針，故以此電告各省軍政當局；一因閩事平定之後，外間頗有揣測政府或將對內繼續用兵的，故有對各省當局，說明中央所持方針之必要。原電大意，根據四中全會所指示之方針，以爲今後之努力，當繼續去年七月儉電所述救亡圖存之方策，『治標莫急於剿除共匪，治本莫急於生產建設』，懸以爲的，黽勉從事。

九一八以來，國難日深，『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實爲救亡圖存必要的條件；全國民衆，全黨同志，均同此要求。中央當局，本此主旨，兩年以來，對內力求和平，非至萬不得已，不肯輕用一兵。去冬閩變突起，毀法棄國，爲匪張目

，若不及早盪平，勢必擴延赤禍，傾覆黨國。中央忍無可忍，始行用兵解決，正望軍事早定，民困早蘇，何忍繼續以力征經營天下。此次閩變匝月而定，固由於軍事當局用兵神速，而逆方軍心搖動，人民嗟怨，實爲其致敗之重大原因。由此可以知道，本黨主義，已深中於人心，凡背叛主義者必敗，武力是不足恃的。

以今日國難之深，國勢之危，統一固爲必要，而欲求統一，則不能但憑政治軍事之力量，尤必須從經濟文化各方面，同時着手。惟生產建設，而後能充實民力，發達國力，惟種種方面的力量充實，而後能完成統一，而後整個國家乃能成爲不可分之機體。儉電明示治標莫急於剿除共匪之外，更力言治本莫急於生產建設，其意義卽在於此。舉例來說：新疆事變，久爲國人所注目，去年以來，政府迭派大員，前往視察，關心不爲不切，然因交通不便，消息不靈，最近伊犁事件，以及南疆事件，至今尙真相不明。就令真相漸明，而鞭長莫及，又將何以善其後呢？反之，如果蘭新鐵路已成，南北疆各種公路以次建築，則新省與內地之關

係，比較密切，調查應付，便利多了。又如江西共匪，釜底游魂，因交通之梗塞，得以此竄彼伏，爲患數載，如今贛省公路大部築成，而剿匪軍事之進展，亦已不若前此之遲緩了。這只就用兵而言的。用兵尙須建設相輔而行，遑論其他。我國寶藏至富，交通亦至不發達，人所共知，而開發寶藏，發達交通，諸大工業，都不是一省區之獨力所能担任的。今日全國各地，形同割據，省自爲政，漠不相關，坐是之故，寶藏不能開發，交通不能發達，因之分離割據的現局亦終不能打破；而貨棄於地，不惟工業製造品，悉屬舶來，卽大多數之原料，亦皆仰給於外國。試問民力何從而充實，國力何從而發達呢？卽就武力而言，自國境內，無一基本的軍事工業，一旦國際有事，來源立卽斷絕，還有什麼鞏固國防可說呢？所以今日當務之急，首應以全國之力，從事於生產建設。此等生產建設，其性質類爲互相關聯，非全國通力合作，必不能濟事。如是，則彼此因相需而相求，因相求而相結合，洎乎相結合，則雖欲不統一，亦不可能了。而同時農工商業，

以次發展，物力財力，以次集中，民力國力，以次充實，如此，便可進而言對外了。國家譬之人身，交通爲其脈絡，而經濟文化諸端，則其血液。經濟文化諸端建設完成，而後能使國家的機構健全，亦猶之血脈流通，而後能使一人的身體強壯，由此而完成的統一，纔是全國相需相求的統一，纔是真正的統一。必如此，然後對內纔有精誠團結之可能，對外纔有共赴國難之力量。所以我說，武力必用之於國防，統一必求之於建設，這是堅決不移之方針，非萬不得已，決不對內輕用一兵。至於共匪肆虐，爲建設之最大障礙，如果不根本剷除，則建設無從着手，即統一無從實施，而國防大計，亦將爲所牽制，這又是治標治本，各有不同，而實則互相爲用，不容偏視的。

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

附 錄 眞 電

各報館轉全國國民均鑒：去歲七月，兆銘等曾以儉電宣達救亡圖存之方策，

以爲治標莫急於剿除赤匪，治本莫急於生產建設。自是以來，懸以爲的，罷勉從事。以物力之不裕，財力之未充，事實與期望未逮什一，方益自督責，以求邁進，而陳逆銘樞等，乃忽發難於福建，欲使赤匪垂熄之燄，因之復熾，藉以糜碎我黨國。自國難發生以來，全國民衆，全黨同志，均以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爲唯一之目標，務使分崩離析之禍，永不再見於國內。中央力本此旨，對於各地方間，偶生差池，無不勉爲容忍，委曲求全，冀以保持國內之和平，使民力漸蘇，國力漸實。數年以來，事實具在。惟對於此等稱兵作亂，毀滅黨國，擴延匪禍之叛逆，乃不能不忍痛戡定，實無姑息之可能，揆之初心，實有餘痛。今幸將士用命，叛亂救平，四中全會，重申救亡圖存之要旨，以爲國民及同志勗。兆銘等竊念爲政端在力行，而不在多言，剿匪及生產建設二者，爲去歲以來兆銘等所負之諾責，此諾責一日未踐，即當一日致力於實行。兆銘等所自貢獻於中央者在此，所屬望於各地方當局者亦在此。向來處中央者，往往以集權爲念，處地方者，往往

以分治爲言，其實國家須有整個的機構，必須脈絡貫通，始能收身使臂臂使指之效，而所謂貫通脈絡，決非專恃政治軍事權力之強制，必須於經濟文化種種建設，通力合作，使相需相求之程度，日以加增，自然之關係，日以加密，以成爲不可分之機體。均權制度，乃能應於必要而確實樹立，真正之統一，亦必當於此求之。自今以後，中央與地方，更宜開誠相與，親密合作；中央當派得力人員視察各地方，務求周知各地方之狀況；各地方當局，亦當以時述職，藉知中央用人行政之大要。庶幾無謂之扞格，消釋於無形，無端之猜忌，遏絕於未發。政局得一日之安定，則國力卽得一日之儲蓄。邇來世界現狀，杌隉不甯，吾國尤處於震撼波蕩之中，卽欲急起直追，已恐時不我與。國內才智之士，對於政治，縱有種種不同之見解，然與其紛爭不決，反不如卑無高論，向平凡救亡圖存之工作以共同邁進，或可挽回於萬一也。世變亟矣，國難深矣，民族生存之前途，繫於吾人之努力，謹陳悃悞，幸共圖之。汪兆銘蔣中正眞（十一日）

兩年來鐵道交通之建設

在行政院紀念週演講

上一星期，兄弟與蔣委員長聯名通電，重申救亡圖存之要旨，注重於治標莫急於剿除共匪，治本莫急於生產建設，兄弟並於國民政府紀念週報告中略述其旨趣。論起剿除共匪，在過去一年中，確已得了不少的進步，除却戰略的優勝，戰術的充分敏活兩者之外，碉堡的建築與公路的開闢，亦其制勝之主要原因。碉堡的建築，使共匪乘虛蹈瑕之技無所施，公路的開闢，使共匪此竄彼伏之技無所施，循此以往，鏗而不舍，敢信剿除共匪，必能確有把握。至於生產建設，不但需要人才，並且需要物力。以中國經濟落後之現狀，國內應行建設之生產事業，如此其多，而能見諸實行者，如此其少，自然不免使人喪氣，甚至懷疑所謂生產建設，徒託空言。現在全國各種政治機關，僅僅有維持費，並沒有建設費，而在勦

匪期間，卽軍隊之建設費，亦無着落，而且軍隊因爲數量繁多，其維持費較之其他機關更形拮据，此等事實，無論何人，不能否認的。所以如果對於生產建設的前途遽抱樂觀，實在過早。但是，我們既然知道充實民力發展國力，除了生產建設，並無第二條路，則我們不能不於萬分拮据之中，籌劃進行。因才力物力所限，一切進行，縱使不能有大的規模，至少也要從小的一點一滴的做起。縱使不能行新的計劃，至少也要把舊的整頓起來。縱使不容易從積極方面卽謀發展，至少也要從消極方面肅清積弊，以爲積極的發展排除障礙。所謂進行得一些是一些。盼望以不斷的努力，積少成多，正如古人所謂積點滴以成江河，積土壤以成山嶽一樣。惟恃精心毅力，久之不懈，決不可以自暴自棄。

我們不敢說，兩年以來成了多少建設事業，但我們時時刻刻都抱着此種決心，要爲生產建設，盡一些責任，做一些工作。如今且就鐵路交通兩方面，略爲舉例，以證明所謂生產建設是一種實在的努力，是過去所曾努力的事實，是今後所

要努力的方向，絕不只是一種標語口號的宣傳。至於一切生產建設的情形，當然不是今天所能逐一報告的。

先講鐵路。鐵路爲全國交通之命脈，譬之人身之有血脈。故政府在最近兩年以來，認定鐵路事業爲其重要努力之一。其工作可以分爲兩種：一爲整理舊路，一爲興築新路。固然知道，舊有鐵路，自經歷年破壞以後，百孔千瘡，整理殊屬不易，然舊路不澈底整頓，則新路無從興修，所以政府對此二事，認爲必須同時並進。大規模之興築，完成全國之鐵道網，實現固當需時日，然政府於此，未敢倖於物力，遂爾卸責。兩年之間，計先後修築最重要的：一爲民國二十三年來從未接駁自兩廣直達長江之粵漢線，今已動工，計劃三年之內，可望完成了。二爲通陝甘之隴海線，預算本年雙十節前後亦可直達西安了。三爲通長江上下游之浙贛湘線；粵漢，隴海，皆爲原有而未完成之路，而此則爲完全新築者。粵漢成，則中部南北有直通之幹線；隴海成，則西北有開發之可能；浙贛湘一線成，則東

南數省經濟文化之密接，都便利得多了。此外如隴海線老窖碼頭之建築，京滬線上海北站之修復，首都輪渡工程之完工，浙省杭江鐵路之告成，以及其他由民間經營者尚多，不暇枚舉。雖不若以上三線之重要，然其關係交通運輸之發展亦甚大。於此，有須注意的：修築鐵路，固需極鉅額之款項，在經濟落後之國家，此種鉅額之款項，惟有募借於資本充裕之國家。所以總理在實業計劃中，不憚反復指明引用外資之必要，復剴切曉諭如何引用外資之條件。既然要招致外人投資，則對於今後之投資，不能不明示其保證，即對於過去之投資，不能不維持其信用。故政府對於鐵路信用，頗爲重視，在一定條件之下，政府極願與外資合作，並願盡力維持信用，保障投資人之利益。以前欠付外國人之鐵路債務，雖不能立刻清還，但政府確有於維持兩方利益之下，整理舊債之決心，在最近兩年中，對於鐵路之各種債務，無論中外，皆定有相當之整理及償還辦法。國有鐵路債務，舉其要者而言，可約略分爲：（一）合同借款，（二）材料借款，（三）短期借

款，三種。關於第一種，計津浦，京滬，滬杭甬，道清，汴洛各路之積欠，皆有相當之償還辦法，并已先後實行，北寧路之債務，則均照合同履行。關於第二種，計兩年來各路之材料欠款已整理而有償還辦法者，計英美等國商家債務，共有一萬萬元。第三種短期借款，多欠本國各銀行，亦皆有相當之償還辦法，並皆已次第實行。凡此整理與償還，現雖尚未包括鐵路債務全部，但此種政策繼續行之，必能使債務全部，皆得整理。在外國債權人方面，往往對中國鐵路，不能按期還本付息，嘖有煩言，中國政府對於債務積欠，當然表示歉意。但中國政府亦有兩點希望債權人公衆注意的：其一，鐵路債權人須知道因一時時局之影響，債務致有拖欠，這是各國常有的事，在美洲，在歐洲，皆常有的。中國鐵路財務不振，原因甚多，不能盡歸咎於某一項之事，或某一方之人。譬如，有數條鐵路，建築未終，歐戰遽發，款項不能依照合同繼續募集，因之工程中輟，然而已投之資，仍應逐年計利，鐵路財務狀況，遂陷於極端困難之境，此其原因，皆在歐戰之

爆發，既不能責備債權人，亦不能責備中國政府。又譬如世界銀價跌落，及最近世界經濟衰敗，致中國鐵路，一方面債額增多，一方面收入減少，這直與天災無異，任何國家，無力制止之，則其所致之影響，又何能獨責中國。其二，鐵路債權人須知道中國政府並不想賴債，中國政府，切願想一辦法，清理債務，不過清理債務之前提，仍在鐵路之整理與復興。如鐵路整理復興，收入增多，則債權人之利益，自可保障。所以要整理鐵路，償還債務，非債權人與中國政府切實合作不可。兩年以來，中國政府，對於一部份債務之整理，已足以表示政府有整理全部債務之決心與能力，而在債權人方面，亦應了解中國政府之誠意，體諒中國政府目前之困難，如此，開誠協助，始能雙方同受其惠。

次講交通。交通事業之最重要者，一為郵政，二為電政，三為航政，至近年來民用航空，亦為重要交通事業之一。就於郵政來說，我國舉辦新式郵政，迄今六十餘年，其規模制度，本極發達，且年有盈餘，以供擴充。但近年來，水災匪

患，益以東北事變，致郵政經濟大受打擊，虧折達一千萬之鉅，而內部業務，亦漸形退化。政府於此，極爲焦念。故一年以來，悉力從事於郵政本身事業之整頓，及儲金匯兌事業之發展。以現在之經濟狀況而欲整頓郵政本身事業，唯有採取緊縮政策，由節省經費以求擴充業務。所以將本年度預算，切實削減，使收支適合，並積極擴充郵程，添設局所信櫃。據交通部之報告，去年六月底止，全國郵局達一萬二千餘所，信櫃代辦所達三萬二千餘處，郵程達四十九萬公里，本年度內更積極進行添設，預計再過半年，至少展長郵路百分之五，並推及於邊疆。至發展儲金匯兌事業，則注重保障儲戶利益，故政府決定將儲匯組織改隸郵政，但仍保持其專業發揮之優點，會計獨立，使不與郵政帳目相混，同時更設監察制度，以便人民公開監督，而對於投資，限制甚嚴。凡此種種保障儲戶利益政策，雖全部法規尙有待於立法院之通過，而事實上已次第見諸實行。因此之故，信用漸見增高，復以東四省儲金之發還，儲戶更形信賴。一二八事變後，儲匯局儲金額

減，不及一年，竟能恢復原狀，最近且日益增加，這不是無故的。就於電政來說，一年來電政之整理與發展，分國際電信與國內電信兩方面進行。國際電信，從前靠外商經營之水線，以爲聯絡，自真茹國際大電台落成後，我國始先後與美法德瑞及馬尼拉爪哇西貢香港等處以無線電直接通報，去年更積極發展，一面改訂大東大北太平洋公司在中國經營水線之合同，收回其電報收發權，一方面添闢中美電路，開放中俄電路，對於英國之直接通報，復因兩國間商務之繁盛，另於真茹國際大電台外，特別增設中英電台一座，以供專用，該台趕築迅速，已於本月開放通報，成績甚佳。此外復在洛陽設置規模與真茹電台相等之國際支台一座，現正建築，不久亦可落成了。至於國內通報，有線電方面，因頻年兵匪風災，破壞甚多，故修設之工程亦甚大。截至今日，一年中計修復桿線一萬二千餘里，新設桿線五千餘里，就中最重要者爲漢渝線路，計長二千五百里，爲我國中部與川藏通訊要道，不久即可完工，此外更將各處舊式報機，改裝新機，一年來改裝完

竣者，已有五十餘處，無線電方面，過去設置無線電，偏於重要都市，稍嫌重複，一年以來，則注意於邊疆之聯絡，確定設立邊疆電台之整個計劃。本年中成立通報者，有西安章嘉兩台，西安台所以發展西北電訊交通，章嘉台則使蒙旗與中央保持聯絡，至於新疆與內蒙，原擬各設八台，一切均已預備，惜以該處地方未靖，不得已暫停進行。其他察綏陝甘青甯及川康諸地，或已裝設，或在籌劃，再過一年，當可一一實現。電話方面，一年來對於電話事業，注重於長途電話與市內電話之聯絡發展，所以對於長途電話，力謀由中央扼要統制，對於市內電話亦擬擇要國營，以期逐漸置於國家統一管理之下。本年頒布各省代辦長途電話辦法，使各省各有進行建設之機會，而同時不妨害國家的統一監督，更確定國營幹線以收統一管理之實效。一年來計劃就緒者：有京杭，京津，京漢三大幹線，興築將竣者：爲京滬沿公路增築之線路。業已完竣者：爲南撫線與平察線，並在蘇浙皖豫魯冀六省，利用電報桿線，開放電話，已達三百餘處。最近復計劃江蘇全省

設置電話網，其第一期計劃已開始興工。至市電話，一年中改良擴充者：計有上海，武漢，天津，青島，蘇州，鄭州，鎮江，七處，而以上海之成績，最爲可觀。本來上海受租界之束縛，改進最難，但現在南市開北，均已改裝自動機，並通過租界，設置中繼線，以爲聯絡。此外更利用無線電話，以謀交通之改進，國內先舉辦南京漢口福州等處通話，至於國際電話，其設備亦已裝置完成，一俟試驗成功，即可開放了。

就於航政來說，這真是中國的一件奇恥大辱，不論內河外海，均爲外人所包辦，我們僅有之基礎，惟江南馬尾兩船塢，與一招商局而已。江南馬尾兩船塢，規模不大，而招商局本有六十餘年之民營歷史，只以經營不善，遂致日淪於破產。其餘民營航業，尤屬幼稚。航政建設，需費至鉅，每一輪船，所耗千百萬金不等，以今日財政之拮据，那里說得上什麼發展。所以政府於此，惟有先將招商局收歸國營，從事整頓。一年以來，除將該局股票收回幾及全數，并設立債務清理

委員會，從事清理積債外，對於業務積極改革，僅上年一月至六月半年之間，營業收入，已達三百六十六萬元，較以前同期間營業收入增加百分之三十。同時舉辦碼頭棧房及各項局產之整理，修理船舶，更添置新輪，以圖擴充，計定造海輪四艘，行駛滬港粵線，江輪三隻，行駛滬漢宜線，預定本年秋間，即可開始航行。再就民用航空事業來說，此種事業，係由交通部主管之中國歐亞兩航空公司經營開發。中國航空公司一年以前所通航線，僅上海至漢口及上海至北平兩段，一年以來，積極發展，滬漢航線已擴充至成都，完成滬蜀全線，而前曾停辦之滬平線，則改爲沿海航線，此外更增設一沿海之滬粵線，營業均極發達。最近更着手由成都展設航線，聯絡貴陽昆明諸處，并已試航一次，歐亞航空公司，歐亞航線，係自上海至塔城，復由塔城與蘇俄航線聯運，經莫斯科至柏林。上海至迪化，經屢次之周折，初會通航數月，嗣因新省政局倏擾，復又間斷，今只通航至蘭州爲止，現仍繼續設法，期其恢復。此外更由歐亞航空公司增設支線，一線自蘭州

至西安寧夏，一線自迪化至伊犁，一線自迪化至塔什干。自西安至北平一段，則已通航，最近復增設自廣州經漢口至西安一線，粵漢段業已試航成功，只俟廣州機場建築完竣，即可通航。

以上僅就政府對郵電航及民用航空四種事業之建設整理舉其大者言之。至政府管理此項事業之一般政策，一年來之設施，頗有足喚起注意的；其一，是機關之整理。在上述四種事業中，機關之駢置，以電政為最，故一年來極力注意於合併，期將電報，電話，有線電，無線電之參差不齊的機關，併成一有系統的組織，祇以情形複雜，不宜輕率從事，所以正在審慎研究計劃實施。又以郵電性質相同，理應合設，在電政組織未經整理之前，自不得不先將郵電小局，各承原有系統，合設一處，共同營業，此項合設辦法，業已公布，現正進行實施。其二，是會計之整理。郵電航民用航空，均係商業性質之政府事業，其經營必須經濟，其發展必須合理，必使每種事業均能不藉外力足以自給，并圖擴充，纔可以說得是

健全的。此種政策，在今日財政如此困難之中國，尤覺需要。故一年以來，政府積極設法以新式之會計制度適用於此四種事業。因為要以會計之整理，進而謀管理之改良呢。至於各項會計制度，正着手擬訂中，此外更聘用中外會計師，對於各機關厲行查賬，使其賬目公開，關於公開查賬一點，已實行的，計有歐亞中國兩航空公司，郵政局，儲金匯業局，招商局，及國際電訊局，其餘電政及航政機關，亦將分別開始舉行。其三，是人事與業務之整頓。年來各交通機關效率低減，業務不能有十分發展。一年中政府對於此種情形特別注意，在郵政方面，極力設法使其人事制度，趨於合理，現已悉力研究種種良好之制度。在電政方面，裁汰冗員；增加工作效率，更以種種方法，減低電費，謀人民之便利，以推廣業務。總之，一年以來，政府對於郵電航及民用航空四種事業，使其整理發展，趨於近代化，趨於商業化，趨於國家統制，凡所以便利人民者，無不唯力是視。雖然事實上困難極多，不能說以前做了多少，更不敢說以後做得多少，我們只有以繼

續不斷之努力，以赴事功，不敢稍懈。

以上略舉最近一兩年鐵路方面交通方面建設之工作，由此可見蒸電所說的生產建設，不只是一種宣傳，是要着着實實的去做的；不只是一句空話，而且能够一點一滴的做起來的。我們今後，只有照蒸電所說，集全國的力，邁步做去。至於外交方面呢，很有些人還在指摘政府軟弱無能，政府對於此等指摘，全不答辯。因為他們此等指摘，如出於熱心的批評，則政府不忍答辯；如出於惡意的污蔑，則政府不屑答辯。政府承認是軟弱無能，但欲矯正此等軟弱無能，惟有充實民力，發展國力；欲充實民力，發展國力，惟有努力於生產建設。就抵禦強隣來說，不外乎此。因為够得上做敵人，纔够得上做朋友，够得上做朋友，纔够得上做敵人，這些完全取決於真實的力量。中國從前所有虛僞的心理，以及僥倖的企望，應該徹底的一掃而空。就維持國際的同情來說，也不外乎此。有人問我，中國今日應取何等的外交方針，我決然的答道，修明內政便是中國今日應取的外交方

針。因爲唯有修明內政，纔能使人看得起，纔能使人願意和我們做朋友，除此之外，求神拜佛，是自取侮辱，是合縱連橫，自取滅亡。故我們認定外交只是內政之一端，在內政上努力於奮發有爲，在外交上纔能脫離軟弱無能的苦境。

我們所以繼七月儉電之後，再以本月真電重言申明。其用意，不外乎此。

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設建之通交道鐵來年兩

總理逝世九週年紀念

在中央黨部總理逝世九週年紀念會演講

各位同志：

每年三月十二日，我們想起總理逝世時的情狀，使我們心中起了無限感傷，同時使我們心中起了無限的惕厲修省。

總理臨逝世的前一夕，聲息雖然微弱，神思却極清明，不住的念著『和平』『奮鬥』『救中國』，直至聲息俱絕。這三句話，包括了總理生平的全部遺教。

中國的危急存亡，總理在三民主義裏，已經很痛切的指示出來了，總理逝世以後，日月蹉跎，中國的危急存亡，竟已到了這步田地，我們不能不沉痛的承認中國今日在世界上，尚沒有存在的可能。因為中國的強隣，時時刻刻都可以致中國於滅亡。中國在世界上，既沒有存在的可能，那麼，中國人尤其是以國民革命

自任的我們同志，在今日裏，實在沒有生存的價值，生存著一日，担着一日的恥辱，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準備著爲『和平』『奮鬥』『救中國』而死！我們不敢說，我們的死能把中國救回來，我們至少要死了之後，有面目見總理於地下！

在今日的世界，和平祇是理想的名詞，不是實現的名詞。要實現這理想，依然需要奮鬥。奮鬥不止靠志願，尤其靠力量。志願可以一朝奮發，力量則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養成。現在世界上的國家，若要生存，除了拿真實的力量，和敵人性命相撲，沒有辦法。這誠然是極殘酷的，却又是極正確的。優勝劣敗，決不會有一毫僥倖。在真實的力量未充實以前，我們若要爲和平奮鬥救中國而死，有兩個機會：其一是忽然飲彈而死，其一是爲充實力量而鞠躬盡瘁，把身體精神一點一滴的榨乾了消磨盡了然後死。

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真實的力量，我們能進行得一日是一日，我們能增益

得一分是一分。真實的力量，是從建設發生出來的。說到建設，條理萬端，我們所能最先致力的，一爲交通，一爲農業，設個譬喻：交通是人身上的脈絡，農業是人身上的血液；沒有脈絡，血液不能流通，沒有血液，當然脈絡等於廢物。現在頗有人說，造路是勞民傷財的，這話也有片面理由，但這是因爲農業沒有振興的緣故。我們今日祇有以振興農業與造路同時並行。若以造路爲不必，那麼，便要返於太初無爲之世，所謂『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如今已到了空中飛行的時候了，我們却連在地上走的路也不想造，那麼，豈不是等著被人和雞犬一般的宰割麼？

關於造路，前兩星期已經有些報告了，如今再報告些關於振興農業的消息。

振興農業，在積極方面，去年農村復興委員會曾集合專家，擬成改進中國農業計劃草案。這些草案，固然有待於審查與決定，並有待於經費之充足；但是若要實行這些積極方面的工作，還是以實行消極方面的工作爲先決條件。所謂消極

方面的工作，便是在政治上軍事上使人民的生命財產自由，獲得確實的保障，舉其最急且要者，莫過于苛捐雜稅之免除。去年農村復興委員會調查苛捐雜稅之結果，知道各省之苛捐雜稅，即以田賦附加而論，其最多數額，竟有超過正糧二十五倍至三十一倍的，所以如果苛捐雜稅不能免除，一切振興農業，都是空談。去年十月，兄弟到過南昌看見江西省政府熊主席，他對兄弟說：『行政院要調查各省苛捐雜稅，是極切要的事，調查之目的，當然是要設法免除，即如江西一省，每月苛捐雜稅，共計二十五萬元。從前江西有些人民妄想淪入共匪區域之後，便可免去租稅，後來纔知道共匪區域橫征暴斂更爲酷烈，於是轉而來歸，然來歸之後，政府若不能減輕其負擔，使得有餘力以治生產，也是不能聊生的。所以江西若能免除了每月二十五萬元的苛捐雜稅，其效力可以等於政府再派數師兵力，來勦除共匪。但是現在苛捐雜稅之收入，都沒有一定用途的，其最大宗，莫如保衛，我們若要保衛地方，使不淪爲匪區，及收復之後，不再淪爲匪區，則保衛萬不

可少，一旦免除苛捐雜稅，則保衛經費，便無所出，所以中央政府若能每月補助江西二十五萬元，則我敢負責，將一切苛捐雜稅，悉予免除，並敢負責，以後不再再有苛捐雜稅發生。兄弟聽了熊主席這番說話，十分感動。但是第一，中央政府庫空如洗，那裏每月再籌二十五萬元呢？這不是給財政當局一個難題麼？所謂苛捐雜稅，都是地方稅，如果由中央政府來代替負擔，那麼，各省援起例來，相率要求，又怎樣應付呢？關於第二點，是可以解說的，因為江西是被共匪蹂躪最慘的省分，有此特殊情形，各省自然不能援以爲例。關於第一點，却甚難解說了。直至最近數日，接到財政部孔部長的呈報，從三月起，每月由國庫補助江西省政府二十五萬元，江西省政府從此可將苛捐雜稅一概免除。這是關於振興農業一個可以報告的消息。兄弟於此不能不感謝孔部長熊主席的努力。其他各省的苛捐雜稅，正在調查中，免除的方法，正在擬議中，行政院已通令各省，至遲於五月內調查擬議一切完竣，六月內由中央開會決定辦法，務必見之實行。

免除苛捐雜稅，不能說是振興農業，只能說是振興農業之先決條件。行政院同人竭盡心力，所有願望，還不能達到十分之一。當總理逝世紀念日，想起總理生平注重農民問題，更令我們十分的迫切，十分的悲痛。

總理逝世，已九年了，全部遺教，均未能見諸實行，而且國難日深，救亡圖存，毫無把握，我們於紀念感傷之餘，真覺百端交集，惟有益自刻厲，相與勗勉，庶有以慰總理在天之靈。

二十三年三月十二日

矯正一兩句口號標語的誤解

在國府紀念週演講

(一) 關於民主

上星期所報告的，在財政部稅務司設稅捐整理委員會，在各省政府設稅捐監理委員會，已於上星期二由財政部根據財政會議議決案，提出於行政院，幷已由行政院於上星期三呈請中央政治會議，准予備案了。此種組織，雖然只係一種臨時民意表現的機關，不是正式的，但對於稅捐之整理監理，有人民之參加，自然可以發生頗大的效力。

頗聞有人說道，如今不過訓政時期，何以採行這種民主制度的辦法呢？我在上星期紀念週報告的時候，已經說過了：訓政時期，要訓練民衆，行使政權，憲政時期，民衆訓練已經成熟，自然能够行使政權，然則所差的，不過一個正在訓

練中，一個已經訓練成熟，如是而已。至於彼此之需要人民力量與意思之表現是一樣的。我們要明白什麼叫做民主，首先要明白人民的力量與政治的制度是兩件事。政治制度，有主張分權的，有主張集權的。以分權而言，其利可以免除獨斷，而其弊則為散漫，遲緩，各方面互相牽制，甚至於使各方面的力量，互相抵消；以集權而言，其利可以增加政治效能，遇事得以活潑進行，敏捷解決，而其弊則易流於獨斷，使人民成為傀儡，甚或成為魚肉。究竟那一種制度纔對呢？是不能夠絕對肯定的。近來政治組織，漸趨集權，務使行政權能於可能的擴大。在法西斯統治下之意大利，國社黨統治下之德意志，固然如此，即在素稱民主政治完備之美國，最近亦由美國國會授大權於大總統羅斯福，處理政事，以挽救經濟之危機。這種是制度問題，或者可以說是行政上的技術問題，與民主的實質無關的。因為分權也好，集權也好，無論行那一個制度，都有一個先決問題，就是人民的力量問題。所謂人民的力量，包括能力和權力兩種。一方面要有政治的經濟的

教育的。能力，一方面要有參預政治的權力。如果人民有力量，有了這種種的能力和權力，則行分權制度固好，行集權制度，亦未嘗不可；反之，如果人民無力量，無這種種的能力和權力，則行分權制度，固易造成散漫遲緩之習，行集權制度，尤易造成傀儡魚肉之事，而不能得活潑銳敏之利。中國今日政治落後，經濟落後，文化落後，樣樣都不如人，要講政治制度的分權集權，還先要問問人民有無力量。換言之，中國今日只有兩個問題：其一，是由於經濟方面教育方面種種的原因，尤其是經濟的原因。中國人民的能力是很薄弱的，所以我們今日必須獎勵生產建設，培養民力。其二，是中國人民從專制政體解放出來，必須訓練之使能行使政權。人民有權力，能行使其權力，而後能參預政治。這都是由今日起就要爲之訓練，爲之領導，使之一步一步的實現，絕不是可望一蹴即就的。總括一句話，今日的先決問題，就是人民的力量問題，人民有力量則政治制度取何方式，只是技術的問題，人民無力量，則政治上直等於水之無源，樹之無根了；尙何制

度之可言。

(二) 關於摩登

還有一個名詞，就是『摩登』。『摩登』二字，係由法文 *Moderne* 譯出，即『現代』之謂，例如現代國家政治組織，現代社會經濟組織，現代教育制度，現代美術，現代運動等等。目前中國樣樣落後，正當努力向前，做成現代的國家，現代的社會，具備現代國家現代社會所有的條件，有什麼理由，可以反對現代？例如新生活運動，所謂新生活，很明顯的，就是現代生活。而且現代的種種制度決不是突然發生，而要由前代逐漸改進而來的。所以現代二字不僅含有適宜於今日的意義，並且含有將古代所傳來的加以分析，加以評定，加以斟酌取舍，而成為比較進步的意義。更沒有反對的理由。將『摩登』二字來譯現代，使其意義含糊不明，甚至加以反對，這是應該矯正的。大約『摩登』二字不能算作譯 *Mod-erne*，只能算作譯 *A la Mode*。所謂 *A la Mode* 即時款時式之謂。本來時款時式

亦不是非絕對反對不可的。例如我們每年的衣服，舊的如果還可以將就，當然不必置新的，如果舊的實在不能再穿了，自然只好再置一兩套新的衣服，在置新的時候，如果採用時款時式那有什麼罪過呢？又譬如今日各位穿長衫的，或用國棉，或用國絲，兄弟今日所穿是西裝，係國呢國絨，這不能說誰的衣服是時式不是時式。即以棉絲呢絨而論，有些是新式衣樣，有些是舊式衣樣，也不必研究誰是時式誰不是時式。這樣看來，連 *A la mode*，也不必反對，所要反對的，只是過於奢侈及過於邪辟的一切款式罷了。然此只是奢侈邪辟，不能說是 *A la mode*，尤其不能說是 *Moderne*；然則現在不只以反對摩登而反對時式，甚至以反對摩登而反對現代，這是何等的錯誤呢？想來不是 *Moderne* 一語不對，也不是 *A la mode* 一語不對，乃是『摩登』二字的不對，因為『摩登』二字是從佛書得來的，彷彿有個什麼魔女叫做摩登伽，想去蠱惑一個有道行的和尚，所以『摩登』二字是很討厭的。他的內容，決不是時式，（*A la mode*）尤其不是現代（*Moderne*），因反對

摩登而反對時式尙且無謂，因反對摩登而反對現代，尤其不可。試問中國如果不努力於做成現代國家現代社會，難道要復古嗎？復古可以救亡圖存嗎？再舉個例來說，聽說有些地方要禁止男女共同游泳了，這自然是一種復古心理表現。但他們沒有想想，中國今日，是否應該提倡體育運動呢？游泳是否為體育運動中重要的一部門呢？此次遠東運動會，男子游泳比賽，我們個個都食雞蛋，只有女子游泳表演替中國爭回些少光榮，這是大家所知道的。既然要提倡游泳，以中國今日的經濟狀況，能否每一個地方都分設男女游泳池呢？而且遇着河水游泳，海水游泳，又如何分設呢？其結果不過阻止游泳之發達罷了。以復古之一念，而使體育運動中重要的一部門為之摧殘，有許多事看去似乎不甚重要，而實在所關甚為重要。舉此一例，可概其餘。或者他們以為游泳事小，男女防閑事大，這是他們以假道學的眼光來判斷一切，以為男女共同游泳，便如西遊記上豬八戒見七八個女子在池子裏游泳，便立刻變做了一條魚滾入池子裏去了。這是他們根本不了解體

育運動的道德和體育運動的紀律。他們不但根本不了解什麼叫做體育運動，他們簡直根本不了解什麼叫做人。所以現代的社會道德社會紀律與復古思想是不能并容的。我們還是以現代的社會道德社會紀律來訓練民衆呢？還是以復古心理來阻礙一切的進步呢？這是注意社會問題的人所不能忽視的。

二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解誤的語標號口句兩一正矯

破落戶與暴發戶

在外交部紀念週演講

最近數月以來，國內思想界發生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便是中國何以衰落到這樣地步呢？何以如此萎靡不振呢？這個問題，自然是因痛心國難而起；因爲痛心國難，進而求解救國難的方法而起。此問題的解答，一部份人說，還是中國民族喪失了自信力，忘記了自己有四千多年的文化，妄自菲薄，根本上提不起勇氣，所以第一緊要是恢復中國民族的自信力。一部份人說，這是中國民族缺少反省，因爲中國四千年的文化比起歐洲來，實在低下，中國民族應該痛切反省，知道自已事事不如人，所以做成今日落後的地位，非加倍努力，不能滌除以前的罪孽，求得將來的進步，所以第一要緊是反省。獨立評論最近幾期，胡適之先生對於此點，說得最爲痛切。

中國古代的文化，比起歐洲古代的文化，是各有特色呢？還是低下呢？這個問題，讓給研究古代文化史的人去比較研究，於此不欲討論。但是中國是有自己的文化，是無可疑的。我於此不欲與歐洲有自己的文化的國家相提並論，只與一個沒有自己的文化的國家，如日本，相提並論。

日本於維新以前，是接受中國的文化，維新以後，接受歐洲的文化，這是人所共見的。固然日本人自己有他的武士道，大和魂，但是普通的說起來，日本維新以前，語言文字學術思想，以至一切制度文物，都是由中國模倣得來，這是無可疑的。然則中國古代文化如果低下，那麼日本維新以前文化也不能不說低下。譬如胡適之先生所說的，中國古代傳來幾種罪孽，如纏小腳，打屁股等等，纏小腳，日本人雖然沒有模倣，至於打屁股，在刑法未改良以前，可不也是一樣的殘酷。然則爲什麼今日日本會強到這樣地步，中國會弱到這樣地步呢？我以爲解答此問題，比較的緊要，因爲國難的由來，和解救的方法，或者於解答此問題，可

以發現得一些出來。

我欲解答這個問題，先做個比方：中國是破落戶，日本是暴發戶。每一個中國人都會說，自己是一個大國，又是一個古國。所謂大，便是地方之廣，人民之衆；所謂古，便是有四千年的文化；至於最近百年來，經濟文化樣樣落後，却又是眼見的事實，無可隱諱的，這種以往的光榮，和眼前的墮落，合併起來，恰恰成了一個破落戶的心理。凡是破落戶的子弟，他的門楣，總有些光祿第，太史第之類，他的祠堂，總有油炸鬼式的旗桿，他的住宅，雖然陳舊不堪，腐敗無秩序，但也是廓廓大大的，他的家裏，當然有些破銅爛鐵，叫做周彝商鼎，他的祖宗神像，個個都是蟒袍綠帶，煊赫異常。所以這些破落戶的子弟，即使眼前破落，但他的心裏却滿貯着過去的光榮，以爲目前雖然時衰運敗，我的家世是很高貴的，根基是很厚的，因此不期然而然的養成一種驕傲心理。這種心理，是很可惡的，也是很可恥的。他不是爲現在而驕傲，乃是爲過去而驕傲。這種

驕傲的心理，又發生兩樣結果：其一，是沒有誠意的比較，其二，是沒有誠意的努力。爲什麼沒有誠意的比較呢？因爲他存了一種驕傲的心理，以爲自己祖宗傳來的事物，都是頂刮刮的，明明一件事物，自己遠不如人，也偏要說是自己的好。例如近代發明的醫學，他們會說不如他們老祖宗的黃帝內經，以及醫宗金鑑。爲什麼沒有誠意的努力呢？也是因爲存了一種驕傲的心理，以爲我有我們的法子，我們的法子，用了四千多年，到現在還有四萬萬人口之衆，我們何必怕，又何必愁。所以每到危急存亡的時候，仍然抱着聽天由命的觀念，懶惰不堪，闖元無恥。所以一個破落戶的子弟遠不如一個白手起家的人那麼奮發有爲。因爲一個白手起家的人，他心中先沒有那一種驕傲心理，因此遇着一種事物，其美惡優劣，比較得清楚，不至於把自己所有的雖臭亦香，人家所有的雖好亦醜。比較得既然清楚，則舍短取長，自然容易堅決，其發奮有爲，遠不是破落戶那種萎靡不振所能望其肩背。

我們試舉一個例來說：當英國兵艦駛到橫濱的時候，日本全國上下，是如何震動呢？他們感覺到自己所有的樹葉式的扁舟，萬萬不能和這鐵山般的兵艦相較；感覺到這個鐵山般的兵艦，來到橫濱，吞噬這些樹葉般的扁舟，如一條大鯊魚，吞噬小魚蝦一樣，完全沒有對抗，除了自己努力趕快做成鐵山般的兵艦，更沒有逃生之法。並且因兵艦而推想及其他一般制度事物，都作如是觀，舉一反三，作全般的改革，全國上下，一致努力，如醉如狂，因此做成了明治維新的光榮歷史。中國呢？如彭玉麟輩看見外國兵艦，還以為不如自己的長龍快蟹。會國藩呢？比較聰明些了，知道要做船廠了，但他不能舉一反三，以為外國比較我們高明的，只不過是這些物質的進步，所以他的學說，衣鉢相傳，做成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形而上之學中國為優，形而下之學泰西為優』，支配了幾十年。這幾十年中，讓日本飛行絕迹，中國却墮乎其後。我以為中國這幾十年的落後，除了滿洲專制，袁世凱及南北大小軍閥之作惡，為其巨梗之外，這種心理，是阻

滯進步的一大原因。

這種心理，現在已掃除了麼？據我看來，現在絲毫沒有掃除。試舉一個小小的例爲證，現在江浙等處苦旱，便有人發起求雨，先舉行於鄉村，繼之而舉行於世界交通地點的上海。舉行於鄉村呢，我們已不勝其慚愧了，因爲中國興辦學校，至少也有了四五十年的歷史，鄉村之間已有小學校等等了，何以連這種關於水旱的常識，也不能普及於鄉民？至於舉行於世界交通地點的上海，我們不但慚愧，而且憤懣。難道他們真不知道水旱的常識嗎？不是的，他們做這種舉動，有幾個動機：其一是，求雨是我們老祖宗傳下來的，老祖宗的方法總沒有錯。其二，求雨比較賑災來得輕鬆，簡而易行，聚集一些佛爺天師，搖頭幌腦，像煞有趣，既可取悅於人，又無損於己，所以發起一個求雨會，人人鼓掌贊成，如果改做江浙的救災公債，要置備種種防止旱災的科學設備，那就不見得人人鼓掌贊成了。這種僥倖的心理，由懶惰的心理所做成，而這種懶惰的心理，又是破落戶子弟所

同具。我以為我們中國人民如果不能痛切的掃除此種心理，連救一時的水旱也做不到，更說不到救幾十年鬱積而來的國難。

兄弟以為我們今日，兩隻眼睛應該向前，不應該顧後；換句訂說，我們應該努力現在，邁步將來，不應該回戀過去。從前法國都魯士有一段故事：都魯士城外，有許多野鵝，某夜敵兵來襲城時，守城士兵正在睡覺，虧得野鵝怪叫起來，守城兵士因此驚醒，將敵兵擊退，於是這些野鵝成爲救國的偉大人物，受人尊敬。但是幾十年後，這些野鵝，被人宰割了。當被宰割之時，這些野鵝極口的叫不平，說我們的祖宗，有救城的功勳，今日何故宰割我們？那宰割的人說，你們祖宗有功勳，是你們祖宗的事，至於你們，只配供人宰割。哼，破落戶子弟聽者，祖宗的光榮與我們何干！祖宗的光榮，不能洗刷我們的恥辱，我們的恥辱，却可以埋沒祖宗的光榮！我們如果只知道回顧以前的光榮，那麼，我們只有陷於都魯士被宰割的鵝的境遇。白手固可以起家，破落戶何嘗不可以中興？只要除掉了驕

的。唯。一。方。法。；。而。發。揚。祖。宗。文。明。；。也。就。於。此。解。決。了。。

傲。的。心。理。；。比。較。得。清。楚。；。努。力。的。去。做。；。做。成。一。個。現。代。的。國。家。；。這。是。現。在。救。亡。圖。存。

二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紀念孔子的意義

在中央黨部紀念週演講

上月中央黨部決定，以八月二十七日爲先師孔子誕辰紀念日，舉行隆重的典禮，這所含的意義，是很重大的。

本來國人對於孔子，向來有兩種不同的見解：其一，欲以儒教爲宗教，以孔子爲教主，以爲這樣才能與釋迦牟尼耶穌基督馬罕默德相敵，以爲人有宗教，我也有，人有教主，我也有。這種見解，未免牽強，凡是讀過孔子的歷史和著述的人，都知道孔子沒有一點宗教的色彩，除了緯書之外，絕沒有一些可以牽強附會的地方。季路問事鬼神，孔子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這是很顯明的。至於『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這兩個『如』字，尤其活靈活現。所以以儒教爲宗教，以孔子爲教主，完全牽強。本來宗

教的。最大目的是信仰，而其最大作用是使人類有共同的信仰。一個人如果沒有信仰，則其一切思想行為都失却意義，正如一隻船沒有羅盤針一樣。一個民族，如果沒有共同的信仰，則其思想行為，不能集中，力量不充，不能生存競爭。正如一盤散沙一樣。儒教雖然不是宗教，而於人生，則定了信仰，且定了共同的信仰。孔子『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以至『是謂大同』，那一段說話，將倫理政治種種原則，融合起來，成爲一個理想的人類社會，這是儒教的信仰，這是儒教的共同信仰。自從孔子定了這個理想之後，直至最近四五十年，總理出來，方才把這種理想努力的期其實現。總理一生，每逢題字，必先是『天下為公』，其念念不忘如此，而大同學說，實在是三民主義之基礎。中國民族的共同信仰，有孔子指示於前，總理宣導於後，總理雖然也和孔子一樣，一生辛苦，不能及身見其理想之實現，而中國民族，有了這共同信仰，自然有復興的機會，有宗教沒宗教，另是一個問題。總之一個人有了信仰，便不是白活，一個民族有了共同信仰

，便有以自存。

至於其二，則恰與其一相反。其一是尊崇孔子，而不知所以尊崇之道，其二是菲薄孔子。或以爲孔子的學說有許多錯誤；造成了中國民族種種的罪惡，如今正要推倒他；或以爲孔子的學說已經陳舊過去，不適用於現代。這些議論；不但糊塗，而且荒謬。我們試想一想：我們今日所有的文化和一切學術思想，那一樣不是導源於孔子的呢？那一樣不是由孔子傳授我們的呢？孔子以前，中國固然已有文化，已有學術思想，但是，沒有孔子將他整理出一個系統，則絕不會流傳至今。詩書易禮春秋，包含倫理政治以至文學等等，是中國文化及一切學術思想的積幹；而詩書易禮春秋每一個字，都是由孔子傳授我們的。我們對於這樣一個偉大的導師加以菲薄，真是忘恩負義之尤。如今鄉村人家，每逢宴會，必先酌酒於地，以祭始爲飲食之人，這種報本的心事，如果拋棄，民族的墮落，便不可復救。孔子將這樣偉大的文化和學術思想傳授我們，自然只望我們發揮光大，與時

俱新，所以孔子教人『日新其德』，『進德』，我們不能盡此承先啓後的責任，却將現在的殘廢衰弱，統統歸咎於二千餘年前的導師，這種思想是何等的荒謬呢？須知道所謂文化和學術思想，是過去現在一切人類智識的總和，每一個人類，在空間裏佔了幾尺的地位，在時間裏佔了幾十年的壽命，便應該將所有智識，貢獻出來，歸入總和裏頭，使之繼續發達。所以我們努力現在，即在於繼續過去，使之不斷啓發將來，使之日新不已。詛咒過去的荒謬，與詛咒將來，同爲不可恕的罪惡。最近幾十年來，有些人說，儒教所以獨尊，是因爲漢武帝以後，尊崇儒教，黜斥百家的緣故，這些思想，是抄襲得來的，不正確的。須知道，漢武帝以前，雖然也有諸子百家，但不過各成一家之言，如老子道德經，莊子南華經之類，絕沒有如孔子的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將孔子以前中國文化及一切學術思想，整理起來，成爲一個系統，傳之後人，遇着秦火，也燒不絕，口傳手鈔，依然完整，遇着外寇侵入，雖征服了中國的政治軍事，却征服不了中國的

文化及一切學術思想，中國民族，國雖亡，種不滅，仍得由此復興，使征服的民族反處於被征服的地位。我們認識了這一點，便知道孔子不但是中國四千餘年文化之總代表，而實在是中國四萬萬人的智識之父，絕不能與諸子百家相提並論。我們沒有教主，而有這樣一個先師，爲我們一切智識的先導，這不只是中國的光榮，也是我們的幸福，加以菲薄，真是全無意識。

此次中央黨部，矯正了以上兩種不合理的思想，鄭重決議，每年舉行先師誕辰紀念日，無論政府機關，以至學校，以至各種團體，一律主誠主敬，同心舉行，便是這個意思。

先師孔子的偉大，決不是短短時間所能申說，尤其不是淺陋如兄弟所能窺測，兄弟今日所能貢獻於各位的，只有一兩點的感想：

兄弟以爲道德的精神是萬古不易的，而道德的內容條件是與時俱進的。試拿仁字來說，孔子之言仁，與釋迦牟尼之言慈悲，耶穌基督之言博愛，一樣的是萬

古不易的原則。一個人如果沒有了仁愛的心，等於沒有世界，沒有人類。換句話說，如果要有世界，有人類，便要有仁愛的心，這是毫無疑義的。至於仁的條件及內容呢？那就與時俱進了。舉一個例：孔子說，『爲人君，止於仁』。孔子的理想是『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而其時代則是『天下爲家，大人世及以爲禮』，所以孔子只說，既爲人君，便須止於仁。如今呢？國民平等，沒有所謂君臣上下，這是說，仁字是萬古不易的，而仁的條件內容，是與時俱進的。再舉個例：孔子沒有反對納妾，沒有反對蓄奴婢，只主張『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如今呢？納妾蓄奴婢，虐待之固是罪惡，善待之亦是罪惡，根本納妾蓄奴婢便是罪惡。這是說，仁是萬古不易的，而仁的內容與條件是與時俱進的。孔子以後，我們不能將仁字發揮盡致，使中國早早成爲一個自由平等相親相愛的社會，而却任命一班宋儒，由主張尊君而造出土芥人民的學說，正如黃梨洲所謂『雖以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應誅之』，索性將四萬萬人當做蝦毛魚子，把來供給一條大鯨魚

吞食，這是何等的_不仁。由主張多妻而造出禁錮婦女的學說，甚至看著皇帝把人做太監，甚至看著士大夫家將婦女纏足起來，猶恬然不以為怪，這又是何等的_不仁。這些均可以證明：如果道德的條件內容不能與時俱進，則道德的意義成爲空言，甚至被人利用，成爲一種殘暴的工具。

再拿禮字來說：我們知道儒教就原則說，最重的是仁，就實施說，最重的是禮。禮也是萬古不易的。如果一個人在荒島上，可以無禮，有了兩個人以上，便有了交際了，有了交際，便得有禮了。仁是相人偶，是說仁字是行於人與人之間，有了仁，人與人之間才有所謂互助。禮也是相人偶，行於人與人之間，有了禮，人與人之間才有所謂交際。所以禮是萬古不易的。但是禮的內容條件呢？也非與時俱進不可。舉一個例：孔子主張拜跪的，這是因爲孔子的時代還是席地而坐，所以將拜跪來表示恭敬，是很方便的。後來換了桌椅了，地上不鋪席了，還要磕頭下跪，這是什麼意思？自然便改爲鞠躬及作揖打拱了。這是說，禮是萬古不

易的，而禮的內容條件是與時俱進的。孔子以後，用了桌椅的人，還要保持磕頭下跪的習慣，直至民國以後，還要偷偷舉行，不如此，不能算得意，不如此，不
 够臭排場，這是後人的下作，與孔子有什麼相干？大概說來，古時的禮，其用意
 在定尊卑，辨名分，今日的禮，其用意
 在制定社會交際之規則，使人人平等，人
 人互相親愛。孔子以後，中國儒者專注重於以禮來維持階級，不注重於以禮來維
 持社會，所以中國號稱禮義之邦，而人與人間之言語舉動，較之歐美，真是有文
 野之分。舉個極普通的例來說：在歐洲都會，譬如兩個行人，偶然相碰，他們自
 然會一面脫下帽子，示敬示歉，一面仍舊急急走他的路；中國呢，只怕至少瞪一
 眼，不然，便罵一聲出來了。中國號稱以孝治天下，而一開口便侮辱人家的母親
 ；甚至祖宗妹子等等。這是什麼原故呢？是因爲對於禮的條件內容，不能時時注
 意，使之日新其德。從前社會是疏遠的，簡單的，如今已經漸漸的密接起來，複
 雜起來了。那麼，便應該更新禮的條件內容，使能與此密接複雜的社會情態相應

。這是要訓練的。這是要當做救亡圖存一樣的重要工作。因為沒有仁愛，不能合羣，沒有禮，也不能合羣，不能合羣，則其前途只有亡國，只有滅種，有何救亡圖存可說。

以上所說，將一個仁字和一個禮字，來證明道德的精神是萬古不易的，而道德的內容條件是與時俱進的。所以孔子說，『雖百世可知也』，而孟子又說，『孔子聖之時者也』。這兩句話，絕不是衝突，絕不是矛盾，而實在是一貫的道理。『孔子聖之時者也』，時是什麼？時是現代，是摩登，孔子聖之現代者也，聖之摩登者也。對於無論那一種道德以至那一種政治經濟等等制度，都不應只認其原則，而不計其條件內容，務使其條件內容合理化進步化，使過去現在將來連續起來，做一條線，一直的向上走，向光明走。這樣，中國民族在現代世界才站得住。這個道理，已經有先師孔子指示於前了。我們紀念先師孔子誕辰，便須念及中國在現代世界是否站得住？是否站得住在自由平等的地位？

紀念孔子的意義

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充實與犧牲

國慶日是紀念中華民國之誕生，我們對於過去之光榮，有無限的敬仰，對於將來之光明，有無限的馨香禱祝，而對於現在之艱難困苦，更有無限的罷勉和奮發。

中華民國誕生，已二十三年了，而國難之發生，也已四年了。國人對於挽救國難，意見雖多，總合說來，不外兩樣：其一，是自願力不如人，主張忍耐，從事充實，所謂忍辱負重，臥薪嘗膽；其二，是主張見危授命，所謂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以上兩樣主張，在兄弟看來，都是必要的，然而都不是有絕對把握的，換句話說，都是沒有絕對把握的，然而都是必要的。

先講充實。現時我們國家力量，社會力量，都不如人，充實自然是必要的。

但是，我們會充實，別人也會充實，而且別人在工商業上、以及一切國民經濟文化上，都比我們進步，所以我們充實得一分，別人便充實得十分乃至百分千分。不用說別的，只就軍事設備來說，一切新式戰具如重砲大艦等等，都不是沒有科學設備的社會所能製造出來的，尤其不是經濟發達的社會決不會有充分設備的成；如今別人已進於工商業發達的境界了，而我們經濟文化著著落後，這樣想和別人競爭充實，是不是有絕對把握呢？不但此也，我們雖欲充實，而別人許可我們充實與否，是一個極難解答的問題。我們知道，數十年來，我們國民革命方纔有些萌芽，便遭了別人的挫折，也不止一次了。別人爲什麼要挫折我們國民革命的萌芽呢？一是不許我們國民革命勢力的長成，二是要使初興的國民革命勢力受了挫折，倒了威風，失了國民的信用；不但精神方面如此，即在物質方面，我們一點一滴積累得來的卑無高論的建設，一遭了別人的妒忌，便不難粉碎於一擊之下，而一度的天折，又不知經過多少時間，多少積累，纔能恢復。這種例子，真

是不勝枚舉。由前之說，是即使充實，也來不及，由後之說，是雖欲充實，而其道無繇。那麼，充實雖然必要，但是並沒有絕對的把握，不能不痛心的承認了。

再講犧牲。犧牲是必要的，如果我們沒有犧牲的決心，則不但斷送國家的生命，並且斷送國家的人格。然而所謂犧牲，決不是以少量爲已足的，必須要求多量；決不是以零零碎碎爲已足的，必須要求整個的有系統的；因爲必須這樣，犧牲纔有効力，有價值。但是，中國今日能够大量的整個的系統的犧牲嗎？這可決其不能。爲什麼呢？因爲中國今日並沒有統一，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都沒有統一。沒有統一，便不能集中；不能集中，便不能做大量的整個的有系統的犧牲。現代國家，也有行民主政治的，也有行非民主政治的。非民主政治的國家，如蘇俄，如德國，固然是注意於集中；民主政治的國家，如美國，何嘗也不注意集中？——例如歐戰時代，美國一經對德宣戰之時，便將國家力量人民力量集中起來，交付與大總統威爾遜自由處置；不但軍事而已，如鐵路，如輪船，不管個

人辦的也好，公司辦的也好，國家立刻可以有權徵收使用，甚至私人所食的麵包牛肉也要受國家的統制。不但戰時如此，最近美國不過因為發見了經濟的危機，國會也就授權於大總統羅斯福，使得以其全權應付事變。以上是說明無論民主政治與否，國家遇着須要集中力量的時候，則必須能把力量集中起來。中國今日現狀是如何呢？各位所知道的，無待多說。我們將一隻蝦蟆，斬成數塊，塊塊都能跳動，這在生物學上，叫做部分獨立。人就不然了，祇須將大動脈一割，立刻致命。就一方面說，似乎蝦蟆部分獨立的能力很大；就另一方面說，他因為部分獨立，所以不能集中，不能集中，所以不能以全力抵抗，所以成爲下等的有機體動物，與上等的有機體，如人類，能够心使身，身使臂，臂使指，有上下之別。中國今日，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都沒有統一的組織，因此不能集中，因此不能爲大量的整個的有系統的犧牲，所以犧牲的力量，是極微少的，極零碎的。那麼，犧牲雖然必要，但是並沒有絕對的把握，又不能不痛心的承認了。

充實與犧牲，都是必要的，已如上述，都是沒有絕對把握的，又如上所說。然則我們將何以挽救國難呢？兄弟以為如果我們沒有信仰，沒有共同的信仰，則充實與犧牲都發生不了效用。如果有了信仰，有了共同的信仰，當一口氣尚存的時候，用盡力去充實，到了最低限度的時候，便去犧牲，則我們生命雖然不能保存，人格可以保存，國家生命雖然不能保存，國家人格可以保存。

我們的信仰，我們的共同信仰，是什麼呢？是三民主義。國難之發生，國難之隨時可以發生，總理在三民主義裏已經明白的指出來了，不但明白的指出來，而且誠實的指出來。總理對於我們國家及民族的受病所在，從來不肯取虛偽的態度，因為一個人必須有了承認疾病的勇氣，纔能有救治疾病的勇氣。總理遺囑上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因為中國不由，不平等，所以要致力國民革命，以求其自由，求其平等。前者是指出國難之現狀，後者是指挽救國難之決心。

至於挽救國難的方法呢？總理在三民主義裏也有明白指出，對於中國固有的文化，是要不忘本，對於世界的新文化，是要迎頭趕上。總理決不鄙視中國固有文化，但也決不是復古。因為復古是祇看見自己不看見別人的，是沒有比較的；而總理對於中國固有的文化，却是將世界文化比較起來，定其優劣，知所取捨的。總理看出了中國固有文化優長之點，指示出來，叫我們不要忘本，這是民族復興的基礎。總理又絕不以保持中國固有文化爲已足，策勵我們努力於吸收世界新文化。總理對於世界新文化不是隨波逐流，而是主張迎頭趕上。所謂迎頭趕上，其意義是怎樣的呢？據兄弟想來，是採取最進步的方法，對於世界新文化無論是精神的或是物質的，必須擇其最進步者而從之，這叫做迎頭趕上，這也是復興民族的基礎。

我們明白了國難的由來，具了解除國難的決心，抱定了不忘本和迎頭趕上的精神，有一口氣在，便盡力充實，到了最低限度的時候，便決然犧牲。這樣，國

家的生命人格必可以保存，即使不能保存國家的生命，而保存國家的人格是必然的。

我們必須知道充實與犧牲不是矛盾的事，而是互相爲用的事，因爲沒有充實，是不能犧牲的。充實的目的，至少限度可以說是使犧牲的力量較爲大些，較爲厚些。這並不是說有了充實，做了藉口，便將犧牲置之度外。因爲要犧牲，所以要有充實；有了充實，纔可以說到犧牲。如今有些人認充實爲懦弱，又有些人認犧牲爲魯莽，這都是錯誤的。沒有犧牲的決心，不配說充實；沒有充實的力量，不配說犧牲。有了犧牲的決心，這充實纔有意義；有了充實的力量，則犧牲纔有價值。中國讓人進步在前，已經六七十年了，講到充實，誠然是談何容易。但是我們抱定了不忘本的意志，抱定了迎頭趕上的精神，充實得一分鐘是一分鐘，充實得一點一滴是一點一滴，只要努力不斷，則我們犧牲的力量必然逐漸加大加厚；我們在充實時所耗費的心力以及犧牲時所耗費的血，必然能够發生影響，延長

國家的生命，保存國家的人格。

附 錄 感 電

二十三年國慶日

各報館轉全國同胞同志均鑒：今日救國之道莫要於統一，而實現統一端在乎和平。吾人當此歷史上空前未有之國難，若非舉國一致，精誠團結，避免武力爲解決內政之工具，消弭隔閡，促成全國真正之和平統一，實無以充實國力，樹立安內攘外之根基。本此信念而定救亡圖存之方策，治標則莫急於剿除赤匪，治本則莫急於生產建設。去歲七月儉（廿八日）電，今歲二月真（十一日）電，曾剴切言之。兩年以來，本此方針，繼續努力。現在江西股匪，已次第消滅，積年巢窟，完全克復，而其殘餘或零星潛伏，爲患地方，或四散逆竄，野心未已，善後及追剿，實爲當務之急。至於生產建設，雖以財力支絀，未能暢遂施行，而交通農業，亦日有進步，循此不懈，貫徹可期。惟欲求確實之進步，以因應時勢，解

紓國難，則必須全黨同志，全國民衆，凜國家環境之艱難，堅和平統一之信念，下更大之決心，相見以誠，確立共信互信之基礎，以發揮分工合作之效能，始克有濟。五中全會開會期近，謹將所欲建議以期採納而見實行者，披瀝以告，幸垂察焉：

數年以來，救亡圖存，雖有方策，而推行之際，動多窒礙，分工合作，實效未覩者，最大癥結，則以中央與地方間之權責未能因應時勢，明文釐定，致隔閡未盡消除之故。夫和平統一，固爲全國今日共守之方針，而欲其實現，則必須中央對於地方解除牽掣之慮，消釋其疑難之端，同時地方對於中央，亦必須本休戚與共之真誠，遵國家整個之政策，守法奉公，一掃昔日割據或形同對立之形勢，期於一致努力，蛻變中古時期封建之遺習，以造成三民主義新時代整個之國家。倘中央與地方之負責者皆同心一德，本此而行，不僅黨國所利賴，實亦自救之良圖。伏查總理建國大綱規定中央與地方採均權制，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

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此爲劃分中央與地方權限之最高原則。依此原則以定綱要，使中央地方共同遵守，在今日實不容再緩。蓋以中國幅員之廣，人口之衆，交通猶未畢張，教育猶未普及，若只拘泥單一之制度，必無以應複雜之情況，將必致愈求統一，愈滋紛擾，故掣持大體，使得均等發達，實爲必要也。列舉如下：

(一)關於法制，中央祇宜規定原則大綱，富於伸縮力，其實施辦法及詳密條理，則由各省自行釐定，以期因時，因地，因人，各得其宜，而無削足適履之病。

(二)關於用人任命之權固操之中央，而人選則應由各地方主管長官，就有法定資格者，選擇保薦，至於任期則以三年一任爲原則，且明定保障，任期中不應無故撤職，任滿之時，其成績優良者，並由中央重加任命，予以連任，以期收人盡其才之效。

(三)關於地方行政及經濟設施，應由地方斟酌實情，擬定計劃，編製預算，呈請中央核定施行，中央於核定之後，但須按其期程，考其成績，而不必遇事干涉，使得自由發展。

(四)關於中央與地方之財政，應明確劃分，凡屬於全國性質之國家財政，應由中央統收統支，例如對外有關之關稅等，其稅則與收支尤應絕對歸中央管理，地方固不得干涉，其他國稅，亦應遵守中央所頒布之規則與稅法辦理；至於地方財政，則由地方管理，其他過渡時期中，地方財政確有不足者，則由中央酌量補助，使內外相維，以爲調劑。

(五)關於國防軍及地方兵警之區別，應確定標準，國防軍爲捍衛國家之武力，故關於國家之正規軍，其管轄指揮須統一於中央，但在過渡時期，得依平時之統屬關係，對於部屬之任免，得由其最高主管官呈保中央任命，至於地方兵警，如保安隊保衛團警察隊等，除編制數額須由中央核定外，訓練調遣之權，

概屬於地方長官。無論國防軍或地方兵警，若有向外國購買武器之必要，應呈請中央代爲購訂，以求品類之均一。

以上五條，瑩瑩大者，實爲釐定中央與地方權責最切實際之標準，亦爲增進中央與地方關係，以共同努力推進政治之方法，倘得五中全會予以通過，其關於現行法規者，分別釐定或加以修正，關於行政方策者，則切實推行，敢信中央與地方之捍隔，必日臻消融，而和平統一之實效，左券可獲。

抑尤有進者，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不取決於武力，不獨中央地方間對此原則應恪守弗渝，卽人民及社會團體間，依法享有言論結社之自由，但使不以武力及暴動爲背景，則政府必當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制。蓋以黨治國，固爲我人不易之主張，然其道當在以主義爲準繩，納全國國民於整個國策之下，爲救國建國而努力，決不願徒擁一黨專政之虛名，強爲形式上之整齊劃一，而限制國民思想之發展，致反失訓政保育之精神，蓋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意俄政制之

必要與可能也。

以上所陳，於培養民力發揚國力，所繫至大，願與同志在決議之前，則集思廣益，以折衷於至當，在決議之後，則精心果力，以黽勉於實行，庶幾民困可蘇，國難可解，和平統一之途徑，復興民族之基礎，胥在乎斯。掬陳悃悃，惟共鑒之。汪兆銘蔣中正感。

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救亡圖存之方針

目前的國難，是很嚴重的，我們要解除國難，必須知道國難之由來。

國難之由來，總理在三民主義裏說得痛切明白，而概括在遺囑內說道：『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說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可見得中國是不自由平等的了。一個國家在世界裏而不自由平等，那還算得國家嗎？那還不是國難麼？中國的不自由不平等是幾時起的呢？是從締結不平等條約起的。所以遺囑上跟着說：『要廢除不平等條約』。不平等條約是幾時起的呢？是從鴉片戰爭以來起的，以後就日趨日下了。

總理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可知國民革命之目的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國民革命之使命也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然則總理爲什麼先而主張運動推倒滿清，繼而主張推倒袁世凱及推倒南北大小一

切軍閥呢？因爲這些都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的障礙物，如果不掃除這些障礙物，絕不能引導中國人民走上求中國自由平等之路。所以，這些掃除障礙物的工作，是國民革命第一步的工作，也可以說是前半期的工作。

總理會說：『余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懷顛覆清廷之志。』這句說話，是因爲看見乙酉戰敗，斷送安南，而清廷頑固如故，總理不忍看見中國從此沉淪下去，所以下了決心，要顛覆清廷以改造中國。從乙酉到乙未，足足十年，這十年當中是總理醞釀革命的時期；至乙未年而第一次革命發起於廣州了。乙未前一年是甲午，那一年中國對日本戰敗，割讓台灣，澎湖列島及遼東半島。後因俄德法三國干涉日本交還遼東，却又賠款二萬萬兩，以爲抵償，這一回的戰敗，比起乙酉之役更是悲慘。總理看見清廷腐敗至此，其顛覆清廷改造民國之心，益以加切，所以發起第一次革命。從這一次之後，到了乙巳，足足又是十年；這十年中，可以算是中國最危險的時期了。俄國自以干涉還遼，對於中國有莫大之恩惠，非

得到相當之報酬不可；所以唆使德國佔領膠州灣，自己便佔領旅順大連灣，法國也佔領廣州灣，英國因此就佔領威海衛及九龍，跟着各國更將中國各省劃爲若干勢力範圍。瓜分之禍，可謂迫於眉睫。因此激出義和團的事變來，而各國聯軍也就於庚子那一年打入北京，索取四萬萬的賠款了。總理看見清廷愈鬧愈不成樣子，因此便到惠州發起了第二次革命。及至辛丑和約告成，俄國藉口佔領東三省，不肯撤兵，因此發生甲辰乙未日俄之戰。中國在這時候宣佈中立。我們要知道，兩國交戰，第三國守中立是平常的事，但是這回日俄交戰却是在中國領土之內，以東三省作爲戰場，中國任日俄兩國在領土以內交戰而却宣佈中立，真是奇聞。我們不能不沉痛的說中國在乙酉中法之戰及甲午中日之戰，雖然是戰敗國，却還不失爲一個交戰國，及至甲辰日俄之戰，中國則連交戰國的資格也失去了。什麼叫做宣布中立，其實只是等死，只是聽候宰割，換句話說，東三省是一定失去的了，誰是戰勝者誰便得着；猶如一個人已注定做奴隸的了，誰有錢誰就買了去一

般；又如運動會的獎品，誰得勝誰領獎一般。這些說話，真是痛心。庚子以後，東三省原是俄國以兵力佔領着的，如果日俄交戰，俄國勝，俄國便永遠佔領了；日本勝，便由俄國之手移於日本將其佔領了。中國雖然是東三省領土的主人，却沒有過問之權。這些說話，真是痛心。總理在乙未庚子兩役，發起革命，當時人心未醒，應者寥寥，至於乙巳，便不同了。中國同盟會本部那一年成立，加盟者有十六省之衆了。從乙巳至了乙卯，足足又是十年，這十年當中，雖然辛亥之役，顛覆清廷，創建民國，但是不久便發生歐洲大戰，日本因此進兵膠州灣，與德國開戰。中國又是宣布中立，其情形與日俄戰時是一樣的，因此日本於佔領膠州灣之後，更進一步而作二十一條之請求。總理於癸丑以後，爲袁世凱所排斥，亡命海外，看見這樣，毅然以復興中華民國自任，所以有中華革命黨之組織。從乙卯到乙丑，足足又是十年，這十年當中，總理在國內和南北大小軍閥不斷的奮鬥艱苦卓絕。當那年三月十二日逝世之際，所留以示國人及示同志者，求中國之

自由平等，是『廢除不平等條約』。綜觀總理一生由乙酉至乙未，醞釀革命足足十年，由乙未至乙巳發起革命足足十年，由乙巳到乙卯進行革命足足十年，由乙卯至乙丑復興革命足足十年：連前帶後足足四十年，所以遺囑上說是：『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這四十年當中，就行事上說，是推倒滿清，推倒袁世凱，推倒南北大小軍閥；而就目的上說，是要解救中國，使之脫離不自由不平等之苦。因為要達到這目的，所以對於那些進行間之障礙物，不得不予以掃除。所以遺囑上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以上所說，國民革命之目的，及國民革命之使命，可以瞭然。簡單一句話，中國不自由不平等便是國難，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便是要解除國難。

頗聞有些人議論，各國革命多注重在求人民之自由平等，例如法國革命便是平民不甘受君主及貴族不平等不自由之待遇而起，俄國革命便是無產階級不甘受

資產階級不平等不自由之待遇而起，何以中國革命不說求人民之自由平等，而說求國家之自由平等呢？這種疑問，如果留心法國俄國革命的歷史及其當時環境，自然明白。法國在革命以前，本是歐洲一個強國，在歐洲國際間，並沒有不平等不自由之束縛，路易十四雖然專橫無道，國內人民備受苦痛，但是當時法國的國力却威震歐洲，路易十五十六的時候，國威仍然未墜，所以當時法國人民不感到國家不自由不平等之苦，而只感覺到對於君主及貴族不自由不平等之苦，所以法國革命的人權宣言，以人民的自由平等爲其骨幹，雖因此受歐洲各國維持君主及貴族政體者之反對，甚至於共同干涉，亦毅然無所懼，出兵與之對抗，至拿破崙時代，且進而征服歐洲各國，將人權宣言的精神傳於歐洲各國了。這種的歷史及當時環境，與中國全然不同。中國的地位，照方才所說，自鴉片戰爭以來，即已成爲不自由不平等的國家。總理在三民主義裏很沉痛的說，中國是一個次殖民地，所以中國的革命，雖然爲掃除障礙起見，要打倒滿清帝制；爲團結人

民起見，要建立中華民國，但這些只能說是準備工作，其基本工作却是要求得中國之自由平等。換句話說，中華民國雖然建立起來了，但是在國際上的地位，仍然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必須要求得國際上之自由平等，然後革命之目的方才算得做達到。所以中國之國民革命，求國家之自由平等，先於求人民之自由平等。因為如果國家不能自由平等，則人民實際上不過成爲各國之共同奴隸，又何自由平等之可言？必須國家得到自由平等，然後人民乃能得到自由平等。

法國革命情形與中國不同，已如上述。俄國革命情形，也是與中國全然不同的。俄國在歐戰以前，其黑暗專制，可謂世界第一，而其國力之強，也是世界第一等的國家，絕沒有所謂國際的不自由不平等。及至歐戰既起，俄國革命黨人在俄國屢戰屢敗之際，趁勢起來實行革命，推倒帝制，更進一步，對德要求停戰講和，俾得專力於對內。這在德國固然樂於接受，因為這樣便可以專心致志對付西歐；而在西歐各國，聞此消息，雖然憤恨，但也再沒有力量去干涉俄國。所以俄

國革命得以從容進行。這和中國今日的情況，沒有一些相同。所以俄國革命，可以注意於人民之自由平等，而中國革命，則必須注重於國家之自由平等。環境不同，則致力的方向，自然也是不同了。

中國革命的環境和法國革命俄國革命的環境全然不同，已如上述。求其約略相同的環境，則土耳其革命當時，却有可資參考的地方。從前世界稱中國做遠東病夫，土耳其做近東病夫，這兩個國家，外受列強的壓迫，內受政府的鉗制，約略相同。土耳其青年黨看破了不推倒腐敗政府，不能挽回國命，重張國勢，所以在一九〇八年六月廿四日舉行革命，迫逼土皇，復舉憲法，再於一九〇九年四月廿五日逼迫土皇讓位。但是土耳其青年黨方才露些頭角，欲有所發展，早已引起奧國的妒忌，一九〇八年十月七日，突然宣言合併波赫兩洲。可憐土耳其青年黨剛剛做了一些改革事業，國內反動尚未平靜，對外發展更說不到，有何力量與奧國相抗？跟着一九一一年九月廿六日意大利又對土國宣戰了。一九一二年十月十

五日，土國戰敗講和，割讓支利波利。而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三日，希臘，布加利亞，塞爾比亞，門德內哥羅聯合又對土耳其宣戰。一九一三年三月，土耳其又戰敗講和，簽字於極悽慘的割地條約了。土耳其經此幾回的創鉅痛深，一面發奮自強，整練陸軍，一面與德奧深相結納，遂於歐洲大戰爆發之際，加入德奧同盟方面，與協約方面作戰。冀在此一戰，以鉅大的犧牲，爭回國家的自由獨立。誰知大戰結果，同盟方面不幸慘敗，土耳其在綏佛爾蹂躪之下，幾乎亡國。雖然賴有今總統凱末爾統率國民黨艱難奮鬥，建立安哥拉政府，重興土耳其，爭回國際的自由平等的地位；但是土耳其的人口比起戰前已少了三分之一，領土也已少了一半了。

我們由此可知，國民革命對於列強壓迫而要求國家的自由平等，恰恰和人民革命對於君主壓迫而要求人民之自由平等一樣，是要經過無數的犧牲的。君主對於人民之要求自由平等視為不安份，大逆不道，加以革命的罪名，要殺要剮；列

強於弱國之要求自由平等，也視為不安份，大逆大道，重則發兵征討，勒令賠款割地，輕亦加以種種束縛壓迫。一則挫折革命勢力的萌芽，使之不能發榮滋長；一則毀壞革命對於其本國人民之信仰，使之在國內不能安定，不能得到人民之擁護，不能得有成績以安慰國人，及安慰革命黨人犧牲勞苦後之良心。噫！這種手段真是毒辣，但這是國民革命所必經之階段，無可避免的。

況且中國革命在歷史上絕非短時期所能結束的。各國革命多在首都，政權變更之後，全國各地隨意轉移，而各國革命多是人民與軍隊結合起來顛覆被革命之政府，重新建立革命之政府，沒有什麼內戰。中國則不然，歷史上除了權臣篡竊之外，革命多是起於各地，勢力既大，始進而傾覆首都，因此中國的革命比起各國之首都革命費力既多，費時亦久。而且歷史上中國革命的中間及其前後，往往發生多次的戰爭。這種戰爭恍如兩國交戰一樣，因此費力更多，需時更久了。辛亥以來，中國革命也逃不了歷史上的先例。雖然辛亥之役，戰爭時間不算延長，

便已推倒清廷，建立民國，然而，元年以後，戰亂相尋，迄無甯日，直至今日，國內還沒有完全統一，加以共匪爲患，還沒有完全肅清。國民革命之目的，本來是對外的，是要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的。我們知道，平等是不容易得到的。我們要求得到平等的地位，平等的待遇，必先要有平等的力量。所謂平等的力量，便是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樣樣都能與世界最強國有平等的力量。沒有平等的力量以前，要求得到平等的待遇，平等的地位，是不可能的。而這所謂平等的力量，又決非一朝一夕所能養成。即使國內革命之後，立刻有了真正統一的政府，集合全國人民的心力，極力從事建設，也需要相當的時間，何況中國自從辛亥革命之後，國內接二連三還有許多魔難呢！一方面國民革命之本來目的已爲列強所認識，而加以注視；一方面革命後之真正統一，遲遲未成，諸般建設無從着手。這便是國難嚴重之由來，也便是應付國難極感困難之由來了。

現在的國難，其鬱積醞釀至少已有了四十年。甲午中日戰敗，日本不止要求

中國割讓台灣和澎湖列島，並且要求割讓遼東半島，卒因俄德法三國之干涉，將遼東半島還付中國。日本却從此臥薪嘗膽，發奮報仇，一面成立英日同盟，以與俄法同盟對抗；一面以俄國爲標準敵國，積極的從事戰備。甲辰之役，一戰勝俄，遂承繼了俄國在東三省所得的地位，及至歐戰開始，更將德國勢力驅逐出膠州灣以外，因此取得二十一條。及至歐戰告終，在華府會議裏，受英美法三國抑制，將膠州灣還於中國，二十一條的內容也削減多少。日本一時吞聲忍氣，又從事於積極的擴張戰備，直至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看見世界各國因經濟恐慌自顧不暇，遂乘機一躍而奪取東三省。

以上所述，國民革命之目的與國難之由來，已經大概明白。我們於此，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國民革命之使命是在打破過去的重重國難，克服現在的國難，以求得將來的中國之自由平等。我們明白了這種使命的意義，並且努力的擔任起來，則我們必須具有以下的幾個觀念：

第一，我們必須知道。現在的國難是意中事，不是意外；是鬱積了幾十年而爆發於一旦，不是忽然而來。我們必須下了決心準備長期的奮鬥。

第二，我們必須知道，以前的推倒滿清，以及推倒袁世凱，以及掃除國內南北大小軍閥種種工作，不是徒勞的。這是國民革命前半期的必要工作。經過了這些工作，方才能够掃除障礙，使國內歸於統一，得以集合國內的心力物力，以從事於後半期的國民革命工作。

第三，我們必須知道，後半期國民革命工作，便是直接用力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所謂用力，便是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種種力量；所謂直接，便是與世界最強國較短長。我們必須具有與世界最強國同等的力量，方才能够享受世界最強國平等的待遇。這是需要真實的力量，不是可以僥倖得來的。

以上三個觀念，是我們同志安心立命的所在。聞得有些同志將剿匪與禦侮看作兩件事，以爲剿匪爲輕，禦侮爲重，這是很錯誤的。須知道，剿匪即是禦侮，

猶如要向前方去打仗，必須肅清後方。國內的匪患，如果不能剷除，那麼，我們步步受着牽制，有何方法去抵禦外侮呢？換一句話說，抵禦外侮，譬如向前打仗，剷除匪患，譬如肅清後方。向前打仗與肅清後方，不能看作兩件事，所以剷匪與禦侮也不能看作兩件事。我們總要達到禦侮的目的，必須同心併力先去肅清匪患。

又聞得有些同志將軍事與外交看做兩件事，以為軍事方面固當審勢量力，不可輕動，外交方面則不妨利用國際形勢，活潑進行，這是很錯誤的。拿商業來做譬喻，軍事方面的力量猶如本錢，外交的手段猶如經紀。如果一個做經紀的，不顧着本錢的多少，買空賣空，去做投機生意，則其商業必然虧敗。現在的世界是以國力來賭生存的，在充實國力上，固然各種建設俱當分途並進，不可不以國防為中心。各種政策之運用亦然。在軍事的力量尚未相當準備以前，想在外交上突飛猛進，其危險是會將國家陷於滅亡之命運的。我們試看：普法戰爭之後，法國

戰敗了，守着那句『心裏常常想着，口裏不要說着』之格言，埋頭努力使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方面漸漸充實，方才締結俄法同盟，進而締結英俄法的協約，纔能於歐洲大戰中解除數十年來的國難。又看看歐洲大戰以後，德國的忍辱負重，也是如此。現代如此，古代何莫不然？我們讀過吳越春秋，知道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但是同時還不可忘了勾踐的『男爲人臣，女爲人妾』。須知道沒有發奮爲雄的志氣而低首下心，便是偷生苟活；有了發奮爲雄的志氣，而急於自見，也是輕率寡謀，這都不是救亡圖存所應有的決心與態度。

有許多人因爲不明此理，所以懷着一種幻想，以爲中國今日可於外交上求得出路，於是責備政府既不能戰，又不能和；我們試將他們的理論檢舉一下：

他們責備政府不能和的理由，以爲今日政府既然自願力量不能收復失地，那麼，何不採取『毒蛇螫手，壯士斷腕』的辦法，忍痛言和，以打開僵局，徐爲後圖。例如蘇俄當革命之際，不惜與德國停戰講和，接受極屈辱的條件，當時蘇俄

革命黨人未嘗不期期以爲不可，而列甯獨毅然行之，卒之俄國革命的基礎因以奠定。中國國民黨既然以革命自任，應該有此決心與勇氣，既不能戰，卽當言和，不應如此顧慮多端，優柔寡斷。這種責備似乎甚是。但他却忘記中國今日的環境，與蘇俄當日，完全不同。蘇俄當日雖然對於德國屢戰屢敗，但是當時德國一面在東歐與蘇俄作戰，一面在西歐與英法美意聯軍作戰，已經極其吃力。如果蘇俄與德國講和，德國自然放下東歐，一面用全力對付西歐，所以當時蘇俄之停戰講和，是必然有效的。至於屈辱條件呢？列甯已經打算明白，如果德國一戰而勝，則倒霉者不只蘇俄，英法美意一同倒霉，德國終不能出其全力單獨去鉗制蘇俄的；如果德國一戰而敗，則他的本身已經不能維持，有何餘力去執行這些屈辱條件？列甯對於以上各點，打算明白，所以敢毅然與德國講和，接受屈辱條件而不辭，明知這種屈辱條件不過白紙上寫些黑字，不能發生效力的。中國今日的環境與蘇俄當日有一點相同麼？自從九一八以來，中國與日本也會以兵力衝突過幾次，

如淞滬之戰，長城各口之役，除了中國以兵力抵抗以外，有其他各國動了一兵一卒麼？日本絕不是當時兩面受敵的德國，中國如何做當時的蘇俄？有誰人能擔保說日本要了東北之後，如果得到中國一紙和約，便從此罷手不再侵略呢？以為一和便可了事，未免太樂觀了。

至於他們責備政府不能戰的理由，以為既不能和，則只有出於一戰。試看歐洲大戰時候，比利時以一小國尚敢與德國抗，何況中國有這麼大的土地，這麼多的人民，怎的連做比利時的勇氣也鼓不起，這決不是以革命自任的中國國民黨政府所應出。這種責備更無根據了。須知比利時與德抗戰之時，俄國已經對德國宣戰了，法國已經對德國宣戰了。比利時之對德抗戰是參戰，不是單獨應戰，何況當時已經知道英國也要對德宣戰呢？一方面是同盟德奧，一方面是協約的英俄法，比利時加入了協約一方面，就算勝利沒有絕對的把握，但是決不能預先決斷為絕對的失敗。那麼，比利時之參戰，決不是意氣用事，而是經過一番老謀深算的。

。中國今日的環境與當時的比利時如何相同呢？方才已經說過，自九一八以來，武力衝突只有中日兩國，所以拿比國當時的情形來判斷今日中國的趨向，也是有些驢唇不對馬嘴。

以上所說，是證明每一個國家都有他一個特殊的環境，決不能印版相同，因此，應付這個環境的方法，也就不能印版相同。固然中國到了最低限度的時候，也只有籌爲玉碎，不爲瓦全；拚之處處流血，人人流血，眼前雖蒙着亡國的悲運，却也下了將來復興的種子。這種決心，我們人人時時刻刻都應該有的。但是如果還有一絲有救亡圖存的機會，則斷斷不可將這一絲的機會錯過了去，必須專心致志的埋頭苦幹；國力多儲蓄得一分是一分，儲蓄起來，看清楚了特殊環境，而善於運用，那麼，救亡圖存的目的，定然可以達到；不只救亡圖存而已，中國之自由平等也由此可以達到。這在乎我們之決心與努力而已。

二十四年一月一日

新生活運動的意義

在中央黨部紀念週演講

自從新生活運動開始以來，誠心誠意提倡實行的固不乏人，但因為對新生活運動根本的意義，沒有深切的認識，致使進行之中，感覺困難或無味的，也不能免。因此便發生了兩種懷疑：其一，新生活運動，要不要靠政治力量，法律力量來推行？如果這樣，會不會做到鹵莽滅裂？其二，新生活運動是不是只可用勸告的方法？如果這樣，會不會成爲虛文？

我以為這兩種懷疑都會有的，但也都是可以免除的。

人類生存要靠力量：一是個人的力量，由個人自動自發，一是團體的力量。

因為人類是社會的動物，所以不但要各個人能夠自動自發，還要彼此之間，能夠相維繫相勉勵，使各個人的行動，都遵守着共同的紀律，由個人的力量，透過團

體，集合而成爲團體的力量。

團體的力量，也可以叫做制裁力，因爲它是以團體的生存，爲最高的目的，對於各個人的言動，可以施予制裁的。

制裁力有兩種：一是國家的制裁力，一是社會的制裁力，前者是以國家的力量，形而爲政治或法律，後者是以社會的力量，形而爲一種風氣，使全社會的人，都走上一條共同的軌道。

表面看來，似乎國家的制裁力強，而社會的制裁力弱，國家的制裁力顯，而社會的制裁力晦。其實不然。就範圍來說，則國家的制裁力較小，而社會的制裁力較廣；就程度來說，則國家的制裁力較低，而社會的制裁力較高。因爲國家制裁力的範圍，限於政治法律事項，而社會制裁力的範圍，則個人的生活習慣，以至起居飲食，都包含在內。而且國家所制裁的，只是最低限度，只在禁人不做壞事，并不能強人使之必做好事。譬如致人於溺，法律上是有罪的，但見溺不救，

則法律上并無犯罪的明文，惟要靠社會的制裁，纔能將見溺不救的人，予以責備，使之不齒於人類。社會的制裁力與國家的制裁力，其範圍之大小，強弱之懸殊，於此可見。

新生活運動，是從社會方面求民族復興求國家生存的一種運動，是要使全國的人，都有一個改造生活的共同趨向，走上一條改造生活的共同軌道。所謂生活，包括風俗習慣等等，都是社會方面的事，新生活運動的基本意義，就是認定只是從政治法律方面進行改造，不從社會方面改造着手，必不能達到國家生存民族復興的目的，而社會之改造，又必有待於社會的制裁力之養成。所以要推行新生活運動，便首先要努力養成社會的制裁力。

有人說道：中國社會如此散漫，拿政治法律，甚至軍事的力量，尙怕改造不了，統一不了，何況只是社會的制裁力呢？不知道中國社會雖然散漫，但社會制裁力之大，終是不容蔑視的。

舉例來說：我們男子的頭髮，本是和道士一樣的，自從被滿洲征服之後，纔迫而薙頭，所謂「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很可以看出當時殘暴的情形。這是拿政治力量來干涉的例。至於不用政治力量的，如纏足是。滿洲政府拿政治力量，強迫我們薙頭，其效力不過二百六十多年，還要經過無數的反抗。纏足呢，歷史上只有禁纏的法令，沒有獎纏的明文，而其流行之久，自五代至今七八百年。爲什麼要纏足呢？據說，不纏足恐怕嫁不得好丈夫，有失門第，所以通都大邑的人，爲維持門第，不得不纏足，窮鄉僻野的人，爲爭求門第，也不得不學纏足。世人的愛，沒有過於慈母之於嬌女的，殘忍痛苦，也沒有過於纏足的。前清對於婦女之體刑，以拶手指爲最苦，其實何嘗比得上纏足？而一個慈母對於嬌女，愛得愈切，便把她的足纏得愈小，這不是受國家的制裁，而是受社會制裁。這種做法，其始不過少數人，後來漸漸的成了風氣，凡爲女子，非纏足不可，纏足一事，遂成爲全國統一無間東西南北的習俗。革命以來，先烈流了無限的鮮血，人

民受了無量的犧牲，以求國家的統一，而直至今日，真正的統一還談不到，政治統一之難，其難如此，而纏足一事，不知不覺却統一了七八百年。政治力量所做到的，法律力量所做不到的，甚至軍事力量所做不到的，而社會力量，則能做到的。社會的制裁力之大，於此可見了。

纏足是誤用社會的制裁力所致的惡果，反之，如果能善用社會的制裁力，則其效也可立見。近來婦女有所謂健美運動，美不美且不管，最要緊的是健，而欲求其健，則天足實爲必要的條件。革命以來，雖然纏足惡習，還未完全掃除，而天足之要求，則已漸爲國人心理之所同，這是否是政治法律力量所造到的呢？可。以說，靠政治法律的力量甚微，而靠社會制裁力的至大。誤用社會的制裁力，其弊如彼，善用社會的制裁力，其效如此，運用社會的制裁力之不可不慎，於此又可見了。

再舉一例：鴉片煙之爲害，是人人所知道的，但自從鴉片煙輸入中國以來，

不到百年，全國人民，中了鴉片煙毒的，不知多少，其流行之廣，甚至拿鴉片煙敬客，如香煙清茶一般。我們中國，政治文化，軍事，科學，事事不如人，而鴉片煙之製造，推銷，與吸食，外國人真是望塵不及。幾十年來，我們摹倣外國製大砲製飛機，一些也沒有成績；而煙槍之精，煙具之巧，無一不遠在外國之上。

政治法律的力量統一不了中國，軍事的力量統一不了中國，而鴉片煙却統一了中國。爲什麼鴉片煙會流毒如此之廣呢？因爲社會雖明明知道，而不加以制裁，有惡不除，其結果適以長惡。雍頭還是亡國以後，含辛茹苦來忍受的，不必說了；纏足與吸煙，誰叫我們去做的呢？一則誤用社會的制裁力，一則不用社會的制裁力，社會的制裁力之可貴，運用社會的制裁力之不可不慎，於此又可見了。

所以我們今日，要推行新生活運動，不要只是空空洞洞的口號，也不要以爲個人生活如起居飲食等等，是政治法律的力量所能制裁，應該從社會方面着眼，從心理改造着手，切切實實的努力於社會的制裁力之養成。只怕我們不能認定正

確的目標，只怕誤用了社會的制裁力，如果認定了正確的目標，如果能够善用社會的制裁力，則其效果有非政治軍事的力量所能做到的。

新生活運動的目的，不外使舊式的生活變為現代的生活。什麼叫做現代的生
活呢？就是要科學合理化。因為舊式的生活是散漫的，鬆懈的，無紀律的，所以
必要使之嚴肅，使之整齊，使之紀律化。綜言之，使之科學合理化，也就是說，
拿現代科學合理化的精神，來改造我們的生活。在精神修養上要如此，在身體鍛
鍊上要如此，在團體活動上也要如此。以這種精神，由一個人推之少數人，由少
數人推之多數人，漸漸的形成一種社會的制裁力，如此，纔能够使新生活的模型
推行而普及於全國。中國向來有一個名詞，叫做『風氣』，這個名詞似乎模糊，
其實正可以見得社會的力量，見得人類一言一動，不是個人的，而是社會的。改
造國家，改造社會的工作，有時很難，有時很易，有時很慢，有時很快。能够養
成社會的制裁力，再進而善用社會的制裁力，則一切都易，一切都快，如其不然

，就算拿政治法律軍事的力量來強迫，也做不到。

明白了這一點，則前頭所說的兩種懷疑，不攻自破。但憑勸告，任其自然，固然不對，要想拿政治法律的力量來干涉，也是徒然。唯一的辦法，只有努力於社會的制裁力之養成。如果我們能夠認清新生活運動的意義，認清民族復興國家生存的要素，努力養成社會的制裁力，使舊式的生活一變而為現代的科學的合理化的生活，則必能於社會改造之中，求得國家民族的新生命。

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

關於中日外交方針之報告

在中央政治會議報告

一月二十三日，日本廣田外相在日本國會演說對華外交方針，其演辭已見日本歐美及我國各報紙；對於這篇演辭，各國重要報紙都會加以批評，各位想都已見過，毋待兄弟重行陳述。現在兄弟願意將本人對於廣田外相的演辭所生的感想，向各位說明，也可以說就是對於中日外交的根本方針，這是應請各位注意的。我們要使中國成爲一個現代的國家，有兩個必要的條件，便是「統一」和「建設」。以我國過去制度的缺點，如交通的困難，經濟的落後，教育的不備，種種原因，要想實現「統一」和「建設」，需要長時間的和平。而且現代世界交通益便，各國相互間一切政治經濟的息息相關，所以我們的愛好和平，是廣義的，不僅中國自身要祈求和平，且願各國自身各能保持和平，尤其各國相互間亦能

確。實。保。障。和。平。因。此。之。故，中。國。對。於。任。何。友。邦，都。願。意。在。平。等。互。助。原。則。之。下，保。持。增。進。友。誼。與。和。平。的。關。係，何。况。對。於。在。地。理。上，歷。史。上，文。化。上，種。族。上，和。我。國。有。密。切。關。係。的。鄰。國。日。本。呢。

還記得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總理孫先生在神戶演說，有幾句話道：『照中國同日本的關係說，無論講到那一方面，兩國國民都是應該攜手，協力進行，共謀兩國前途的發展』。這篇演說，是總理一生最後的演說，凡我同志，刻骨不忘，而且總理一生對於中日外交的根本方針也不離乎此。卽就我國革命而言，自興中會歷同盟會以至辛亥革命的成功，都曾得到日本朝野友人間不少的同情和應援，這種事實，大凡參加過去革命工作的人，都能記憶得到的。從這一點，更可以看出中日兩國的關係，是應當如何親密的了。但是不幸中日兩國間，不僅不能舉親善之實際，且二十餘年來，兩國間不斷地發生意外的糾紛，更不幸所發生的糾紛的嚴重性和危險性，愈來愈大。不僅中日兩國間的關係爲之益形惡劣，卽全世界

的空氣，亦因此感覺不安，這實是中日兩國所應共同引為遺憾的，也是全世界所惋惜的。我們現在固然在極嚴重的國難當中，但我們終相信，中日兩國間的關係，既有過去如此悠長的歷史，現今所發生的糾紛，終歸是可以由雙方的誠意來解決的。

讀了這次廣田外相的演說，認為和我們素來的主張精神上是大致吻合。中日兩國間既有如此的共鳴，加以相互的努力，中日關係，從此可以得到改善的機會，而復歸於常軌，這是我們所深引為欣幸的。我現在坦白地鄭重地聲明：我們願以滿腔的誠意，以和平的方法，和正常的步調，來解決中日間之一切糾紛，務使互相猜忌之心理，與夫互相排擠互相妨害之言論及行動等，一天一天的消除，庶幾總理當日對於中日攜手的希望，可以期其實現。

總之，如中日兩國的人士不拘於一時的利害，不驚於一時的感情，共以誠意主持正義，以為兩國間謀永久的和平，則中日兩國間之根本問題，必可得到合理

之解決。這決不僅是兩國的福利，東亞的福利，也即是對於世界和平的最大貢獻。

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

消沈與沉着

中國今日，如欲救亡圖存，必須撤去囂浮與消沈兩種習氣，這是我們同志所常常說着的。

我們不會忘記，在中國歷史上當危急存亡的時候，有不少的忠臣烈士，盡心竭力的去挽回，縱使一時不能挽回，而盡心竭力的結果，也留下將來恢復的種子。

同時，我們也不要忘記，在中國歷史上，遇着外患的時候，有許多人士都始而浮囂，終而消沈。其浮囂的現象，是不度德，不量力，好大言，無實際；而其消沈的現象，是自信力消失，惟知以偷生苟活爲事。因爲這樣，神州陸沈，中原邱墟，在中國歷史上往往遇着。

如何才能撤去囂浮與消沈兩種習氣呢？惟有沈著。

沈著與消沈之不同，不但須存之於決心，而且須見之於行事。

所謂見之於行事：其一，在時時自省，惟自省而後能自責，惟自責而後能自救；其二，在時時與他人比較，惟比較而後知優劣，惟知優劣而後能勇猛精進。

救亡圖存的目的不是一天所能達到的，我們必須下了決心，用不斷的努力，一天一天的積累起來。譬如每年之中，將積累的結果，計算一遍，或每日之中，將積累的結果，計算一遍，如果有了積累，便是沈著，反之，便是消沈。這是存亡之界。

救亡圖存的責任，既然要積累起來，那末，時間上，能容我們積累嗎？空間上，能容我們積累嗎？只怕我們窮年累日的積累，不足供人家片刻的摧殘，這誠然是最可驚心的。然而力量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成，我們除了積累，還有什麼辦法？可憐我們國人有一種心理：封神傳，姜子牙沒有辦法，便是太上老君；西遊記，孫行者沒有辦法，便是觀音菩薩。這種心理，無形中支配了一切。所以將「

『積累』二字看做等閒，然而這種妄想，終久要消滅的。

我們爲國家的生存計，只有積累，爲個人良心的安慰計，也只有積累。孟子說：『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俟』字是危險的，正所謂時不在。我與，時不我待；然而修身却是自己把握得住的。這便是我們今日安心立命的所

二十四年國慶日

着 沉 與 沉 消

六中全會的使命

四屆六中全會開會詞

各位同志：

自從五中全會開會以後，因種種關係，至今日才能開六中全會。各位委員，由各處來京出席，其人數之多，爲本屆紀錄所未有，在這一點，可以充分表出各位同志奮鬥之精神，這是極可欣慰的。

六中全會開會以後，緊接着就是五全大會，所以六中全會是四全大會之結束，同時也是五全大會之開始，所以這一次的開會，其意義非常重要。

我們記得：四全大會開會的時候，正值國難嚴重，所以四全大會的口號，是『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四全大會之後，自一中全會以至今日，各位同志，都是本着『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意義，努力去做。我們固然不敢說我們的努力，已

得有完滿的結果，但是歷次全會，都是照着這方針而進行的。如今五全大會開會期近了，國難嚴重，比之四全大會時候有增無減。我們在這幾年當中，看見了各位同志的努力，其中如剿匪之努力，已得了極大之成績，其他建設，也得有若干成績；但這種成績，並不能使我們得到滿意的安慰，就是因國難並未解除，而且更加嚴重。我們須要更加勞苦，更加努力，照着四全大會所定方針做去，並以此貢獻於五全大會。自五中全會以至今日，所有各種工作，在此次全會，理當有詳細報告，恕不先述。今當開會之際，所能報告者，便是精誠團結的精神，永永不散。我們對於國難之痛心，增加了我們無限的努力，我們決心以無限的勇氣來擔負這責任，來謀國難之解除。我們度德量力，對於橫逆之來，不能不盡其最大之忍耐，同時我們抱着不計成敗利鈍之決心，對於最後之關頭，不能不出以斷然之犧牲。我們盼望本此精神及其決心，在此次全會裏得到極有價值的討論，因而得到極有價值的決議以見之實行。

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

下
編

歸國途中之談話

(一) 在熱那亞對西安事變之談話

十二月二十二日，汪精衛先生由意大利熱那亞下船，啓程歸國，臨行對記者發表談話如左：

數年以來，中國在內憂外患重重壓迫之中，艱難拮据，謀以一致之團結，備最後之犧牲，日積月累，始獲得幾微之進步。最近綏遠之守土禦寇，卽爲進步之一徵。正當戮力同心，以謀貫徹；乃西安事變，突然而起，隳國家之綱紀，紊軍隊之紀律；此逐漸獲得之進步，將橫被摧殘，而內憂外患，將益陷於紛紜；此而言禦侮，眞所謂南轅而北轍者。中央對於此次事變一切決議，已顯示吾人以努力之目標。中國之奮鬥，有賴於蔣介石先生之領導，吾人當力謀其安全與自由之恢復。余自傷病，數月以來，在歐療治，本已決最近期內回國；自聞西安事變，尤切痛心；中央復有電催，故卽日首途回國。以後當與諸同志一致努力，以期挽回

此危局也。

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二) 過新加坡關於請救兇案人犯之談話

汪精衛先生六日抵新加坡，七日原輪歸國，當地各記者登輪請謁，承談如左：

本人蒙中央給假養病，數月以來，漸見痊可。原定去歲十一月中旬搭船回國，嗣以膽囊炎忽發，遂致延期。及十二月中旬，聞西安事變，不勝焦灼，遂於二十二日下船，二十六日接蔣先生安抵首都之電，始為釋然。

關於救亡圖存之方針，中央本有整個之計劃，與一定之步驟。自蔣先生兼長行政以來，中樞充實，國力增進，外交應付至為得宜，惟有舉國一致，循此努力。至於其他問題，擬俟抵京與諸同志詳細商榷，此時無甚意見發表。

最後關於行刺本人之案，欲有一言：本人前次以事關司法，正在審理期間，不便發言。近聞案已判決。竊思本人生平，並無私仇；而最近數年，承乏行政，

正值內憂外患重重迫之際，雖殫心竭力，而艱難周折，外間何從得知？倘因此誤會，致生暴舉，於情不無可原。擬回京後，懇請國府，將一切牽連犯人，從寬赦免。

二十六年一月六日

(三) 抵上海之談話

汪精衛先生於一月十四日抵滬，輪次發表談話如下：

兄弟去年十二月廿二日在熱那亞下船，曾發表書面談話；一月六日過星加坡時，復有書面談話發表；十日過馬尼刺，曾以此兩書面談話，交與報界；十二日過香港亦然；今併檢出，以供參考。至於其他紀載，未經兄弟核閱，不能負責。

國內重要問題，當前待決者固多，然兄弟未與中央同人詳細討論以前，不欲單獨發表意見，此層尙望各位原諒。

今只能爲各位一述近來感想：兄弟在歐數月，因療病關係，未獲與政府及各界多所往還。然聞見所及，覺友邦人士，對於我國處境之艱困，多抱同情，而對於我國之一致努力求生存求進步，尤抱甚多之期待，此良可感慰者。歸舟經星加坡，馬尼刺，香港等處，接晤僑胞，及披閱國內寄來之報紙，則兄弟之感觸尤深。覺得當急難之時，無內無外，自中央及地方以至各界，皆有一致之認識，及一定之主張，而休戚相關之情，其流露自然而懇切。此真總理平日親愛精誠之訓，而九一八以來，精誠團結之真實表現。有此真誠，我國之死中求生，亡中求生存，於是乎賴。本此真誠而充分發揮之，則全黨同志，全國同胞之中，有何隔閡不可消融，有何猜疑不可冰釋？所願相與黽勉，以求日進者也。

最後尚有一言：中國今日當務之急，惟在救亡，而救亡則有賴於民力。民力之增進，即救亡力量之增進，不可不加意培養。培養之法，固在精神淬厲，而物質供給，亦同等重要。中國國力之不振，由於民生之憔悴，故一般人民生活狀況

力也。
之改善，及痛苦之解除，所以救民亦即所以救國。此又所願視爲一事，而相與努

二十六年一月十四日

話談之中途國籍

怎樣救亡圖存

在中央黨部紀念週演講

兄弟自從前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央黨部門首負傷之後，因為新傷，引起舊病，纏綿數月，直至今日，方纔再與各位同志在中央黨部重新見面，實在萬感交集。尤其想起這數月中，各位同志本着五全大會一中二中全會所定對內對外方針，在蔣介石同志領導之下，努力奮鬥，於內憂外患重重壓迫之中，得了不斷的進步，而兄弟因傷病關係，不及參與，越是覺得惶愧，越是對於各位同志之艱難努力，深致敬意。

怎樣救亡圖存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變，是極可痛心的。幸而中央之處置得宜，蔣同志之精誠感格，各同志之一致努力，各民衆之同心同德，主持正義，使此次事變得以轉危爲安。我們惟有益加奮發，以期完成我們革命的使命。

兄弟從海外歸來，沿途經過各埠，看見僑胞，大都對於國內各種重要問題，有所詢問。兄弟因爲沒有和中央同人詳細討論以前，不願單獨發表任何意見，所以只是對於僑胞說了一些感想。今日初到此間，與各位同志相見，兄弟所能說的，仍是一些感想。

數年以來，我們同志，在中央所定方針之下，積極努力，想在內憂外患之中，打開一條出路，其共同的口號是『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因爲我們深深感覺，當這關頭，若要死中求生，亡中求存，全靠自力。所謂自力，決不是孤立的意味。世界上任何國家，任何民族，在共同生存發達的意義上，我們無不願意與之攜手。其沒有侵略的野心的，我們固然願意在兩利的原則之下，共同努力；即使有侵略的野心而且見之於行動的，我們也願意以十二分的誠意與忍耐，求其覺悟，走上共同生存發達之途。我們於捧獻我們的心之外，我們還準備揮灑我們的血。因爲在侵略的情形之下，友好是無從講起的。我們需要大量的流血，不斷的流

血，一直流到侵略的人放下屠刀說：你們的血，流得够了，那時候，纔是侵略終了，友好開始。我們所謂自力，是盡其在我，不是孤立。

我們抱着這種決心，來應付國難，已經數年於茲了。這數年中，雖然有種種變故，種種誘惑，我們的決心，未嘗因之搖動。例如，從前有人說過：『共同防共』。我們認爲目前中國的防共問題是限於國內的。我們相信，我們的自力足以防共而有餘。如果不是這幾年來內憂之外，還有外患，我們防共，早已完全做到了。即使內憂之外，還有外患，而事實告訴我們，防共的着着進行，並不因之而阻止。雖然受了不少的阻撓和牽掣，自江西起，以至湖南貴州雲南四川以次肅清了。這便是我們能以自力防共的最大證據。

又如有人說道：『人民陣線，共同禦侮』。這個口號比較更要流行。我們於此，要有注意的幾點：

其一，兄弟以爲所謂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固然不是專指黨內的而是普及全

國的。但是所謂人民陣線，是有一定的意義與範圍的。例如法國現在也有人民陣線的口號，其內容是各黨聯合，在一個同一目的之下，站在同一戰線，其最要條件是各黨都沒有武裝。法國內閣總理萊翁勃崙解除了火十字團的武裝，同時也不許共產黨及其他團體武裝。法國只有一個政府，並沒於法國民主政府之外，更有所謂蘇維埃政府；法國只有一種軍隊，並沒於法國國防軍隊之外，更有所謂紅軍。法國的人民陣線，是這樣纔能發生，纔能存在。這一層希望援用人民陣線口號的人們加以注意。

其二，有人說道：『當今之務，攘外爲先，安內爲次』。殊不知安內存外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不應從輕重來分，而應從先後本末來分。因爲對外是以勝負來決定生死存亡的，必須本身有對外的能力，方纔有對外的把握，斷沒有本身不健全而可以言對外的。我們總還記得，淞滬之役，政府調江西軍隊赴援，而共匪即猛攻贛州；古北口之役，政府調長江軍隊赴援，而共匪即破撫州，攻南昌；

經此兩次創痛，武裝同志以及明瞭內容的人們，銘心刻骨，知道不安內不能攘外，所以才有這幾年間的血戰。這血戰並不是看得安內較攘外爲重，而是深知安內爲攘外之先着。這一點不可不加以深切之注意。

其三，有人說道：共匪已經有共同禦侮的表示了，可見與昔日情形已經不同。然而，我們要知道，這種表示是否靠得住呢？有沒有保障呢？從前的事實告訴我們：當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共產黨曾經鄭重聲明，他們之加入國民黨，是爲國民革命而來，不是爲宣傳共產而來。但是後來，他們所行，不踐所言。國民黨裏頭，有些還是相信他們的，有些已經懷疑的；因此之故，國民黨內接續不斷的起了數年糾紛。事後判斷，不是國民黨誤信，而是共產黨失信。但是共產黨肯說是失信麼？他們以爲革命是爲目的不擇手段的，所謂守約守信，在他們看來，是封建的道德，不值一顧。他們的觀念是如此，我們有什麼理由可以相信他們的表示是真實的，並且是有持久性的呢？這種過去的痛苦經驗，不能不值得喚

起我們的注意。

以上所舉，是將已往的事實，來加以說明。我們今日固然需要全國人民不分界限，共同努力；同時，我們也不能不清了環境，立定了脚跟，不要使我們關於救亡圖存之整個的計劃，一定的步驟，因疏忽之故，而受了莫大的打擊；甚至使國家前途，陷於西班牙目前悲慘的境遇。

兄弟的意思，以爲我們今日：

第一步：必須領導全國向着三民主義的路線，猛向前進，方纔能够集中全國的力量，以奠定國家的基礎。

第二步：必須充實國家的力量，能自救，能自立，方纔够得上和世界上任何國家做朋友。

這是數年以來中央所給予我們的一個努力的目標，所當堅守不移，前進不息的。

怎樣救亡圖存

以上是兄弟近來的感想，望各位同志指教。

二十六年一月十八日

存圖亡救難怎

對外要保衛國土對內要團結民眾

——在中央廣播電台演講

諸君：今晚兄弟所要講的是怎樣救亡圖存。所謂救亡圖存，是因為亡國之禍就在眼前，我們要想什麼方法來救他。亡國之禍所以迫在眼前，因為內憂外患重重交迫。先說外患：如九一八之後，先失東三省，後失熱河，其間還有淞滬之戰，長城各口之戰；察北冀東以及河北，都處在極惡的環境。這樣的鯨吞蠶食，可使中國陷於滅亡。再說內憂：共匪所到，生民塗炭，由江西而湖南而貴州而雲南而四川以至陝甘，這樣的所至糜爛，也可使中國陷於滅亡。以上二者，有一於此，已為亡國之禍，何況這二者好像有了密約，將兩把刀由兩條路殺入，如今更漸漸合攏起來了呢！有人說：與其亡於外人，不如亡於共匪。須知亡總是一樣的，我們不要坐視其亡，而要救亡。有人說：蘇俄行了共產，何嘗亡國？須知蘇俄的

國家環境，與我國全然不同，革命時候也與我國全然不同。而且除了蘇俄之外，歐洲有些國家，想行共產，無不陷於危亡。大戰後的匈牙利，因爲想行共產，被羅馬尼亞打入京城，諸君總還記得。所以大戰後勝利的意大利，一度共產騷擾之後，趕緊便有法西斯來抵制他。大戰失敗的德意志，一度共產騷擾之後，趕緊便有國社黨來抵制他。西班牙還不算實行共產，祇不過接近共產，已經發生大亂；亂事結果，尙未可知；眼前已將西班牙割成兩塊，而且馬德里京城已經粉碎了。由此種種看來，不特中國目前實行共產，可以亡國，即使接近共匪，受其操縱，也足以引起大亂，而至於亡。

數年以來，中國在這內憂外患重重交迫之中，苦苦掙扎，願得肅清內憂，便願不得捍禦外患，願得捍禦外患，便願不得肅清內憂。數年以來，政府人民，陷於這個夾攻的形勢之中，焦頭爛額，真是說不出的苦痛。在這樣夾攻的形勢之中，要想出方法，打開一條生路，是很不容易的。數年以來，積了無數苦痛的經驗

，方纔定出一個救亡圖存之整個的計劃和一定的步驟。尤其是一年以來這個計劃和步驟，已經着着的向前進，爲舉國所一致認識了。如果這個計劃和步驟，沒有意外阻撓的話，我們相信，在最短期間，內憂可以告一結束。因爲共匪竄至陝甘以後，漸漸窮蹙，人所共知，如其洗心革面，不難就範，否則只有歸於消滅，中國可以全力對外，無復內顧之憂了。想不到忽然有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變，更想不到蔣委員長平安回京以後，還有一部份軍隊負隅抗命，甚至有赤化的舉動。這樣一來，內憂愈加複雜，外患也必愈加猖獗。我們如今講到救亡圖存，卑無高論，惟有誠心呼籲全國民衆，認清環境，立定脚跟，仍向着救亡圖存之整個的計劃和一定的步驟做去；萬不可爲共匪所搖惑，中了他挑撥離間的毒計。因爲救亡圖存之計劃和步驟，雖然條理萬端，總括起來，不外『對外要保衛國土』，『對內要團結民衆』的兩個口號。這兩個口號如今爲共匪所偵悉而假藉之以行其挑撥離間的毒計了。先就『保衛國土』來說，我們只看最近的綏遠守土禦寇，已

經有了相當的進展，這種進展，不是容易得來的。自從淞滬長城兩次戰役之後，政府及人民深深感覺到種種缺乏，相與不斷努力，從事補救，一面忍耐，一面加緊工作，方纔得到這個進展。中央當局的領導，地方當局的同心合力，全國人民的一致後盾，都在這次表現出來。而在這吃緊的時候，忽然的最高統帥，幾蒙不測，忽然的地方割據，又將重演；後方及側面，有此搖動，前線亦因之徬徨，這是何等苦痛的事呢！這種舉動，明明是分裂國土，而共匪却偏要假藉抗戰的名義，以保衛國土之名而行分裂國土之實。再就「團結民衆」來說，自國難發生以來，由國難會議以至最近籌備中的國民大會，都是團結民衆的表現。我們必須知道，團結民衆，惟有國民黨才做得來，決不是共黨能做得來。何以呢？國民黨是以國民革命爲目的的，所謂國民革命，是求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之生存及其發達，故以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共同利害爲基礎，而求其團結，於理於勢均是必然的。共產黨是以階級鬥爭爲目的的，主張以一個階級打倒其他各階級，故拆散人民的聯合戰

線，也是於理於勢均是必然的。試看當全國一致守土禦寇的時候，忽然的從中操縱，使同在國民革命軍旗幟下的部隊，發生裂痕，使同在中華民國國旗下之領土，發生裂痕，這便是拆散人民的聯合戰線的一個極大證據。而共匪却又偏要假藉『人民陣線』的名義，以團結民衆之名，而行拆散民衆之實。兄弟剛才所說挑撥離間的毒計，卽此可見。

兄弟以爲我們今日若要救亡圖存，惟有依原定計劃與步驟努力做去，以期其實現；而期其實現，惟有全國民衆以全力爲政府之後盾，無貳心，無歧途，沉着勇敢，猛向前進；使挑撥離間之毒計，無所施展，使懷有野心乘時割據之企圖，無從發生；這樣方纔可以肅清內憂，這樣方纔可以捍禦外患。目前救亡圖存之要着，莫大於此。

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對外國衛國士內要團結民衆

論民主政治

在行政院各部會歡迎會演講

剛才孔先生要兄弟述在歐數月的感想，兄弟實在慚愧，覺得沒有什麼貢獻。因爲數月中均在療養院，與歐洲各界人士絕少往還，聞見不廣。勉強說來，當歐洲大戰以後，推倒了不少君主專制國家，建設了民主政體，都是根據十八九世紀以來的民主學說制定新憲法。當時一般人士觀察，均以爲民主政治從此盛行，民主政治當爲政治之極則。料不到忽然有蘇聯無產階級獨裁政治的出現，忽然又有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德意志國社主義，相繼出現，這兩種政治，內容形式各有不同；其是非得失，亦暫不欲討論；但其爲民主政治之反對者，則誰也不能否認。因此一般人士又有一種感覺，以爲民主政治，將在這夾攻形勢之中，卽於沒落。然而英法不仍是民主政治麼？美國不仍是民主政治麼？中華民國是民主的國家，

中國國民黨是民權主義的奉行者，數年以來，蔣委員長對於中國不適宜獨裁政治鄭重說了有多少遍。中國現今及將來仍將向着民主政治這條路走，是無疑義的。

民主政治的反對論者，列舉民主政治的最大缺點，不外選舉流弊多，取決之不足恃，以及行政系統因受其他機關之牽掣，動作遲慢，效能低微，以至軟弱無力等等。其實這些缺點，總理在民權主義中早已看出，並且早已加以修正了。我們確信民權主義是一種最適合於民主政治的學說原則，絕不是隨意模仿十八九世紀以來的民主政治學說者，所可同日而語。如果根據民權主義以推行民主政治，絕不會有以上所舉各種流弊的。

即以現今英法美等國之民主政治而論，其在平時固然給與人民政治上之自由較多，政府措施之能力，有時候實在不免稍為軟弱，然一到國家有了非常變故的時候，政府權力之集中，行動之敏捷，可以充分發揮，無虞掣肘，歐戰當中這種現象已經顯著。不惟歐戰時國家危急存亡之際，應當如此，即如最近數年，美國

以救濟經濟恐慌之故，國會授與大權於大總統羅斯福，俾得行使自由。美國是現今世界上富強的國家，遇有小小危機尚且如此，何況中國現在尙是訓政的時候，又是內憂外患重重交迫的時候？如有良好的政府，人民予以信任，使得盡心竭力，完成救亡圖存的計劃與步驟，是極爲當然的。

還有一層：正爲平時將政治自由給與人民愈多，一旦有非常之變，則應付更加容易。因爲國家由人民集合而成，人民的政治能力強大，則國家的力量，亦因以強大；好比軍隊一樣，如果平日士兵操練有素，能力充足，則一旦有事，舉行動員，這枝軍隊定然是最勇敢最有紀律的軍隊。世界的政治學說，對於機關的權限如何，雖有問題，對於培養人民的政治能力是絕無疑義的。卽如最近西安事變，固然中央處置得宜，蔣先生精誠感格，而全國輿論及人民意思之表現，極一致，極嚴肅，實在是一種強有力的後援。由此可知培養人民的政治能力，在救亡圖存中，實爲重要原則。深願批評民主政治者於此一點，不要忽略。

至於政府權力之應該集中，應該統一，以期應付國難，與培養人民的政治能力，并無矛盾。盡應付國難，政府與民衆相依爲命是其本質；政府盡忠於人民，人民信任其政府是其活動。政府沒有民衆作基礎，無論民主政治不能樹立，即獨裁政治亦不能樹立。例如蘇聯是有無產階級爲其基礎，意德是有其多數職業的人民爲其基礎；這些人民，一方面痛恨大資本家之暴橫，一方面痛恨共產黨之擾亂，所以誠心誠意擁護政府，以求復興。英美法等則各黨各派各代表一部份人民的利益，在一定的政治方式內聯合存在。雖其形態種種不同，而其以民衆爲基礎則是一樣的。

中國今日在內憂外患重重交迫之中，惟有以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共同利益爲根據，以求團結，方纔立得定一個强有力的基礎；由此强有力的基礎以建築强有力的機關，即所謂政府，以應付國難，這正是向着總理所定民權主義的大路上走去，救亡圖存有賴於此。謹舉此杯，祝蔣院長的健康及各部會長官暨同人的健

論 民 主 義 治

康。

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論 民 主 政 治

安內與攘外

在國民政府紀念週演講

主席，各位同志：

上月十八日，兄弟回到首都參加國民政府紀念週的時候，主席會命兄弟說幾句話，當時因為去國已將一年，深恐所說的話，無甚切要，所以格格不吐。今天復承主席的命，仍恐所說的話，或有不當，或已為諸同志所已知，並且已行，惟有借這機會，請諸同志加以指正。

去年四月間，兄弟初到歐洲療治傷病的時候，耳聞目見的，大半是對於集體安全的失望。大意以為集體安全的弱點，已暴露無遺，此後惟有各個國家各個決定自己的命運。大戰後勝利的國家，則盡力於怎樣保守既得的權利，失敗的國家，則盡力於怎樣恢復已失的權利，盡其力之所至，從事戰備。不但將預備用於增

進福利的社會事業經費，大部份移於戰備之用，甚至每個人民都節衣縮食，預備將一點一滴的血汗，都用於國防。再過數月之後，耳聞目見的又稍稍不同了。各國政府及人民，努力於從事戰備，并沒放鬆，而且祇有加緊，然而對於集體安全的失望，卻稍稍變了觀念。他們誠然承認集體安全的弱點，但是却不以之歸咎於集體安全的制度，而以之歸咎於自己。以為集體安全的制度，所以有如此弱點，無非由於各會員國不肯努力於增進集體安全的關係，和加強集體安全的力量；此後不應祇對集體安全失望，而應使集體安全的制度，更能在世界上樹立起來，獲得長足的進步。固然戰勝的國家，對於既得權利，依然不捨得放棄，然而對於戰敗的國家，恢復已失權利的迫切要求，却不敢過分的輕藐和漠視了。這種加緊戰備的工作和維持集體安全制度的工作，同時并行，似乎是矛盾的，其實是一貫的。因為厭惡戰爭，希望和平，固然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沒有戰爭的準備和決心，是萬萬不能維持和平的。維持和平的責任，決不能屬之那些偷安苟活，

得過且過的人們，而當屬之那些時刻，提心吊膽，摩拳擦掌，去預備戰爭的人們。換句話說，越是預備戰爭，和平越不易決裂，必須大家知道戰爭之不易，戰爭之沒有絕對把握，方纔肯向着維持和平那條路走。萬一不幸，和平不能維持，戰爭終於實現，也必須大家知道那破壞和平的戎首是誰。不但國外的人，個個知道，便連他自己國內的人，也個個知道，窮兵黷武的猙獰面孔，絕不能以自衛的面具來掩飾的。如此則窮兵黷武者，雖然或可以飛揚跋扈於一時，而終必爲全世界及他自己國內的人所共棄。集體安全的制度，雖然或不免受一時的挫折，而跟着的進步是必然的。最近數月，歐洲各國對於集體安全的觀念，似乎是這樣演進的。這自然說不得是我們最高的理想，但目前的趨勢，似乎只有這樣的。

在這趨勢中，中國的情形，是怎樣呢？論起我們原來的志願，是在國際和平的環境裏，努力的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現代的國家。無如數年以來的現象，與我們志願實在相違，不但無和平之可言，而滅亡之禍，且迫於眉睫。我們的政府及

人。民。只。有。咬。緊。了。牙。齒。立。定。了。腳。跟。去。做。救。亡。圖。存。的。工。作。其。對。外。方。針。數。年。以。來。已。經。中。央。再。三。說。明。了。不。惟。說。明。且。已。逐。漸。見。之。事。實。了。以。交。涉。論。努。力。於。恢。復。外。交。常。軌。以。抵。抗。論。努。力。於。不。使。領。土。主。權。稍。有。喪。失。這。種。方。針。是。救。亡。圖。存。所。必。由。的。途。徑。以。前。是。如。此。現。在。是。如。此。將。來。也。是。如。此。

兄弟如今所要說的，不是將這種方針加以討論，而是這種方針怎樣的纔能排除困難，以獲得不斷的進步。兄弟以爲若要對外方針能着着進行，必須國內的統一與安定。舉個譬喻，若要一枝軍隊能夠對外作戰，則必須這枝軍隊內部組織能夠健全。軍隊如此，國家何獨不然？斷沒有一個國家之內，不能維持統一與安定，而可以言對外的。因爲對外抗戰，目的有三：其一，是求勝利，其二，是求持久，其三，是求自盡。所謂自盡，不是自殺，是將所有的力，用盡之後，犧牲生命，以保存人格。這種求自盡的心，不但每個兵士應該有的，每個國民都應該有的；不但戰時應該有的，平時也應該有的。有了求自盡的心，然後救亡圖存方纔

有了根本，有了這根本之後，便要求持久。將全國人民的心力，都用在救亡圖存的工作上，積累得一分是一分。人民的心力，多一分的積累，則國力多一分的充實，而對外力量亦多一分的增進。這些積累不是容易的，沒有國內的統一與安定，決不能積累起來。我們必須知道，開火是抗戰，積累也是抗戰，而且抗戰之能否持久，取決於此。在今日之文化產業樣樣落後的情形之下，我們不要高談勝利，只要能持久，則勝利的希望，不至於茫無把握了。

這幾年來，國內的統一與安定，不能說沒有進步，軍事統一，政治統一，已漸漸做到了；經濟統一，亦將隨之開展。我們必須知道，一個國家，做得到經濟統一，纔是真正的統一。所謂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即是著眼於此的，這是救亡圖存的必要工作。

然而自從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以後，國內的統一與安定，生了搖動，這即是說，救亡圖存的工作，動搖了基礎。幸而蔣委員長出險了，又幸而善後事件漸漸的

有和平解決的希望了。但是細心默察，似乎還有種種隱憂，便是有些人躲在暗裏，仍舊做那破壞救亡圖存工作的企圖。他們的企圖，明明是破壞救亡圖存，而他們卻偏要提高口號，說目前的救亡圖存的工作，不適用於用。例如他們有一句口號，是「非攘外無以安內」，這句說話，表面上似側重攘外，而實則將攘外的基本工作，加以破壞。因為攘外之能否有效，全視安內的工作之如何，必須全國有精誠團結之實，方纔能在整個的計劃，一定的步驟之下，積累力量，以求持久。我們並不是說，必須積累到某種程度，然後可言犧牲，倘環境到了要求犧牲的時候，自然要將所有積累，供於一擲。然而在最後一息以前，積累的工作，仍是不容稍懈的。我們知道，西安事變以來，不但勦匪工作，受了頓挫，即國防設備，亦受了損失，種種痛心，不能畢述。但願國人經此事變，明白了救亡圖存的工作時時有人想加以破壞，國內的統一與安定時時有人要加以動搖，我們不可不用盡全力，來維持擁護。一枝軍隊，當槍口向外的時候，如果有些不法士兵犯了紀律，

做長官的，不能不立刻去懲治他。這種懲治，不能說他汲汲對內，減少了對外的力量，甯可說，這正爲維持及加強對外的力量起見，不得不然。軍隊如此，國家亦如此。如果有人立心破壞國內的統一與安定，則中央用力量加以懲治，決不能藉口停止內戰，而加以阻撓的。這不止是爲安內計應該如此，正是爲攘外計應該如此。

以上的話，是說明我們現在應有一致的決心，本著救亡圖存之整個的計劃與一定的步驟，猛向前進。我們當猛向前進的時候，不惜排除一切困難。我們深信我們救亡圖存的迫切要求，將得到人道正義的同情與援助；彼懷有侵略野心不恤窮兵黷武以求一逞者，若不覺悟，唯有歸於破滅。

二十六年二月一日

三中全会的使命

三中全会開會詞

各位同志：

全國人民及全黨同志，所盼望的三中全会，已於今日開始了。回溯去年七月二中全会根據五全大會的宣言，將救亡圖存的方針，加以鄭重的聲明，並繼之以切實的奉行。跟着全國之和平統一，有了顯著的進步；竄至西北之餘匪，亦日益窮蹙，而趨於消滅。於是綏遠之役，中央之領導得力，地方當局之克盡厥職，武裝同志之奮勇，全國人民之踴躍一致，以爲後盾，遂獲到守土禦寇的成績。同胞們及同志們，在危急存亡之中，得着這一線的希望，增加了無窮的勇氣。及至西安事變發生，幾乎使救亡圖存的基礎發生非常的搖動，幾乎使同胞們及同志們一線的希望，復歸於幻滅。幸而蔣介石同志，安然出險，又幸而西安的秩序恢復，

能依中央的策畫，以和平解決。在這不幸事件之中，發現了全國人民之團結有力，與全黨同志之沈着勇敢，能臨變不亂，且能弭禍亂於將萌。在今日三中全會開會之日，回想起來，我們實可引為欣慰的。

唯是國難嚴重，有加無已。已喪失的領土，如何收回，未喪失的領土，如何保衛，正有待於我們的繼續努力。我們應當怎樣竭盡心力，挽救危亡，這是我們一切工作的中心問題。還有，西安反側初定，隱憂未已，我們應該怎樣謀統一與安定之進步，勿使數年以來之國防計畫，為之挫折，尤勿使數年以來之剿匪工作，功虧一簣，這也是一個當前待決的問題。還有，救亡圖存，有待於國力之充實，而國力之充實，又有待於民力之增進。我們應當怎樣從事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以解除人民的痛苦，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其能力活潑，效力增加。這個問題，不止是目前救亡圖存所關，而且是民生主義之實行所繫。還有，自九一八以來，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口號，不只是適用於全黨，而是普及於全國的。中央歷次決議

召集國民大會，其理由實在於此。關於國民大會之召集日期，因各地選舉尚未如期完竣，不得已而延緩。我們應當怎樣根據民權主義，樹立民主政治，以完成建國的工作，這又是一個當前待決的問題。三中全會檢閱過去，體察現在，以確定將來工作的方針。在全會裏必有種種極重要的提案和極重要的決議。如今只舉一二例，已可見全會使命及責任之重大了。

我們深感覺此次全會使命及責任之重大，我們於開會之日，以我們的熱誠，對於總理誓以不斷的努力，來擔負此重大之使命與責任。我們憑仗總理在天之靈，指導我們，使我們對於將來的工作，獲得準確的方針，以期無負全國人民及全黨同志的盼望。

二十六年一月十五日

三中全会宣言的意義

在外交部紀念週演講

主席，各位先生：

上月中旬兄弟回抵首都，承各位先生聯名致函懇切慰問，情誼之厚，至爲感激。因人事忽忽，不及一一函覆，今日始得借這個機會，表示十分的謝意。

迴想前年十一月一日，及十二月二十五日，兄弟與唐有壬先生先後遇刺，今日兄弟能和各位再見，而唐有壬先生已一瞑不視了。當兄弟走入禮堂的時候，看見各位，固然歡喜，而想起唐有壬先生，實在不勝感傷。大凡一個傷兵，在戰壕裏受了傷，抬至病院的時候，心中所繫念的，無過於這條戰線能否站得住，能否更向前進。兄弟當日抬至病院以後，想起肩上擔負未卸，實覺痛苦；後來聞得蔣先生兼任行政院長，從此中樞充實，對外力量漸漸可以集中起來，心中方纔得了

一些安慰；後來又聞得張先生繼任外交部長，張先生的見識能力，遠勝兄弟，是兄弟向來所深知的，從此折衝樽俎，有了勝過自己的替手，心中又得了一些安慰。一年以來的外交情形，更證實了這些安慰之不同虛泛。今日相見，正如一個傷兵來戰壕裏探視他的新替手和舊伙伴，見都在熱烈工作，說不出心中的歡喜，同時不免湧起了對於已死的舊伙伴的傷感。

關於救亡圖存的整個計劃，今日三中全会的宣言，已經示其大概了。本來內政外交，似乎是兩件事，其實是一件事。在救亡圖存的整個計劃裏，其行動之關於對外的，謂之外交；其他謂之內政。不知外交，不足以言內政；不知內政，不足以言外交。換句話說，必須對於整個的計劃，有了大體的認識，然後可以言成功。如今宣言已給我們以大體的認識之機會了。兄弟以爲於此有尤須注意的：宣言的意義，不僅在消極方面，而尤在積極方面。例如根絕赤禍，決不只是消極的防止擾亂，而尤其是積極的從事經濟建設。我們必須知道，如今有些人主張寬容

共匪的，其間可別爲真糊塗假糊塗兩種。假糊塗的不必說了，真糊塗的，他何嘗不知道十三年以來，共匪口稱加入國民革命，而實則破壞國民革命的事實？他何嘗不知道十六年以來，共匪蹂躪地方，塗炭生民的事實？他何嘗不知道廿一年來，共匪在國難期間擾亂後方，牽掣兵力的事實？他所以爲這種主張，與其說是可恨，不如說是可憐。因爲他們這種主張，誠所謂飲鴆止渴。鴆是不可飲的，無如渴得厲害，有不顧一切，一飲而盡之勢。例如對外方面，感覺孤立，國內生計方面，感覺困窮無告，都可以說是大渴特渴。以是之故，連鴆也要飲起來。我們只是說明鴆之不可飲，是無用的，我們必須竭力找些可飲的水，以止其渴。所以此次宣言中，有許多部份是痛切說明鴆之不可飲，同時有許多部份是鄭重說明什麼水可以止渴。例如對外方面，申明忍耐的限度，與犧牲的決心，以及認清國際和平之路線等等；國內生計方面，指出經濟建設，須向民生主義之大道以前進等等；都是可飲的水，大家應該趕快找出來，以爲大多數人民止渴的。這是宣言中

的戰線必站得住，必能更向前進，以底於成功。我們只要繼續的努力下去，我們

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怎樣實行三中全會的決議

在中央黨部紀念週演講

此次三中全會，對於時局，有各種重大決議，如外交方針，國民大會，根絕赤禍，經濟建設等，都已在宣言中明白指示。此外還有各種重要提案，有些交常務會議，有些交政治委員會，有些逕交主管機關。因爲三中全會，爲期不過數日；在這數日之內，若要將各種提案，都加以細密的討論研究，在時間上是不許可的。這不獨三中全會爲然，歷次全體會議都是如此。除了對於當前待決的重大問題，決定了方針之外，其他各種提案，都是交付常設機關，加以處理的。

如今我們所要注意的，便是這些常設機關接到全體會議交付的案件以後，應該用其全力，担起責任；先之以精密的研究，鄭重的討論，繼之以切實的見諸施行。如果發現這些提案有不完備之處，便應該加以修改，加以補充；如果發現其

中有大不妥當，甚至難以實行之處，亦應該毫不客氣的明白指出；如果關係重大，即因此重新召集一次全體會議，來從新決定，亦未爲不可。因爲這些提案，都是數月以來，負責同志從黨務政治經濟種種方面體會所得，積累下來的結果，應該十分重視。如果隨便將他擱置，如從前所說將公事監禁起來，或使之不斷的旅行着，那就不但辜負了提案者的苦心，並且有負全體會議託付之意了。兄弟細想歷來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原因，都在乎此。有一位同志說得好，我們對於一案件懸而未決，須當做一樁債務背在身上未能清償一般，應該時時刻刻提心吊膽以求清償；不然便是不負責任，這一點兄弟願以自勉，並與各同志共勉的。

二十六年三月八日

對內求自立對外求共存

在太原各界歡迎大會演講

此次承中央推派，前赴綏遠，致祭陣亡軍民，路過太原，得晤閻副委員長及與各界同志把晤，看見各同志懇切的誠意，以及努力救國之精神，非常感激，也非常欽佩。兄弟記得二十四年十月杪，閻先生飛赴南京出席四屆六中全會，兄弟不幸於十一月一日在中央黨部門首負傷倒地，有許多說話，沒有和閻先生詳說的機會。但是十月三十日晚，在蔣先生軍校官舍，一同晚飯，在座的除主人蔣先生之外，有閻先生，還有張漢卿，何敬之，朱益之，唐孟瀟，張岳軍，唐有壬諸先生及兄弟。我們對於外交內政，曾鄭重的交換意見，兄弟覺得蔣先生和閻先生的決心和定計，使兄弟十分安慰。所以次日雖然負傷倒地，心裏知道國事以後有了辦法，極爲坦然。其後兄弟因傷病纏綿，告假治療，在再數月。在這期間，果然

的蔣先生充實中樞，支持危局；果然的閻先生身當衝要，策勵晉綏兩省軍民，與中樞同志同心協力，以當守土禦寇之大任；這是國家得救，民族復興之關鍵，兄弟心中說不出的安慰和佩仰。此次回國，曾往溪口謁見蔣先生，昨日又來太原謁見閻先生，及把晤諸同志，得以掬我滿腔的敬意，致我說不出的欣慕。

兄弟今日也無多說話，只記得五屆三中全會宣言裏頭，有『對內求自立，對外求共存』的兩句話。這兩句話，可以說是我們同志一切工作的重心。因為對內求自立，所以要團結民衆，並注重於生產建設；因為對外求共存，所以循國際和平之路線以前進。設若不幸領土主權受了危害，則以犧牲之決心，出而抗戰。前者有人說是安內，後者有人說是攘外；兄弟知道國內的輿論，有些說非安內不能攘外，也有些說非攘外不能安內的。照兄弟的愚見，這不是兩件事，而實是一件事。譬如軍隊在他從事訓練，從事補充，以及從事申明紀律，可以說是對內的工作；而在他從事以槍口對着敵人，可以說是對外的的工作。但是沒有訓練補充，申

明紀律，決得不到槍口對外的結果；沒有槍口對外，那訓練補充申明紀律成爲沒有目的，沒有意義。還有一層，對內工作愈加緊張，則對外情緒愈加熱烈，並且愈加有了把握；對外目標愈加確定，則精誠團結愈加堅固，言論行動愈加一致，內部因此愈加堅如鐵石。可見這兩件事，只從行動上分作兩件事，而在實體上則實在是一件事了。這一次晉綏兩省軍民在艱難困苦之中，努力奮鬥，擔負起守土禦寇的責任。我們看見內部團結之堅固，與對外抗戰之沉着勇敢，足以證明對內求自立，對外求共存，晉綏兩省軍民已經着實做到。今後惟有祝晉綏兩省軍民，益加努力，以底於最後之成功。

兄弟雖然剛從海外回來，但在外國的時候，多半在療養院裏，說不上什麼考察。但是就我膚淺的看法，各國人民也都在對內求自立，對外求共存而努力。其對內求自立之法：一方面注意國力之增進，一方面注意民力之增進，因爲國家的經費，尤其是國防經費，都是要人民來負擔的，如果不替人民解除痛苦，增進人

民的生產力消費力，同時使生產的結果，得以合理分配，使人民得以共同享受，則民力無由增進，而國家之經費也就如水之無源，木之無根了。許多人說，歐洲國家現時分成兩大集團，一是共產主義集團，一是法西斯主義集團。據兄弟看來，除此兩個集團之外，還有一個集團，便是原來的民主主義集團；這個民主主義集團，並不像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那樣鮮明壁壘，但是他的根蒂深厚，而又能適應潮流；對國內各種人民，有一種合理的調和方法，對國外則擁護集體安全制度，對於集體安全制度之軟弱無力，不惜出其全力，使之維持不敝，且增強效力。這種集團，我們應該十分注意的。兄弟今日，並不想將這三種集團的是非利害加以分析，但是頗想舉出這三種集團的相同之點。我們記得總理孫先生說過：民生主義是要節制資本，同時又說要發達國家資本，保護私人資本。我們知道，如果發達國家資本，那就是節制私人資本之最妙方法了。因為凡事業有獨佔的性質者，及非私人之力所能舉辦者，以國家資本擔任經營；至於其他中小工業由私人經

營而國家保護之，於必要時，施以統制；這種辦法，不獨共產主義的蘇聯，自從前的新經濟政策以至近來兩次的五年計劃，都是向着這條路走；便是法西斯主義的義大利，國社主義的德意志，何嘗也不是向着這條路走？即如號稱資本主義大本營的國家，如英國，私人資本，固然十分發達，但是獨佔事業趨於國營的傾向，也十分顯著，例如中央電氣管理事業，即其一證。又如法國，近來將鍛冶工業收歸國營，鍛冶工業是法國的最大工業。由此可知以國家的力量，即人民公共的力量，發展生產，同時將生產的結果合理的分配，使國民得以共同享受，增進其消費力，這是增進民力的不二法門，也就是增進國力的不二法門。我們國家生產幼稚，人民消費能力薄弱，民力不振，國力隨以不振；這是我們應該時時刻刻提心吊膽的守着總理民生主義的遺教，參考各國生產建設的經驗，舉國一致以從事於生產建設；則對內始能自立，對外始能共存。這種意義之重大，三中全會宣言裏已經很鄭重很懇切的告訴我們了。

以上所說，是說明對內求自立，對外求共存，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這理由很顯淺的。因為對外是要有力量的，這種力量，以其對外，故謂之國力；國力增進，便是對外的力量增進，而國力之增進，是源本於民力之增進的，所以增進民力便是增進國力。安內攘外，不是兩件事，而是一件事，其原因實在乎此。如果專就對外來說，過去數年中，我們也有決心抗戰的時候，也有忍辱負重的時候。所謂忍辱，不只忍辱，而在負重；所謂負重，質而言之，即是作種種的準備；這種準備，日積月累，不能說無所成就的，但是也不能滿意的；而且在忍辱負重的時候，我們所要注意的，不只是看見物質之積累，並且要看見精神之消失。因為忍辱的時候，政府有種種難言之隱，人民看見政府的忍辱而不看見政府的負重，這於他們精神上之打擊是很厲害的。兄弟屢屢說過，我們的民氣不要囂張，也不要消沉，而要沉着，但是明白沉着的意思而身體力行的有幾人呢？所以人民如果體諒政府負重的意思，我們固然感激；即使專向忍辱方面，嚴加責備，我們也

是感激；我們所希望的便是沉着，平時沉着的準備一切，到必要時則以犧牲之決心，沉着抗戰；能保全國家的生命，固是我們所願；不能保全國家的生命，而能保全國家的人格，也是我們所願；只要明白安內攘外不是兩件事，而是一件事，則我們一切自可相喻無言了。

兄弟的感想，不過如此，如今再向晉綏兩省軍民長官守土禦寇的決心與成績，表示甚深之敬意。

二十六年三月十四日

對內求自對外求共存

綏遠抗戰的意義

在綏垣閱兵典禮中演講

閻主任，傅主席，各位長官，各位武裝同志，各界民衆：

此次兄弟奉中央命來到綏遠，致十二分的恭敬與親愛的意思，於各位守土抗戰的軍民。昨日參加悲壯的追悼大會，看見爲國犧牲的烈士墳場；今日參加熱烈的閱兵典禮，看見各位奮鬥的精神；並看見各位受傷的戰士，以及深明大義不爲威脅不爲利誘的老百姓；兄弟心中的恭敬與親愛，實在說不出來。

回想去秋以來，匪僞各軍，進犯綏遠，那時候國家領土主權，危在旦夕。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主持中樞，閻主任身任捍衛地方的大責，傅主席及全體將士，奮勇抗戰，不辭勞苦，不避艱難險阻，這種精神，得到全國各界同胞的一致擁護，各省軍民長官，亦視同一體休戚相關，蒙古王公，尤能深明大義，盡力贊助

。抗戰數月，卒使已經喪失之領土，得以收回，未喪失之領土，得以保全無恙。這實在是是在危急存亡的時局中，指出了一條民族復興的大路，使四萬萬人，對於中華民國的前途，湧起了光明的希望。

我們要知道這次抗戰的意義，在歷史上，在時局上，都有莫大關係。因為歷史上，我們遇見外侮的時候，往往不只是外侮致我們於滅亡。其致我們於滅亡之最大原因，實為內奸。以中國人亡中國，是我們歷史上一種最可痛心的污點。這種污點，如不將他洗滌乾淨，則亡國之禍，終不可免。這次抗戰的最大意義，是打破了以中國人亡中國的歷史陳迹，是以我們愛民族愛國家的同胞的熱血來洗滌這些污點；這種熱血，是最可寶貴的，是最純潔的，憑仗這些熱血，不但洗淨以前的污點，而且喚起了現在的國魂。我們想起綏東戰役，老百姓張子清，拒賄誘敵，奮勇衛國的精神，如果每一個人每一個老百姓都能够以此為榜樣，那麼，世界上還有什麼人，能够離開我們的同胞，還有什麼人敢再來侵犯我們的領土？從

此以後，中華民國以內，人人同心一德，猛向前進，定能將這危急存亡的局面打破，定能使中國復興，以達到自由平等的大道！

如今抗戰的軍民的熱血，已經揮灑出來了；他們的生命，已經貢獻給國家民族了。然而他們的精神，永遠存在於一般自抗戰以來同甘苦共休戚的將士及人民的心腔子裏，同時也存在於全國將士及人民的心腔子裏；他們純潔的熱血，灑在光明的領土上，使敵人不敢踏進一分一寸。如果我們所有將士，所有人民，都能够準備以純潔的熱血灑向我們的領土，則不但未喪失之領土，永永保全，就是已喪失的領土，也必定的隨着我們的熱血揮灑所至，一塊一塊的收復回來！這是此次緩遠抗戰的重大意義，也是我們紀念陣亡軍民的重大意義！

我們昨天所看見的烈士墳場，每一坯土，都是國家民族復興的基礎。我們武裝同志，我們民衆，爲守土抗戰而流的熱血，以及所絞出來的心血，每一點一滴，都滲入國家民族復興的基礎裏，使之凝爲鐵石。去年守土抗戰光榮的勝利，已

經證明我們的犧牲與努力，不是徒然的了。我們今日，要使全國人民知道，犧牲要一致的去犧牲，決不能讓綏遠一部份的軍民單獨犧牲。我們犧牲，雖有先後，而繼續不斷，都是向這一條路上去。我們生存時候的心血，與臨死時的熱血，一點一滴的凝成國家民族復興的基礎。今日以後，國家民族會有更大的苦難，更深的危機，但是我們深信，只要未死的同胞，都能繼續先烈為國家為民族的遺志，抱定了存與俱存，亡與俱亡的決心，努力不懈，則我們為國而死的時間，雖有先後，我們的精神，我們的目的，却是完全一樣的。這樣就是陣亡軍民精神不死，就是這種精神，做成了國家民族復興的基礎！

末了，兄弟謹代表中央同人，對於陣亡烈士及守土抗戰的軍民，再表示十二分的敬意。

二十六年三月十六日

我們祇有兩個歸宿

在緬垣各界歡迎大會演講

兄弟此次奉中央命，前來綏遠，致祭守土抗戰陣亡軍民，及致敬於爲守土抗戰而努力的各位同志同胞。正恐言辭簡拙，未足達中央意旨，反勞各位如此歡迎，實是萬不敢當的。綏遠是國防的最前線，各位是站在國防最前線而努力的同志同胞，中央對於國防的最前線如何重視，對於站在國防最前線而努力的同志同胞如何關切，如何注意，兄弟雖有滿腔誠意，恨未能表示於萬一！

回想九一八以來，『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口號，不只普及於全黨，而且普及於全國。中間經過淞滬之役，長城各口之役，我們深切感覺在組織上在物質建設上，有種種缺點，非痛下決心埋頭苦幹，不足以救亡圖存。所以廿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蔣委員長和兄弟，曾有通電，說明今日要務：在對外方面，應該確定

最低限度與最後犧牲之決心；在對內方面，則治標莫急於清除共匪，治本莫急於生產建設。自是以來，蔣委員長千辛萬苦，領導同志，努力從事。就勦匪而論，由江西而湖南，而貴州，雲南，四川，以至於西北，眼看的肅清了，忽然有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之變，幾乎搖動根本，幸而轉危爲安，加以處置得宜，大概勦匪工作，在最近期間，可以結束了。就生產建設而論，這幾年間也做了些，詳細節目，不遑枚舉，然這些結果，是不能滿意的，不但不能滿意，而且發現了很大的危機。這危機是什麼呢？便是物質建設方面，雖做了些，而精神方面，却有很大的摧折。因爲國難越逼越緊，有心肝有熱血的人們，痛心時局，不能充分了解埋頭苦幹的意義，因之失望者有之，激而橫決者亦有之，這已經很可惜了。至於沒心肝沒熱血的人們，則索性因之長了惰性，以爲可以偷安，可以得過且過；而最下流的，則公然想以作漢奸爲得計。這種危機，在廿四年六七八九幾個月間，到了極吃緊的關頭了。在這期間，身繫黨國安危的蔣委員長，看清此點，由四川飛回

南京，主持四屆六中全會，同時身繫黨國安危的閻主任，也看清此點，由太原飛到南京，共同主持四屆六中全會，以至五屆全國代表大會的大計。自此以後，蔣委員長主持中樞，閻主任身當晉綏保障之大任，同心戮力，以期挽救國家民族的最大危機。兄弟在這期間，因傷病交攻，既不死，又不工作，想起來實在難過。及至綏遠守土抗戰有了事實的表現，這種危機才挽救過去，換句話說，便是國家民族的存在精神，由頹喪而振奮起來了。綏遠守土抗戰之有關於國家民族，其最大意義，即在於此。

剛才聽見主席的話，對於守土抗戰不自滿足，這不但可見主席的謙德，並且可見主席的遠識。因為我們現在國難並未解除，也許將來更加嚴重，我們度德量力，仍然要埋頭苦幹，仍然要向生產建設，猛力前進，以期充實民力，增進國力。全國不用說，即以綏遠而論，民生的疾苦，非從社會經濟大加改進，縱有熱心，亦不能擔負更大的責任。而財政困難，種種建設不能實現，也正是軍政當局所

困。心。衡。慮。的。所。以。生。產。建。設，是。我。們。對。內。求。自。立，對。外。求。共。存。之。必。要。條。件。我。們。決。不。肯。錯。過。時。間，我。們。必。然。努。力。不。懈，但。是。我。們。的。最。低。限。度。最。後。犧。牲，決。不。因。此。而。有。所。放。棄。換。句。話。說，我。們。有。一。刻。的。生。命，必。一。刻。用。於。生。產。建。設，但。是。到。了。最。低。限。度。需。要。最。後。犧。牲。的。時。候，我。們。必。然。將。幾。年。以。來。所。有。生。產。建。設。的。積。累，以。及。我。們。的。生。命，一。齊。的。為。國。家。民。族。而。拋。擲，絕。不。有。一。毫。顧。惜。如。果。有。人。要。我。們。一。塊。領。土，須。知。這。一。塊。領。土。必。滴。滿。了。我。們。的。血，絕。對。不。容。許。輕。易。踏。過。的，也。絕。對。不。能。踏。過。的。我。們。昨。日。看。見。了。為。守。土。抗。戰。而。陣。亡。的。烈。士。墳。墓。了，我。們。決。不。讓。他。們。獨。死，我。們。獨。生，我。們。為。繼。續。他。們。守。土。抗。戰。的。精。神。而。生，我。們。為。完。成。他。們。守。土。抗。戰。的。遺。志。而。死。我。們。只。有。兩。個。歸。宿：其。一。是。人。人。為。守。土。抗。戰。而。死，使。中。華。民。國。為。四。萬。萬。人。的。公。共。墳。墓；其。二。是。使。中。華。民。國。走。上。了。自。由。平。等。的。大。路，我。們。的。子。孫。共。有。共。治。共。享。和。天。堂。一。般。的。快。樂！

一。千。六。年。三。月。十。六。日

自 力 圖 存

在綏境蒙古政務委員會成立週年紀念會演講

今日綏境蒙古政務委員會成立週年紀念，兄弟得參加盛典，至爲欣幸。中國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其最大意義，對內則團結各種民族，親愛和睦，共同努力，對外達到自由平等。蒙古同胞，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孫，身上有這英雄的血，必能深切了解，一致力行的。

去年兄弟告了幾個月的病假，在歐洲療養，看見有一個國家，因爲有兩方面的人民，各自倚賴一方面的強國，其結果呢，做成兩方面的人民自相殘殺，在兄弟回國的時候，聽見這自相殘殺的數目，已達了二十餘萬了，馬德里京城，已打得粉碎了，這種自相殘殺的慘禍，如今未已，而且加甚。兄弟看見這個事實，不禁想起了我蒙古的同胞：外蒙呢，正在倚賴一個強國，自以爲安全；東蒙呢，又

倚賴了另一個強國，也自以爲安全；殊不知一旦這兩個強國衝突的時候，便是外蒙及東蒙的同胞被犧牲的時候，這種自相殘殺的慘象，想起來實在可痛。如今中國誠然國難未已，然而以地方之大，人民之衆，如果同心合力，一致前進，必能轉危爲安，而最要緊的，便是以自力圖存，絕不倚賴他人。無論那一個強國，我們都可以和他做好朋友，但是我們絕對不要倚賴，我們深信這是救亡圖存之唯一辦法，唯一把握。

綏境的蒙古同胞，與漢人同胞已經連爲一體，同在一塊領土之內；一個主權之下，我們第一是要自救，第二是要救人，卽是我們如果自己用盡力量，發奮圖存，則我們不唯能够自救，並且能够感發外蒙東蒙的同胞，使得脫離依賴他人自相殘殺之慘禍。

綏境蒙古政務委員會成立以來，在閻指導長官指導之下，沙委員長阿副委員長，各委員之共同努力，已得了不少的成績。漢蒙如兄弟一般，一切糾紛，次第

解決，尤其是在最近守土抗戰，更足表示國家民族復興的精神，中央同人，對此深加敬佩。以後關於綏境蒙古同胞的自治，以及經濟生活等等，自必盡其所能，以謀裨益。這次開會，兄弟相信必然有許多議案，關於興利除弊，有極大的貢獻，兄弟惟願大家努力，期其實現。

如今總括一句話，我們漢蒙同胞，必須認定國家民族全靠自己的力量，使之復興，這一種重大的責任，我們並且相信蒙古同胞有成吉思汗英雄的血在身上，定能擔負此使命，而使之成功。謹以此意祝綏境蒙古政務委員會的前途光明，及蒙古同胞的健康。

二十六年三月十七日

自 力 圖 存

關於最近時局之談話

汪精衛先生在綏遠參加追悼守土禦寇陣亡軍民大會及綏遠蒙古政務委員會紀念會畢，十七日離綏南返，再過太原，當地各記者請謁，對於最近時局有所叩詢，先生一一詳答，茲記其大要如次：

(一) 據最近日外務省之表示，及經濟考察團之來華，中日經濟提攜之說又甚盛，此固中國國民所願望者。惟以前種種，深印於我全國國民之腦海中，永遠不會忘記，故無論如何，抗戰的準備，一點不可放鬆，我們必須依照三中全會宣言，努力做去，有一分鐘，做一分鐘的準備，同時，時時刻刻更要抱着犧牲的決心。

(二) 如共產黨接受三中全會之宣言及決議，則中央當予以自新之路，惟此絕非容共，蓋過去容共為容許共產黨組織與宣傳，如今在民族抗戰的時候，我們只有一條路，即是要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在民族抗戰一個目標一個領導之下，共

同奮鬥，不但蘇維埃政府與紅軍不能存在，即共產黨組織及其宣傳，亦爲團結救亡之義所不能容許，因階級鬥爭之說，必然煽起暴動，且使整個民族抗戰之陣線爲之拆散也。

(三) 日前報載，有謂蔣先生回京後，將請假一兩個月，或許有之，惟此不過使一般零碎事項不致擾及蔣先生之病體，俾健康早得恢復，至國家大政，則仍由蔣先生負責主持，吾人愛護蔣先生，無時不深盼蔣先生之健康早得恢復也。

二十六年三月十七日

迎頭趕上

在中央黨部紀念週演講

各位同志：

兄弟承中央推派赴綏遠致祭陣亡將士，十三日下午飛抵太原，十五日上午偕閻百川同志飛赴歸綏，參加追悼大會，十六日參加閱兵典禮，十七日參加綏境蒙古政務委員會畢，飛回太原，十八日飛回首都。在這短期間，觀感所得，不會多的，今日只能敘述一些印象：第一，晉綏軍政當局，都能深切認識中央救亡圖存之方針，而同心一德，切實奉行；第二，晉綏各界人民，都能了解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意義，擁護中央，協助地方當局，熱烈的從事工作，關於民衆訓練，尤其認真，這次閱兵典禮中，表示出萬衆一心之趨向，而普通人民受軍事訓練，亦極踴躍，有些纔受訓月餘，在分列式中，已表現優良的成績；第三，軍政各界，抱

着守士抗戰的決心，堅定不搖，而又不自滿足，沒有一點的驕傲，也沒有一點的輕忽，平時深維全國一體痛癢相關之義，以忍耐的精神，從事準備，一旦有事，則站在國防最前線，決不退後一步；第四，綏境蒙古王公及蒙古同胞，也都深明大義，團結一致，以期禦侮，漠蒙之間，畛域不分，政務教育等項，都有顯著的進步：以上都是極可欣慰的。惟綏省地曠人稀，地方財政；及社會經濟，人民生活，都感困苦，這却是極可憂慮的。盼望大家時時刻刻，想着站在國防最前線之同胞，從經濟建設加倍努力，務使民力增進，則國防的力量，也因而增進。說到這裏，兄弟想將在晉綏和同志交換意見的大概，再敘述一下：

中國今日，若要救亡圖存，惟有努力於增進民力，以增進國力，這是無可疑的。固然我們當積累的時候，並沒忘記了犧牲，需要犧牲之時，我們必然將所有積累用於犧牲，以斬犧牲影響之擴大。然在積累之時間，則我們惟有盡其全力，以期積累之增進。有些人說，今日積累已來不及了，因為我們產業經濟，樣樣落

後，即使如何積累，也不能與先進的國家競爭，那麼即使積累，也無補於危亡。這些說話，我們實在不能說是沒有理由，但是這種悲觀是徒然的，我們若要救亡圖存，必須拋棄了「來不及了」的思想，而本着總理「迎頭趕上」之精神，猛力從事。所謂「迎頭趕上」，含義之深，固不是兄弟所能妄加揣測，但是就顯而淺者着想，我們若是循着人家走過的路線，那麼自然無論如何也趕不上。例如經濟建設，若是循着資本主義之路以前進，或是循着共產主義之路以前進，或是循着法西斯主義之路以前進，那麼無論如何，總會落在後頭。反之，現在世界無論那一種主義，經過一番試驗之後，無不發見了缺點，而加以修正。蘇俄若沒有新經濟政策，以及兩次五年計劃，決不會有今日經濟建設之成功，所以有人說蘇聯今日的現狀，共產主義失敗了，經濟建設却成功了。又如資本主義的國家，也正在向修正缺點，努力從事，無論那一種經濟制度，都努力於使之成爲合理化，社會化；這在英美各國的經濟建設，隨時隨地可以見到。而這種趨勢，總理於數十年

前已看透了，民生主義，已對於中國之經濟建設，指出了一條大路了。這條大路，正是今日世界各國之共同趨向，所謂「迎頭趕上」，其意義或即在於此。換句話說，中國今日之經濟建設，如果循着他人已走之路以前進，那就是來不及了。如果綜合各種學說，以及各國之實際經驗，捨短取長，確定方針，以向前進，那纔是「迎頭趕上」了。不過我們必須注意，若要做到「迎頭趕上」，則經濟建設，不可零零碎碎，而要有整個的計劃；不可枝枝節節，而要從大處着想，這樣方纔做得到「迎頭趕上」。不然，我們只管「迎頭」，只管不能「趕上」，即使國家閒暇，也是白費了光陰。何況現在國家危急存亡，至於如此，真個的時不我待呢！

還有幾句話，兄弟在晉綏時，同志對於中央根絕赤禍的政策，極爲注意，多所垂詢，兄弟答復的話，曾在報上發表了一些了。共產黨人如果不接受三中全會的決議，那麼只有趨於消滅，如其接受，則自救之路，並沒斷絕。不過所謂接受

，是要誠意的接受，例如階級鬥爭之說，足以拆散整個民族的團結，是絕對不能容許的。然而若表面的放棄了階級鬥爭的宣傳，而實際則混入民衆裏頭，以行其分化的作用，而促成整個民族的團結之崩潰，那不是誠意接受三中全會的決議，而是改變策略，從中取事，其毒辣，較之明明白白爲階級鬥爭之宣傳，還要可惡。我們鑒於以前的種種痛苦經驗，不能不喚起民衆的注意，用十分嚴正的態度來監視着，始能加以防止，而根本的積極的防止方法，仍爲經濟建設之進行。因爲經濟建設如果進行，則人民痛苦，得以解除，生產增進，分配合理，消費能力，亦以加強，人民眼前擺着一條生路，可以掉臂遊行，自然沒有挺而走險之患，則野心之徒，雖欲倡亂，亦苦於無所憑藉了。

以上所說，可以證明安內攘外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卽專就攘外而論，平時積累與最後犧牲，也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我們同志處這國家存亡危急之時，惟有認定了這個方向，竭其心力，以向前進，繼之以死，再無他說。這就是此

上 趕 頭 迎

次兄弟在晉綏和同志交換意見的大概。

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埋頭苦幹

在僑務委員會第一期僑校教職員講學會演講

僑校教職員講學會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兄弟聞得各位有僑校教職員講學會之組織，十分欽佩各位用意之周密；今晚復能得這時間與各位有交換意見之機會，更覺得十分欣幸。

兄弟所要說的仍是關於救亡圖存的幾句話。關於救亡圖存有些人認非安內無以攘外，有些人認非攘外無以安內。兄弟以為安內攘外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這些意思，曾在報上發表過，想不再說。還有些人，注重精神團結，謂物質雖然缺乏，建設也沒要緊；又有些人注重物質建設，謂赤手空拳，雖有精神團結，也沒用處。兄弟以為精神團結，與物質建設，是相輔相成的；有了精神團結，則物質建設，進步必然更快；有了物質建設，則精神團結越加不可分離。兄弟記得有

埋頭苦幹

一回會說過，民族抗戰有三個目的：第一是求戰勝、第二是求持久，第三是求自盡；如今想就這幾句話，加以引伸。

這三個目的，就先後說來，似乎是求戰勝，不能戰勝，也求持久，不能持久，至少也求自盡。所謂自盡，絕不是拿頭給敵人去殺，而是將一切精神物質爲抗戰而用盡之後，犧牲了生命，保存了人格，這是無待說明的。然而這三個目的，若就本末說來：有了求自盡的決心，然後能求持久；有了求持久的力量，然後能求戰勝。因爲求自盡的決心，是一切的根本；有了這個根本，然後能不憚煩，不畏難，不避危險，不怕死亡；如沒了這個根本，便什麼也談不到，有了這個根本之後，那便可進而求持久了。

說到持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沒有精神物質兩方面的同時並進，決不能達到這個重大的目的。物質建設方面固然需要日積月累，精神團結方面又何獨不然。兄弟今晚也不願多作空論，只願將已往的種種事實，舉一兩個例，以概其餘。

先說精神團結方面：一二八以後，各位想必知道，我們有了一個全國總動員的計劃：以華北各省爲第一區，河南，江北各省爲第二區，長江流域各省爲第三區，西江流域各省爲第四區，西南各省爲豫備區；如果這個計劃能够實行，以現役兵額而論，至少至少，有二百萬以上。但是這個計劃歸於一個幻影。這是什麼原故呢？是全國沒有真正統一的原故。因爲這樣，精神團結，共赴國難的意義，更不能不十二分的鄭重了。各位想必知道：我們的隣國也有一部份人士是明瞭世界大勢，深知中日兩國關係，不可不基於平等互惠之原則，以謀親睦的；這一部份人士的意見，我們無論何時，當與之提攜，並且予以期待。然而各位想必已知道：同時更有一大部份人士是懷着侵略思想的；這種侵略思想的實行，便是將中國分割爲若干的小塊，除了「滿洲國」之外，還有「蒙古國」「華北國」「華中國」「華南國」；每一個國，至多不過幾千萬人，一來便於離間挑撥，二來便於操縱，三來侵吞以後，也便於消化；因爲這樣，精神團結共赴國難的意義，更

不能不十分的鄭重了。孟子說得好：『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中國之分裂，是中國人自要將他來分裂的，中國人若不自將中國來分裂，決無人能使中國分裂。這幾年來，所有統一的工作，都是從這一點出發。所謂統一的工作，可以說是安內的工作，也可以說是攘外的工作。總括一句話：精神團結，如能做到，我們的中華民族與中華領土，同其存亡；中華民族存，則中華領土爲中華民族的公園；中華民族亡，則中華領土爲中華民族的公墓。

再說物質建設方面：一二八之役，最先是第十九路軍和日本海軍陸戰隊抗戰，其人數爲七與一之比，卽是我們七個人打他一個人。其後，日本陸軍來，我們的第五軍也加上了，其人數則爲四·五與一之比，卽是我們四個半人打他一個人。再後來江西的援軍趕到，則淞滬已經失守，第十九路軍第五軍已退到青陽港以西了。爲什麼江西的援軍到得這樣遲呢？他們以二月一日奉令，限於二月二十日

趕到的，但是三月七日方纔趕到。因爲他們在江西剛纔調動，共匪軍隊已經猛攻贛州，炸去城牆二十餘丈，幾至失守。其後又跟蹤追擊，他們一面在後擊退共匪，一面仍往前進，所以比預期時日，遲了十五日。有些人說，共匪也是中國人，決不會不愛中國的。這種說法，不但要笑掉了共匪的牙，而且與事實不符，這且勿論。如今所要說的，那時候我們將軍隊由江西調至於淞滬，按正規要二十日，如有意外則要三十五日。至於日本調兵到淞滬，所需時間，兵船且勿論，卽以商船而論，由神戶至上海，普通是四十八點鐘，由長崎到上海，普通是二十四點鐘。一個是國內調動軍隊，一個是用兵於國外，而遲速不同，至於如此！所以自從一二八之後，我們便着手於東南各省公路網之完成，照現時情形，由江西調軍隊到上海，只需三十六點鐘便够了。我們記得，在這幾年中有某些學者，曾著論文，責備我們說：政府要這些公路網做什麼？人們看見只有閩人纔能坐着汽車，在公路上跑，絕不看見老百姓有坐汽車的資格。這些學者卽是在幾年前責備政府，爲

什麼調動軍隊救援淞滬如此遲慢的。這真是合了一句俗語：『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食草』了。須知道，老百姓之所以不能坐汽車，正因為公路網沒有細密完成之故。建築公路，初期自然只能從幹路着手，至於鄉村枝路，不能不放在後頭。老百姓要搭公路汽車，須得從鄉村裏跋涉出來，跨岡越水，不是容易；老百姓以及鄉村農產物，不容易利用公路由汽車運輸，其故即在於此。幹路既成，即着手鄉村枝路，那麼，老百姓及農產物自然可以由鄉村枝路運至幹路；坐汽車的幸福，便可以人人享受了。如今且不用說，只說拿人類的兩只腳，和汽車比賽，無論如何精神團結，也是不可能的。那些以為物質建設無關緊要，即此一端，已足證明他們還是以弓箭抵禦機關槍的見解。還有一層，我們要建築公路，同時還要製造汽油；沒有汽油，那麼，公路無異建築來給敵人使用。我們知道，江西剿共之成功，有兩大原因：一是碉堡之建造，一是公路之建築。有了碉堡，鄉民纔有所憑藉，以為守備；有了公路，共匪纔失所依據，雖欲利用交通不便，山川險阻

，以出沒無常，而亦有所不能。而官軍則可利用公路，連絡既便，進攻也節節得手。若沒有公路的話，剿匪的成功，不能如此迅速的。然若有公路而沒有汽油，則一旦有事，坐着汽車馳騁於公路之間的，不是我們，而是我們的敵人，他們將以剿匪的方法對待我們了。所以說到建築公路，同時不可忘記了製造汽油。平時應該如何購入，如何貯蓄，都要有精密的計劃；而國內油礦，含量多少，出產力多少；又不能不有精密的調查，和迅速的大量的從事開採。這只就公路一件事來舉例，公路不過是交通事業之一種。交通事業又不過物質建設之一種，而其關係之大已經這樣；其他物質建設較之公路更有重要千百倍者，恕不能說下去了。

以上所說，只就精神團結和物質建設各舉一例；我們不預備民族抗戰則已，若要預備，則精神團結能否增進，物質建設能否增進，實爲能否持久之先決問題。我們卑無高論，戰勝二字且慢放在口邊；只要能够持久，已經非有絕大的決心和絕大努力不可。

我們尊重愛國同胞們的勇氣，我們尊重愛國同胞們的熱烈感情；因為這些勇氣和熱烈感情，是要用以維持國家之生命及人格的。但是若要此勇氣及熱烈感情，用之得當，則非經過一番鍛鍊不可。猶之生鐵，要合於用，必須加以鍛鍊，使之成爲熟鐵，更進而使之成爲鋼，方才能作極堅強的用具。我們抱定了求戰勝，求持久，求自盡三個目的，平時努力準備，臨時努力將所準備的連同生命付之犧牲。我們認爲救亡圖存，舍此更無他途。

這幾年來，爲了精神團結，中央同人不知費了幾多苦心；物質建設，也是中央同人含着點點滴滴的眼淚，向老百姓身上將點點滴滴的汗，點點滴滴的血，榨了出來，方纔得了這些少的積累。我們對於這些少的積累，絕對不能滿意。我們從前受過了外間許多的輕蔑，許多的侮辱；我們的積累，便是從這輕蔑與侮辱當中得到的。所以我們對於這些輕蔑和侮辱絕不動心，正如剛纔一位先生所說『埋頭苦幹』。須知因要苦幹，所以埋頭；而且若不埋頭，不能苦幹。最近幾個月來

，忽然聽得我們被人重視，以爲應該重加認識，重加檢討了。不但物質方面，便是精神方面，也認爲由散沙而變成水泥了。我們聽了這些話，是否可以得意呢？我們不但不以爲得意，而且以爲驚心動魄。因爲一則我們所積累實在還是差得很遠，沒有一些可以得意的地方；二則幾十年來，我們凡是略有一些進步，便必然的遇着一番挫折；所以被人重視的時候，那些危險，與被人輕蔑侮辱不相上下，而且過之。我們今日只有認定了救亡圖存的目標，抱定了求自盡的決心，以努力於求持久；至於戰勝與否，則諸葛武侯所謂『成敗利鈍，非所逆觀』，也就是大學所謂『心誠求之』，也正是史記所謂『不在多言在力行如何』了。

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幹 苦 頭 盤

怎樣加強國家的抵抗力

在中央黨部紀念週演講

各位同志：

今日兄弟奉常務委員會之命，報告這一週間的工作，最重要的約有三點：其一是國民大會組織法選舉法的修正，其原因已由祕書處加以說明，可以不必重複報告了。其二是近來日本東京有幾家大報，對於中國論調，予我國人民以極大的刺激，尤其在五三紀念的今日，我們對於日本的態度，簡括一句話，是抗日不是排日。所謂不是排日，是我們本無害人之意；所謂抗日，是人既加害於我們，我們不能不予以抵抗。無疑的我們這幾年來的埋頭苦幹，是為加強國家之抵抗力。個人沒有抵抗力，病魔一至，便不免於死亡。國家沒有抵抗力，外侮一至，不但國亡，還要種滅。我們今日一切工作，都有一個中心，這中心便是加強國家的抵

抗力。我們日日應該自省這一天的工作，於加強國家的抵抗力有所貢獻沒有。不但紀念日如此，日日都是如此。其三是關於經濟建設方案。自三中全會以後，中央同人不斷的在努力研究，有時聯合研究，有時分組研究，現在尙不能作具體的報告。其中只有一要點，想借這個機會，加以說明。

經濟建設關乎社會的生活，人民的生計。除了計劃的制定，和技術人材的養成以外，還要求國民對於經濟建設有一個共同的思想。我們試一檢查數年以來國內流行的文藝作品，這是於思想有相當影響的。我們覺得這些文藝作品，大半幾乎可以說是全部對於現在的社會經濟充滿着消極的破壞的思想，而沒有一些積極的建設的思想。他們似乎是應用了文藝作家一句『祇指病症，不開藥方』的口號。然而這一句口號，應用得太濫，是會發生危險的。總理的民生主義，對於經濟建設，指列我們一條大路：便是用和平的方法，來達到最後的目標。指出中國現在社會經濟的病症，是窮，跟着便開出藥方，是製造國家資本，以從事經營大工

業。而中小工業則放任私人經營，由國家予以適宜之保護。有些人以為這個方法，太不徹底了。現在的社會經濟非徹底的破壞之後，不能建設。所以對於總理學說，陽奉陰違，仍然本着消極的破壞的思想，以從事宣傳。這種思想，實在有兩重誤謬：第一重是誤認病症，以中國之窮與歐美各國私人資本主義之積重難返，等量齊觀；第二重是將破壞看得太易了，將破壞的危險，太不加以估量了。

現在歐美的先進國對於私人資本主義之積重難返，未嘗不想種種方法，加以修正。觀於最近各國的經濟計劃，都漸漸趨於國家資本主義之途，便可了然。各先進國國力已經擴張，民力已經增進，不怕外來侵略，尚且對於經濟計劃慎重如此，何況我國正在受着外來侵略，存亡危急，迫於眉睫的時候呢？即如日本數年以來，軍部所倡廣義國防論，注重生產力之擴大，同時注重分配之改善。這是因為自從明治維新以來，追逐歐美各先進國之後，從事於私人資本主義之培養，發達已至相當階段，對於貧富懸殊的現狀，不能不加以矯正。但是最近已漸漸的變

而爲狹義的國防論了。其中是非得失，且不具論，而其顧慮對於現在社會經濟，若施以破壞，將使國家蒙受青黃不接之危險。一旦爲人乘間抵隙，將無以維持其現在之國際地位，則是顯然的。日本現在是一個能加人危害的國家，其對於經濟問題的考慮，尚且慎重如此。何況我國是一個正在受人危害的國家，豈可不從團結整個民族的力量着想，而反一味的逞其憎厭現在，忿恨現在的見解，從事於消極的破壞的宣傳使一切人民同歸於盡呢？

如果以爲除了澈底破壞，不能建設，那麼還以爲只有這一條路可走。然而最近十年二十年的世界，事實已經明白告訴我們，總理所倡導的民生主義，不但中國不可不由之道，而且是世界各國必由之道。卽如蘇聯已由戰時共產主義而改變爲新經濟政策，更改變爲兩次五年計劃了。列寧當一九二三年，曾經明白說過，如果俄國能行國家資本主義已經算是進了一步的成功，最近的事實，便是對於列寧所說，加以證明。如今有些人，因畏懼赤禍，對於蘇聯之一切建設皆處以搖

頭閉目之態度，固然愚昧，然若不將蘇聯經濟建設之蛻變及其演進，加以分析的研究，也是同樣無當於事理的。由此種種，可以知道總理的民生主義，對於世界經濟問題，實是正當的解決。而對於中國，尤爲對症發藥，是起死回生的唯一妙劑了。

我們如果要進行經濟建設，則必須根據民生主義，鼓起積極的精神，使全體國民，都有一個共同的思想與信念。我們所需要研究的，是如何製造國家資本，使得從事經營大工業，如何保護私人資本，使得從事經營中小工業。須知道國家所要辦的大工業，其担負已經很重，其勢不能對於其他中小工業，皆一一擔負起來，其勢不能放任於私人資本。若國家不加以保護，則必無生長發達之可能。而大工業既由國家來辦，則節制資本的要旨，已經把握得住了。

還有一層，中國今日若要救亡國存，不能不注重於國防工業，即所謂軍需工業，而軍需工業却是不生產的。這句說話並不是蔑視軍需工業，用以保障國家的

生。存。雖。不。生。產。而。其。效。用。較。之。生。產。更。大。不。過。我。們。不。要。忘。記。生。產。效。用。是。期。待。於。和。平。工。業。的。而。且。和。平。工。業。發。達。則。民。力。發。達。國。力。隨。以。發。達。軍。需。工。業。自。然。如。木。之。有。本。水。之。有。源。明。白。了。這。一。層。則。經。濟。建。設。需。要。政。府。人。民。分。工。合。作。不。言。可。喻。了。盼。望。我。們。的。文。藝。作。家。體。會。到。這。種。意。義。從。消。極。的。破。壞。的。思。想。進。而。爲。積。極。的。建。設。的。思。想。這。於。國。民。經。濟。建。設。有。極。大。的。關。係。同。時。於。加。強。國。家。的。抵。抗。力。以。救。亡。圖。存。也。有。極。大。的。關。係。

二十六年五月三日

國民大會之三大基礎

在中央黨部紀念週演講

自從五全大會決定召集國民大會以來，代表選舉已開始進行。去年冬間，雖因事延期，而自三中全會決定於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以後，代表選舉事務，又從新進行了。在這進行的程序中，有許多問題，都有待於研究和解答。

有些人說：現在是以黨治國的時候，國民大會既然由本黨政府召集，不用說，是本黨黨員占絕大多數了。那麼非黨員的意見，是否能在國民大會中自由發揮出來呢？關於此一問題，雖然初選當選的人數，現在還沒有精確的數目，而據最近中央的調查統計，大約區域選舉本黨黨員與非黨員各占半數，職業選舉，則本黨黨員比較多數。自選舉法修正以後，於複選中廢除圈定，便更增加了自由競選的機會了。那麼將來的國民大會全體國民的意見，均有自由發揮出來之機會，是

更無可疑義的。

於是又有些人說：雖然這樣，但依照法律的規定，凡爲國民大會的代表，必須矢志守信於三民主義，不問其是否爲本黨黨員與非黨員。那麼如果有一部分人不願意依照此規定的，不就失了參加國民大會的機會麼？不就使一部分人失了自由發揮意見的機會麼？關於此一問題，似乎有研究和解答之必要。

將來的國民大會，對於國家的根本大計，要得到一致的決定，這是無疑的。如今所要問的，是如何纔能得到一致呢？從一方面來說，各個人的利害不定一致，各個人心中所抱之是非觀念，不定一致，因之其要求也不定一致。如果一切抹煞，則有束縛個人自由之嫌。然從另一方面來說，若各個人之利害是非繁然雜陳，而不能歸於一致，則紛紛擾擾，將無已時。其結果一盤散沙，對內沒有團結力，因之對外沒有抵抗力，必然的走上了亡國滅種途徑。從來講紀律的蔑視自由，以此爲放縱，講自由的，憎惡紀律，以此爲狹隘酷烈。其實自由與紀律，不是相

反，正是相成。紀律是必要的，沒有紀律，不能使散沙成爲水泥。但是個人之服從紀律，不是由於被動，而是由於自動的精神，自發的情緒。這是人與物之別。紀律是由於各個人之自動的精神，自發的情緒而造成的，方纔是人的紀律，而不是物的紀律。向來講紀律的，往往忽視這一點，這不可不予以矯正。個人爲什麼能以自動的精神自發的情緒來造成紀律呢？這是由於各個人有共同的感覺。大凡一種生物，在共同的環境裏，必然有共同的感覺。感覺到痛苦，必然思所以解除；感覺到危險，必然思所以趨避。愈高等的生物，其感覺愈強，其感覺之範圍亦愈大。所以動物之感覺，優於植物，人類之感覺，又優於其他一切動物。人類中聰明愈進，則感覺愈烈。由共同的感覺而發生共同的認識；由共同的認識，而發生共同的信仰；由共同的信仰，而發生共同的行動。這種共同的行動，看起來是紀律的，和機械一樣，而推其來源，則由於共同的信仰，認識，感覺。所以說，紀律是由各個人之自動的精神，自發的情緒造成的。中國自被外力侵入以來，爲

國民者，時時刻刻感覺到國亡種滅之禍，迫於眉睫；自九一八以後，此種共同的感覺，更日日加劇。這是國民大會之第一基礎。由共同的感覺而發生共同的認識，知道非一致團結，無以救亡圖存。所以精神團結，共赴國難的口號，普及於全國。不特本黨黨員知道責任及使命之重大，非一致團結，無以負荷，即非黨員之各界有力份子，也知道當此危急存亡之會，只有一致團結，纔有挽救的希望。也就不約而同的本其個人的自由意志，以贊助政府，或竟參加政府的工作，企共同負荷當前的艱鉅。這是國民大會之第二基礎。然則所餘的只有第三基礎，即所謂共同的信仰了。就本黨同志來說，共同的信仰，是總理所倡導的三民主義。辛亥以前，努力奮鬥，爲的是要創造三民主義的國家。元年以後，中華民國的招牌雖已掛上，而其內容實際，乃適得其反。加以當時一切反革命的分分子，以袁世凱的武力爲中心，形成了一條聯合戰線，向着本黨進攻，從此滔滔滾滾，直到十二年的賄選，不特本黨同志對於此種現狀十分痛心，便是全國人民對於此種現狀，也

十分厭惡。於是總理在十三年一月，召集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際，頒布國民政府建國大綱，要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以建設中華民國。自此以後，本黨同志重新努力奮鬥，十餘年來，所流之血，可成江河。軍政時代，目的所在是掃除三民主義之障礙；訓政時代，目的所在是開闢三民主義之建設途徑；憲政時代，目的所在是完成三民主義之建設。全國人民因爲對十二年以前之現狀，極端厭惡，因此對於十三年以後本黨之努力奮鬥，極端贊助，盼望其依次成功。至於有一部分人對於三民主義之信仰，容不免有不同的態度。就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來說，似乎不能強之使歸於一致。然而仔細想來，民族主義是要使吾民族在國際取得自由平等，而互相提攜，以進於大同；民權主義是要確定了民爲邦本，而同時止防現行的民主制度之各種流弊；民生主義是要使國家的生存，人民的生活，得到進步與發展，而同時防止現行的經濟制度相傾軋，相陵轍之各種流弊。其所涵之意義，在根本上原沒有什麼參差的地方。即使在枝節上有些參差，但當這危急存亡

的時候，以一個主義來統一全國人民之行動，是救國的不二法門。因爲在同一空間時間之內，有兩個主義存在，是不可能的，若要另外實現一個理想着的主義，則不能不先將這一個存在着的主義，予以打倒。所以不但積極的方面要謀理想着的主義之發生長成及其普遍；而且消極的方面，還要謀存在着的主義之破壞及消滅。其惹起之糾紛與其因相衝突，而相消失之力量，都是整個民族的損失。這個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損失，在平時尙且可惜，在危急存亡的時候，豈不更可痛呢？其在產業界，例如勞動者與企業者階級間的情感利益，原不相同，倘能爲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情感利益打算，而互相調和，以歸於一致，豈有在知識界反堅執門戶之見，而不肯相容之理？然則就存在着的主義加以扶持，蘄其發達，俾能達到救國之目的，知識界之有力份子，定能欣然爲之而無所扞格的。那麼國民大會之第三基礎，也於此建立了。

簡括說來，我們對於國民大會的前途，以滿腔熱誠；期望本黨同志相與戮力

，來完成三民主義的建設。同時以滿腔熱誠，期望非黨員之各界有力份子，也相與戮力，來完成三民主義的建設。我們相信本黨同志對於非黨員之各界有力份子，必能本推賢讓能之精神，以期集中人才挽救國命。我們同時相信非黨員之各界有力份子，必能本同舟共濟之精神，在一個主義之下，在一個確能救國的三民主義之下，共同奮鬥，以期貫徹國民革命之使命，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

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中華日報叢書

第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一日初版

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 上下編

每冊定價 國幣四角

編輯 林 柏 生
行人 兼

上海河南路三〇三號

出版者 中華日報館

上海河南路三〇三號

總發行 中華日報館

上海河南路三〇三號

印刷者 中國圖書印刷公司

分售處

中華日報館各地分館
南華日報館各地分館
上海聯華書報社
各地各大報館各大書局

573

